



軍
慶堂隨筆

蘇州 蘇州 蘇州

江苏科学

出版社

重慶堂隨筆

清·王學儉著
施仁湖
蔡定芳點注

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

重庆堂随笔

清·王学权 著

施仁潮 蔡定芳 点注

出版：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

发行：江苏省新华书店

印刷：江苏淮海印刷厂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 4.875 字数 75,000

1986年12月第1版 1986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 3,190册

书号：14196·246 定价：0.86元

责任编辑 郑大坤

出版说明

中医古籍之多，真可谓“汗牛充栋”，解放前后虽迭有刻印或出版，仍不过是一鳞半爪。而且已出版者多为名著长篇，这自然也是需要的；但短篇小作同样饱蘸着前辈医者们的心血，其中不少也闪烁着中医理论和临床经验的光辉。因此，我们企望做点补足工作，特选择此中未曾付梓的有价值的手抄本，或者虽有过流传但未经整理或难以买到的本子，编成中医古籍小丛书，陆续出版。

整理工作中，为了普及的需要，我们对原著作了一些点、校、注的工作，内容则不作删改，意思维持原貌，供读者参考。

本丛书特邀请南京中医学院王新华老师主持编辑工作。

一九八二年五月

本丛书已出版的有：

- 质疑录(明·张景岳)
理虚元鉴(明·绮石)
医醇膳义(清·费伯雄)
侣山堂类辨(清·张志聪)
内外伤辨(金·李杲)
医家心法(清·高鼓峰)
医学真传(清·高世栻)
古今名医方论(清·罗美)
尤氏喉科(清·尤存隐)
读医随笔(清·周学海)
医原(清·石寿棠)
医学读书记(清·尤怡)
随息居饮食谱(清·王士雄)
王氏医存(清·王燕昌)
小儿药证直诀(宋·钱乙)
沈氏女科辑要(清·沈又彭)
医旨绪余(明·孙一奎)
疡科心得集(清·高锦庭)
先醒斋医学广笔记
(明·缪希雍)
眼科阐微(清·马云从)
琉球百问(清·曹仁伯)
知医必辨(清·李冠仙)
医学求是(清·吴达)
何氏虚劳心传(清·何斌)
- 研经言(清·莫枚士)
伤寒论类方(清·徐灵胎)
形色外诊简摩(清·周学海)
医医病书(清·吴鞠通)
医经溯洄集(元·王履)
慎疾刍言(清·徐灵胎)
医经秘旨(明·盛宣)
推求师意(明·戴思恭)
明医杂著(明·王纶)
诊家正眼(明·李中梓)
金镜内台方议(明·许宏)
内科摘要(明·薛己)
素问玄机原病式(金·刘完素)
中藏经(汉·华佗)
难经经释(清·徐灵胎)
阴证略例(元·王好古)
针灸问对(明·汪机)
慎柔五书(明·胡慎柔)
此事难知(元·王好古)
雷公炮炙论(刘宋·雷斅)
杂病源(清·徐灵胎)
疫疹一得(清·余霖)
格致余论(元·朱丹溪)
韩氏医通(明·韩恂)
外科精义(元·齐德之)

前 言

《重庆堂随笔》二卷，清·王学权著。学权字秉衡，晚号北水老人，浙江海宁人，后迁居杭州，为温热大家王孟英曾祖。生年不详，卒于公元1810年。王氏勤奋好学，博览群书，精于医术，于嘉庆戊辰（1808年）著《医学随笔》二卷，书未脱稿而病故。后由其子王永嘉为之辑注，亦未竟而瘁疾逝世。其孙王大昌于嘉庆丙子（1816年）为之詮次，缮成稿本。最后由其曾孙王孟英于咸丰壬子（1852年）详加阐发，并易名《重庆堂随笔》。

本书是一本较好的医话专著，理、法、方、药齐备。卷上论六气、虚劳、治案和方剂，卷下论药性、解剖和看（诊）法。所论既有所本，见解亦多新意，且能做到深入浅出，说理透彻。如论六气，先从其概念入手，正名析义，次以临证实践为据，阐幽发微，甚是精切可取。论虚劳，独重阴虚火动，谓“阳伤冷劳不概见而易治，阴伤火劳则甚多而难治”，主张滋阴降火。论药物，所述最常用药五十余种，皆记其心得体会，每多独到见解。如论瓜蒌云：“瓜蒌润燥开结，荡热涤痰，夫人知之，而不知其舒肝郁，润肝燥，平肝逆，缓肝急之功有独擅也。”论诊法，

强调四诊合参，在问诊方面尤多发挥，对景岳“十问篇”，辨其误，补其缺，颇有实用价值。

本书既记载了王学权的医学理论见解和临证经验，又反映了王氏四代的某些学术思想和成就，因此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。清·杨照藜尝谓其书堪与缪仲淳《广笔记》、尤在涇《医学读书记》、徐灵胎《医学源流论》相媲美。

本书最早由孟英好友杨照藜于咸丰5年乙卯(1855)刊入《潜斋医学丛书》，嗣有光绪25年乙亥(1899)钞本，光绪31年乙巳(1905)浙江绍兴奎照楼石印本(简称“石印本”)和上海李钟珏平书手校民国元年三月印行本(简称“手校本”)等。这次出版，是以《潜斋医学丛书》本为底本，并与石印本、手校本相校勘。全文加用标点符号，对文中较难懂的字、词、典故等适当作了注释，以便阅读。另外，书中言“注”的，系其子王永嘉所作；言“校”的，系其孙王大昌所加；言“刊”的，系其曾孙王孟英所补。特附此说明。

施仁潮 蔡定芳

1984年12月

弁 言(一)

王氏为盐官望族，秉衡公始迁于杭，治家严肃，门无杂宾，虽身通百艺而深自韬晦^①。嗣君永嘉公^{上一字睿}，庙登极时避避所致。天性纯孝，著于戚里。冢孙^②璉沧，余姐丈也，少有祖父风，尤勇于为善而嫉恶过严，人皆惮之。先府君目击其三代之为人而心仪其贤，乃以余四姐为璉沧室，时嘉庆纪元丙辰也。逾年，其祖古稀，其父知非称觞日，适余姐举一男，重闱^③大悦，爰名其堂曰“重庆”。然余姐举三男皆殇，至戊辰三月五日，又举一男，秉衡公喜曰：此儿与祖同甲子，必得篋祖^④之寿。因小字篋龙。即于是年著《医学随笔》一书，或抒心得，或采名言，皆发人所未发，洵貽厥之嘉猷也。越二载，书未脱稿而公考终。永嘉公皓首居忧，孺慕犹切，辑注未竟遂攫疾，服阙后两载亦谢世。余姐丈读札之余，校定遗稿，意欲授梓，詎天夺其年，以四十九岁即捐馆舍。天之报施，不可问也。时篋龙年甫十四，泣而言于余曰：先人遗

①韬晦：收敛锋芒，隐藏踪迹。②冢(zhǒng)孙：冢，大也，引申为嫡长、首长之意。冢孙，即长孙。③重闱：旧称祖父母为重闱。④篋(jiǎn)祖：指以长寿著称的古代传说人物彭祖。

训，期甥于世有所用，而曾王父于甥生之日即著医书一种。夫有用于世者莫如医，甥敢不专心致志以究其旨哉！第义理渊微，欲埋头十载而以家事累吾舅可乎？余闻而作曰：汝志如是，汝父不死矣！吾敢辞耶？遂诺之。忆甥天姿颖异，幼即超群，王琴泉、王继周两先生皆器之。嗣遇金匏、谢玉田、孙铁崖、谢金堂诸前辈，咸目为不凡。惟性疏迈，所遇辄奇，瞬眼十年，未展其志，而临诊颇肯用心，屡起大证，藉有声名，可谓不负遗训矣。奈余未老先衰，恐不能睹其造诣之所极，谨弁数言于《随笔》，以识王氏继述之贤。而剞劂以传不朽，是克纘家学者之责也，甥其勉旃^①。

道光十年庚寅秋杪姻再姪仁和俞世贵桂庭拜手书

^①旃(zhān毡)：犹“之”。

弁言^①(二)

儒以学术致平成，医以方术拯危困，其因应化裁、变动不居之妙，非楮墨^②之所得而传、竹素^③之所得而尽也。惟自古无独抱一经之名，儒亦无株守一家之名。医则博学尚矣！然而载籍所流传，各矜心得，或引而不发，或冗而鲜要，或偏僻以自是，或纯驳之不齐，百家腾跃，旨趣攸殊，苟非精识，曷繇^④鉴别？余友王君孟英，绩学士也，邃于医，其学弗泥于古，弗徇于今，余尝梓其治案以行世。今夏余过武林，孟英出其曾王父秉衡公《重庆堂随笔》以相示。余敬读之，其著论也，浏然以清，其烛理也，洞然以明，上溯轩岐，下迄当代，咸抉摘搜剔厘然，去其非而存其是，不禁拜手而叹曰：有是哉！读书之不可无识也。公以醇儒之学，发明医理，渊源如是，宜孟英之囊括百氏蔚然为一时宗匠也。余尝叹古今学术之升降与医术之盛衰有至相似者。三代以前无论矣，汉唐诸大儒抱残守缺，恪遵先圣之遗训，大之则修齐治平

①弁言：原本缺，据石印本补。②楮墨：纸和墨。楮，纸的代称。③竹素：犹言竹帛，指史册。④繇（yóu尤）：通“由”。

之末，小之则礼乐射御书数之文，靡不讲求焉，而心知其故，虽穿凿附会间出其中，然修之家而献之廷者，皆实学也。宋儒出而斥为粗迹，高谈性天，崇尚妙悟，自谓得古圣不传之秘于遗编，而学术为之一变，然其博学笃行固一时之彦也。降及后世，科目之学兴，其贤者涉宋儒之籀籥以枵^①然而自大，其陋者剽袭词章以应世而已，学非所用，用非所学，一旦身授事变，懵然无所措手，任天下之鱼烂河决而莫能救止，此志士所为太息也。惟医亦然。汉唐祖述轩岐具有矩矱^②，至《和剂局方》出，纯任刚燥，而古法一变，然因证施治之规尚未敢紊也，丹溪、河间诸贤犹起而力矫其弊也。至薛立斋、张景岳之说出，提倡温补，天下翕然宗之，举古人审证察因之法概置弗论，而直以一补毕其事，遂令举世之人甘心赴死而不知其故。嗟夫！事变日益滋，学术日益陋，病机日益幻，医术日益卑，岂真劫运使然哉？何汶汶若此？余谓苟能勤学，不患无术。研穷久则聪明出，阅历多则机智生，读公此编，真苦海之慈航，迷途之宝炬也。昔缪仲醇作《广笔记》，尤在泾作《医学读书记》，徐灵胎作《医学源流论》，皆以高才绝学精研医理，故其权衡精当，非复专门之书之所能及，以公方之，洵堪媲美。余于公之学无

①枵（xiāo器）：中心空虚的树根，引申为空虚。②矩矱（jǔ举huò获）：规矩、法度。

能为役，然苦世医之不读书以祸世与不善读书以误世也，欲以公此编救之。谨僭述己意，弁诸简端，且以志钦慕无已之意云！

咸丰乙卯四月定州后学杨照藜顿首书

总 评

注《伤寒》者无虑数十家，皆以为专论伤寒之书，故恒支离附会不适于用。公指出为统论外感之书，觉《伤寒论》之全体俱现，此与尧封之见相同者。

风伤卫证全似伤寒，但时时自汗而脉浮缓，误治亦有变证，若不治则半月或一月仍系本证，不见传变，投以轻剂桂枝汤即汗敛而愈。后世所称伤风证，与伤寒大异，其见证则咳嗽头疼，鼻流清涕，徐洄溪论之极详。此证并不自汗，与桂枝汤毫无干涉。风温证则其人初无所苦，不过昏沉欲睡耳。初起颇似伤寒之少阴欲寐证，但脉不沉细而浮洪为异。误汗则大睡不醒而死，服辛热药与苦寒药俱若罔知，然亦必死，惟甘寒轻透之品能愈之。此三证名虽相似而证实悬殊，医书恒互相牵引，苦难别白，总由未经身历，故言之不能亲切耳。今公以风寒属桂枝证，而以风热属伤风与风温证，眼光高前人多矣。

虚损之病，多由阴虚，其证无不潮热、咳嗽、吐红、食减、脉来细数者。治法固以滋阴清热为主，然滋而不滞、清而不寒，且时时兼顾脾胃，方不犯手。但得脉象日

和，饮食渐增，即是生机，至阴气已充，可以用参、芪时，而其病已愈矣。若古医书专重扶阳，每云不服参、芪者不治，脉细数者不治，不知能服参、芪之证愈之甚易，不劳诸公之畅发高论也。至阴虚而脉细数，误投参、芪则阴竭而死，故古人皆谓为不治，然调治得法，亦有生者，未可尽诿为不治也。公拈出“阴液难充”四字，令人恍然悟其治法，识力非古人所及。然如立斋、景岳辈亦有补阴之论，特专任重浊腻滞之品，枢机愈窒，去生愈远，使人愈信扶阳之说为不诬，而虚损之证遂万无愈理。故余恒折服孟英之用药灵通活变，为此道独开生面。今读此编，乃知其渊源之有自也。

《伤寒论》之除中，乃大病后元气伤残，故主死。若平人忽见此证，乃胃火炽盛耗其津液，大剂甘寒滋润即愈。公论三消，以火燔其液、风耗其津二语括之，固属不磨之论，然余谓病机由此者甚多，公此二语，固不徒为三消之指南也。

血因火溢，是其常也；气不摄血，是其变也。苟不知其常，侈谈其变，是为乱道。公此数语，说尽千古著书通病。如滞下本属湿热，而亦间有虚寒；疫病本属秽邪，而亦间有体虚不能托邪外出；吞酸本属木火犯胃，而亦间有胃寒不化。如此之类，指不胜屈，著书者不先明本证，反将间有之证反复议论，认宾作主，使读者尽入迷途，安得公一一辟其弊耶？

沈明生所治之证，虽非虚劳，然脉至如丝，阴已困乏，奈何复以参、芪、桂、附蹙^①之，迨用硝、黄而始愈，则非治病乃治药矣。此证误而易复，虚损误则难挽，以公前后所论合参之，可以知所取法矣。

仲淳一代名医，而滞腻误投，尚令病留不去，若误投于虚损之证，何以救之？然非公具过人之识明白指示，则世人震于盛名，孰知腻滞重浊之非宜而甘凉养胃之当用乎？古案中此类甚多，苟不善读之，未有不覆辙相寻者也。

魏柳洲善于滋阴，而论喉闭一证与景岳同失，真可谓人左枉而我右枉矣。叶氏识力超卓，洵属独胜，得公辨别，其证愈明，后有患者，庶免夭枉。又魏君论喻氏治郭台尹单腹胀，以为系水亏木旺，乘其所不胜之脾而成胀，窥其意亦欲以滋阴治之，余亦未敢以为信然也。

滋补丸药，最难消化，从古无人道及，得公指明，喜服丸药者可以戒矣。孟英于宜补之药，每令熬膏，以对证之药收之成丸，使其易化，真善承家学者哉！

薛一瓢为昭代良医，而其治病处方均未流传，识者憾之。公录存二方，具有理致，真足嘉惠后学。

本草以《本经疏证》为第一善本。其援引浩繁，穿穴精透，可谓空前绝后。第文笔沉晦，较卢氏半偈为尤甚，

^①蹙(cù促)：迫促之意。

读者苦之。公所疏数十种，精切不让邹氏而显豁过之；学者由此以进观邹氏之书，或可免望洋之叹。

人与物皆有脰^①，医书未有及之者，王勋臣亲验脏腑，亦未论及，西士名曰甜肉，言其味甜而不言其功用，反以胃中化物之功归诸胆汁，此亦未可尽信者。又云西国曾验一人，见饮食入胃，胃出甜汁以化之，此即万物归土之义，正脰之功用也。公于豕脑条内言脰主运化食物，正与西士所验相合。若果系胆汁入胃，则其汁应苦矣，此亦西士疏漏之一端也。

赵恕轩《纲目拾遗》辨李氏缺谬，最为精当，公撮其精华，附诸此编，所余者皆糟粕也。读者不必生不见全书之憾。

格物之学，最为医家要务，凡物性之相制、相使、相宜、相忌与其力量之刚柔、长短，皆宜随时体验，然后用之无误。公所疏解毒之品与物性之宜，真可以御仓卒而益神智，学者宜谨识之。

西土诸书与王勋臣之《医林改错》，皆医家必不可少之书，而其言脏腑之功用与气机之流行则不能无弊。即如切脉一端，无论其为气管为血管，若如所论，则与脏腑不相关，理应强则俱强、弱则俱弱，何以六部之脉参错不齐悉与病机相应？可见目稽与悬揣，虚实固自有

^①脰：腴。

辨，公之言曰信其可信、阙其可疑，是皮里春秋^①读法，余谓真可为读一切书之法。至亚枝次瑶诸君子畅发公未言之意，议论奇伟，余读之又不觉首之至地矣。

四诊之法，以切居末，见脉之不可独恃也。举世医家专言切脉，不惟大言欺人，实卤莽从事耳！而公反复推勘，皆亲切体验之言，非医书泛泛铺张者可比。业此者潜心玩索，临证庶有把握，真此道中度人经也。

以上诸条，谨就管见所及，随笔附记，以志景仰。其实公之所论，触目皆精金粹玉，学者潜心玩索，自能增长识力，殊非后生末学之所能铺陈盛美也。

中山后学杨照藜谨识

^①皮里春秋，表面上不作任何评论而心里却有所褒贬。

目 录

卷 上

论六气.....	1
论虚劳.....	11
论治案.....	21
论方剂附凿井法	38

卷 下

论药性附解诸毒.....	63
论解剖.....	109
论看法.....	123

卷 上

论 六 气^①

伤寒，外感之总名也。《伤寒论》，统论外感之书也。

注《难经》云：伤寒有五，则五种外感，昔人皆谓之伤寒矣。《伤寒论》有治风、治温、治暍、治湿诸法，则非专论一伤寒矣。

《伤寒论》云：太阳病，或已发热，或未发热，必恶寒，体痛呕逆，脉阴阳俱紧者，名曰伤寒。是正伤寒病也。

注伤寒无不发热者，此云或未发热者，乃身热未发之时，先见恶寒等证，所谓无热恶寒发于阴。寒为阴邪，故往往先恶寒而后发热也。脉阴阳俱紧，即尺、寸皆紧，紧为坎中满^②之象，坎为寒水之卦，故伤寒之脉必紧。若已发热，紧必兼浮可知已。

太阳病，头痛，发热，身疼，腰痛，骨节疼痛，恶风，无汗而喘者，麻黄汤主之。是正伤寒治法。

①论六气：原本缺，据内容补。②坎中满：坎，为八卦之一，卦形☵，象征水。坎中为阳爻，故为“坎中满”。

注寒邪凝互^①，表气塞实，故无汗气喘而恶风寒。麻黄汤，温散发汗之方，设非正伤寒而误用之，则有亡阳之祸。

伤寒四时皆有，有是脉，有是证，即用是药。谚云：对证发药。旨哉言乎！病势较轻，体气稍弱者，则羌、防、苏、芷，皆可代麻黄用也。若寒伤于外，热伏于内者，温散方中须佐清凉之品，仿长沙大青龙之制可耳。

注四时皆有伤寒，然冬三月乃寒水司令，较三时之寒为独盛，故昔人以冬月感寒即病者为正伤寒，非谓春、夏、秋并无伤寒也。医者苟能辨证清楚，用药自不泥于时令矣。

伤寒者，寒伤于外，而邪客于表也。若其人阳气素虚，无以捍御，则外寒得以蠢入于内而犯脏，名曰中寒。盖阳衰则阴盛也，阴虽盛，却忌温散之法，因阳气既衰，其汗易出，误投温散，更速其危，亟用姜附回阳破阴，是为治法。

注阳衰则阴盛，可见阴未尝盛，只缘阳衰，故阴盛耳。是以中寒不必隆冬之令，虽盛暑之时亦有之。昔人有治此而愈者，乃不谓其阳衰饮冷，夏月中寒，而以为静得之阴暑，自误误人，可为叹惜！姜附回阳破阴，即兵家强主弱客之法。

^①互(hù互)：冻结。

《伤寒论》之中风，为《难经》五种伤寒之一，即后世之伤风是也。盖伤与中，字义无殊，如云风伤卫，寒伤营是矣。后人以寒邪在表者为伤寒，寒邪入里者为中寒，遂疑伤轻而中重；然此不过分别邪之在表在里耳！夫入里之寒，何必重于在表之寒耶？实因本阳既衰，故客寒得以直入。发表以取汗，是治标也，其邪不得为轻；温里以回阳，是治本也，其邪不必较重。病分标本，则本为重而重之，非邪较重而重之也。明乎此，则越人、长沙之谓风为中，即谓寒为伤之意矣。

注后世以外感风邪为伤风，虚风卒倒为中风，庶二病之名目不相混也。然伤、中二字之义，弥觉轻重悬殊矣。故昧者泥于越人、长沙之谓风为中，而不知即是伤风，竟与卒倒扑击互相引证者，误矣！

风之伤人也，既为五种伤寒之一，夫岂小病者！且风无定性，不但四时有异，四方不同也，燥湿不齐，雨暘^①迥判，风寒风热，顷刻变迁，感之于人，施治有别。长沙桂枝证，风寒病也；发汗已，身灼热者，风热病也。然昔人往往知有风寒，而不知有风热。《伤寒论》又云：服桂枝汤，大汗出后，大烦渴不解，脉洪大者，白虎加人参汤主之。合而观之，岂非误以风寒药治风热病之变证哉！汉代且然，况后人乎？

① 暘(yáng)，出太阳，天晴。

注今人视伤风为轻小之病，其头疼发热者，则曰重伤风，是未知伤风即越人、长沙所谓之中风也。病源不清，无怪乎有过服温燥以夺其液，早投滋补以锢其邪，延久成劳，尚诿为伤风不醒。噫！医实不醒也。

风热即风温也，四时皆有，冬春为甚。长沙云：若发汗已，身灼热者，风温也。盖言风寒为病，可以桂枝汤发汗而愈；若发汗而热反灼者，乃风温病，温即热之谓也。后人不为详玩，而谓风温为汗后坏病，抑何固耶？夫病本热也，加以桂枝之辛热，故液为热迫，而汗大出，液去则热愈灼，故大烦渴而脉洪大。二条以论一证，主以白虎加人参汤，正《内经》风淫、热淫，治以甘寒之旨也。惟香岩先生独窥其微，谓风温首必犯肺，先卫后气，治法初用辛凉，继以甘寒，超超元箸^①，万古开群蒙也。

注《伤寒论》病人脏无他病条，发汗则愈，病常自汗出条，复发其汗则愈，并主桂枝汤，可见桂枝汤是风寒发汗之剂，不过较麻黄汤为和缓耳！《内经》明言辛甘发散为阳，岂可以治风热之病乎？更有谓桂枝汤止汗者，尧封先生已辨其误矣。

校近见淮阴吴氏《温病条辨》一书，以桂枝汤为治温首方，更属可议。

刊《医林改错》云：发热有汗之证，从未见桂枝汤

^①超超元箸(zhù住)：谓超妙之极，不著迹象；出《世说新语》。

治愈一人。杨素园明府大不以为然，谓尝治风伤卫证，桂枝汤半剂辄愈。按《改错》所云者，乃温热证也，若风寒伤卫，岂可不遵圣法？即叶案咳嗽门，首列伤风数条，皆从《伤寒论》变化。

至于中风，《内经·生气通天论》谓之虚邪，是本先虚而后邪中之也。“通评虚实论”谓肥贵人则膏粱之疾也。此后贤主痰、主火、主气、主虚诸说，皆本于此。细绎^①经文，则真中风本虚邪中，不可竟以为实证；类中风肥甘酝酿，未可概以为虚证。必也随其证之虚实而调剂之，治百病无余蕴矣，中风云乎哉！

注凡证有大虚者，有大实者，有虚中实、实中虚者，有虚多实少、实多虚少者，诸家之说，皆有精义，既不可废，亦不可执，贵乎用之者适其当耳！

冬春感受风热而病者，名曰风温，前已辨之矣。若冬伤于寒，至春令发泄之时，伏气化热而出，名曰春温，亦曰温病。其邪自内达外，故发热而渴，不恶寒也；然亦有挟新感之风寒而发者，虽恶风寒，而口必渴，若误汗之，祸不可言。长沙而后，知此义者，惟郭白云、刘守真、王安道、张石顽、周禹载、叶香岩数君而已，其书皆不可不读也。

注温者，热之渐也，伏寒化热，口燥而渴，故谓之

^①绎(yì易)：抽丝，引申为寻究事理。

温，一切温散燥热之药，皆不可犯。奈何以喻氏之贤，而误指《金鉴》春月伤寒为温病，治虽合法，立论大谬，在泾先生非之是矣。而俞惺斋、毛达可金^①极口赞颂，未免贻误将来。

冬伤于寒，伏于少阴，夏至前发出者，名曰温病矣；若夏至后发出者，名曰热病。以夏至前天气尚温，夏至后天气已热，皆随时令以名其病也。其名虽异，其病相同，故温、热二病，古人往往互称。《内经》则云：后夏至日者为病暑。亦以夏至后，炎暑司令，故曰病暑。且在天为热，在地为火，其性为暑，是暑即热之谓也。第此之病暑，因于伏寒化热，与吸受暑邪而病者，其名虽同，其因则异也。

注以温、热二字命为病名，似不过分其时令之气耳。然名曰温者，凉之可愈；名曰热者，寒之乃瘳。顾名思义，治法无余蕴。故不嫌与感冒之温，吸受之暑同名者，正示人以殊途同归之旨，岂非古圣析义之精耶！

夏令属火，日光最烈，天时乃热，人感其气，名曰伤暑，亦曰中暑。暑字从日，曰炎暑，曰酷暑，皆指烈日之火而言也。盖日为众阳之宗，日出则燿火^②无光，阳燧^③承之，火可立至。《内经》云：岁火太过，炎暑流行。

①金(qiān干)，都，皆。②燿(jué爵，又读jiào)火：燿，古谓烧苇把以祓除不祥。燿火，小火把。③阳燧(suǐ遂)：古人就日下取火的一种用具，金属制成的尖底杯，放在日光下，使光线聚在杯底尖处，杯底置艾绒之类，遇光即能燃烧。一说，用铜制的凹镜向日取火。

若三冬久霁^①，则生燥火之病，况夏月之暑乎？而长沙名中热曰暍，不曰暑者，所以别于夏至后发之伏气暑病也。且《说文》：暍，伤暑也。故暑、热、暍三者，皆烈日之气也。后人昧此，遂多歧说，可谓不知冷热之人矣。暑为离火，离中虚^②，故暑脉亦虚；暑伤气，故气虚身热为伤暑，所谓壮火食气也。暑为阳邪，天气通于鼻，鼻为肺窍，肺合皮毛，故暑邪由鼻入肺。肺受火烁则多汗，与风伤卫证相似，亦以渴不渴辨之。渴者，燥也。燥万物者，莫燥^③乎火，故温热病，长沙皆揭渴字以为准鹄^④。嘉言先生云：古人以燥热为暑，得其旨矣！

注暑从日，日为天上之火，故日字在上；寒从冫，冫为地下之水，故冫字在下。暑为阳邪，易入心经；寒为阴邪，先犯膀胱。霄壤不同，各从其类也。或有以暑为阴邪者，岂非坐井观天，不见日面之语耶？

湿土分旺四季，长夏是其正令，土润溽暑^⑤，故暑、湿二气最易相合，人受其感，名曰湿温，亦曰湿热，即暑湿相兼之病，为五种伤寒之一。《难经》已详其脉证，而昧者逞其臆说，谓湿与热合，始名为暑。然则湿与寒合，又将何名乎？夫天寒地冻，天暑地热，阴阳之对待也，暑

①霁(jì)：本指雨止，引申为风雪停，云雾散，天气放晴。 ②离中虚：离，为八卦之一，卦形☲，象征火。离中为阴爻，故为“离中虚”。 ③燥(hàn)：干燥。 ④准鹄(hú胡)：犹准绳。准，标准；准则。鹄，箭靶的中心。 ⑤溽(rù)暑：又湿又热。溽，湿润。

必湿热相合而始为暑，寒将何气相合而始为寒乎？若亢旱之年，流金烁石，禾苗欲槁，河裂井枯，不名酷暑，而何名乎？盖湿无定体，风也，寒也，暑也，无不可合。故治湿者须察其相合，治暑者亦必审其有无兼湿，庶无遗憾也。然湿热之病为独多，而变证甚易，疗治颇难，惟香岩先生之法，可谓空前绝后，学者宜奉为金科玉律也。

注暑也，湿也，皆五气之一也。暑属火，湿属土，各居五行之一。火土合德，故暑湿每易相兼，亦理之常也。若谓暑中有湿，是析一行为二也；若谓湿热合而始为暑，则并二气为一也。岂五行之理未知，而五气之名未闻乎？自误误人，莫此为甚。

温病、热病、湿温病，治不得法，皆易致死，流行不已，即成疫病，犹之治盗不得其法，则贼党众而为流寇也。因热气、病气、尸气互相辘轳^①，即成毒疔之气而为疫。岂真天地之间另有一种异气哉！故疫之流行，必在都会人烟繁萃之区，若山乡僻壤、地广人稀之处，从无大疫，如果另是一种不正之气，何必择地而行哉！其盛行于兵荒之后者，兵荒之死亡，亦在人烟繁萃之区也。盖人气最热，纪晓岚先生杂诗云：万家烟火暖云蒸，销尽天山太古冰。自注曰：乌鲁木齐自设郡县以后，婴儿出痘与内地同，盖彼处气候极寒，数载以来，渐同内

^①辘(jiāo交)：轳(gé葛)：交错纠缠貌。

地，人气盛也。於戏^①！纪氏此言，可谓先得我心。夫上古无痘，至汉始有，今则罕有不出痘者矣。何也？生齿日繁，地气日热，所以古人最重伤寒，今世偏多温热也。费建中以治疫之法治痘，岂非千古只眼。治疫之法，惟清热、解毒、宣气六字为扼要，而宣气尤为首务，未有气不宣而热能清、毒能解者。质诸宗匠，然乎否耶？

注温病虽能成疫，而治温治疫有殊，吴又可混同论治，未免粗疏，且不知暑热亦能成疫。乾隆甲子，都中暑疫，热死者无算，徐后山《柳崖外编》尝言之。嗣有余师愚专论热疫，惜其书未甚流行耳！

校宣气之法，不但用药为然，如衣被宜洁净，饮食宜澹泊^②，卧房宜宽绰，窗户宜开爽，侍人勿杂，灯火少燃，清风徐来，疫气自然消散；反是则热气、浊气益为疫气树帜矣。病家、医家皆宜识此。

刊痘为疫气，万密斋、王勋臣皆知之。疹为疫气，惟余师愚知之，故所著书，名曰《疫疹一得》，治疫专用大剂石膏，晓岚先生目击其技之神，载入《阅微草堂笔记》。道光间，归安江笔花宗其法，《医镜》载：尝治一时疫发斑，用石膏至十四斤，而斑始透，因叹师愚之道为不孤。曩^③客东甌，适多温证，而彼处风俗，病戒谷食，

①於(wū)戏(hū)，叹词，同“呜呼”。 ②澹泊：恬淡寡欲。 ③曩(nāng)，以往；从前。

专嗽^①番薯。余谓温邪初发，如何可食实脾补气之物，土人以为相传如是，不之听也。且医者用药，辄尚温补，遂致死亡接踵，百无一生。人皆谓之天行时疫，余叹曰：此药酿为疫，非天有不正之气，乃人有不正之治耳！当名其病曰“药疫”。比至宜黄，杨素园明府述江西习尚亦类是。然则天下之大，疫疠之频，吾恐酿成于药者，不止所见所闻之两地也。比之养成寇患，的是确喻。

寒暑燥湿风，乃五行之气，合于五脏，行于四时者也。惟火旺于夏，特以暑称。暑字从日，明其为烈日之气，炎炎在上也。然三时之煖燠^②，无非离照之光，因不可以暑称，故有六气之名焉。其实火即暑之焰，犹水即寒之质耳，非五气外另有一气也。而人之火病独多者，以风、寒、燥、湿悉能化火，五志过动无不生火。何报之先生论之甚详，愚谓此皆不可以暑称者。故圣人于五气之下赘一火字，其旨深矣。若以五行论，言暑则火在其中矣，而医者往往不知，故反复述之。

注何氏论火云：丹溪谓气有余便是火，此一火也，治宜清凉。气不足亦郁而成火，校气宣则火散。东垣所谓阳虚发热也，又一火也，治宜甘温以补其气，少佐甘凉以泻其火。外感暑热燥气，增助内气成热，此一火也，治

①嗽(dcn淡)：“啖”的异体字。表示吃或给人吃。 ②煖(xuan宣)燠(yù郁，又读ào奥)：温暖。

宜甘润清凉。外感风寒湿气，闭郁表气成热，亦一火也，治宜辛温发散。内伤饮食辛热之物，致火得热愈炽，此一火也，宜用苦寒之剂消导之。内伤饮食生冷之物，致火被遏愈怒，又一火也，治宜辛热之剂消导之。肾水虚，致令下焦之火上炎，此一火也，治宜六味丸之类补水制火；此水涸火炎之证，上下皆热，医者动用桂、附，辄云引火归元，不知引归何处，以致酷烈中上，烁涸三阴，杀人如麻，为祸甚大。肾阴盛，校阴盛即寒盛，逼其浮游之火上升，又一火也，治宜八味之类引火归元；此下寒上热之证，故用附、桂补火，不可误投于阴虚证也。刊更有热壅于上，气不下行，而见下寒者，不可误认为火虚。

梭右论六气。

论 虚 劳

君子观夫“劳”字，可得治劳之法。况《难经》、《金匱》论之最精，《理虚元鉴》阐发甚详。读此三书，已无遗义。虽脉大为烦劳伤阳，可用参、芪、术、草，甘温以除大热；脉迟为冷劳，可用姜、桂、雄、附，辛温以振残阳。毕竟阳伤冷劳不概见而易治，阴伤火劳则甚多而难治。何也？烦劳伤阳，节其阳易，而阳气亦易复也；情欲伤阴，遂其情难，而阴液亦难充也。他欲犹易遂，而男女之欲尤难遂也。人非圣贤，焉能发乎情、止乎礼义？此怨女旷

男之所以多夭折，而子輿之所以叹美于太王^①也。迨其病成，徒药无补，为人父母者，如得其情，可不哀矜，而早为之所乎！虽然，情不遂则伤阴，情太纵亦伤阴，故圣人又有血气未定之戒，遂而能节，固位育之道哉！

注仁和沈文浦云：夫子一则曰好德和好色，再则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，屡以德色互喻，岂无谓哉？盖二者皆爱心为之也。仁爱之心，自然而然而不能忍，是谓德心；欢爱之心，自然而然而不能舍，是谓色心。此皆生与具来固有之性，故孟子曰：食色，性也。校子夏则欲人充此心而贤人之贤，益见大圣大贤之体贴人情。但色有正有邪，自己妻妾，正色也；他人妇女，邪色也。圣经贤传只有禁止邪色之训，从无断绝正色之理。惟释、老二氏，并正色而禁之，正色断绝，则人类绝灭矣。愚谓人类灭绝，则天地空存，彼佛老者，将与鸟兽同群乎？此其所以为异端之说也。圣人之教，惟婚嫁以时，俾无怨旷，更制礼以节欲，俾无放溢为非，如同姓不婚，夫妇有别，及天子诸侯妃匹有数，庶人非四十无子不娶妾，咸有深意存焉。故夫死不嫁，谓之节妇。有以哉！有以哉！若夫旷男固易成劳，而怨女为尤多，不仅室女、鬻婢、师尼、寡妇为然也。其遂而不遂，隐忍难言，殆有笔楮不能罄者已！外此，则更有良人不

①子輿之所以叹美于太王：子輿，即孟子。太王，周文王之祖，即古公亶父。《孟子·梁惠王》赞美太王好色，能推己及人，使当时“内无怨女，外无旷夫”。

淑，恶姑肆虐，横逆之来，吞声曲受，妇人未尝学问，焉能责其尽安于义命哉！抑郁成劳，举目皆是。古人妻亡而有子者不再娶，未尝不有鉴于此焉。余三十三岁而鰥^①，誓不再娶；至四十九岁，为大儿完姻，子妇善持家，极孝顺。此其明效也。一得之愚，敢为世人告之，不但节欲可以养身，而向平之愿易了。《易》云：不节若则嗟若。谓家庭诟谇、儿女啼号之嗟，皆由不节欲所致。故象曰：又谁咎也。其义微矣。

《难经》上损下损之论，千古以为名言。而后人谓自下上者为感热损阴，则是矣；谓自上下者为感寒损阳，则未尽然也。夫暑、燥、火三者之伤肺，可谓之感寒而始损阳乎？即风、寒、湿三气，皆能郁肺气以成然，内则悲伤太过，则肺火自动，心阳太扰则肺亦受克，肝阳肆虐，金反受刑，岂可但泥于形寒饮冷之一端哉！且上损之病，世多不识，缘古书皆混与他证并论也。如肺热叶焦之痿，与肺痈并列之肺痿，及三消证中之肺消，皆上损也。肺热叶焦，其证色白而毛敝，即皮聚毛落之互词。上损至胃则难治，故治痿独取阳明，以阳明为脏腑之海，而肺金尤赖胃土以上供也。盖此证属于热者多，如草木遇烈日而枝叶萎软也，故以滋胃液为首务，嵩崖谓风药及温补香燥之剂，断不可用是已。间有胃中湿

①鰥（guān关）：死妻的人，特指丧偶的老人。

热不攘^①，亦能上熏于肺，而叶焦为痿，此当主以清阳明之湿热为先。所谓独取阳明者，滋之清之，肺病总以治胃为本也。然是否有湿，必当细详，苟无湿而率用化湿之药，则液愈耗而热愈增，筋脉愈致枯干挛缩，求为弛长缓纵而不可得矣。慎之！慎之！

注若但足痿软者，固属下焦精虚骨痿，然脾胃主四肢，阳明主束骨而利机关，其中枢湿盛酿热，足痿不能用者，亦宜取阳明而攘湿热也。茎痿一证，人但知为阳虚，而亦有阴虚者，立斋所谓如木得露则森立，遇酷暑则痿瘁^②也。然阳明合于宗筋，按阳明胃腑，位镇中央，上合于鼻，下合宗筋，验之于马，其鼻黑者茎亦黑，鼻白者茎亦白，岂不信然。胃中湿热太盛，而下注宗筋，亦能致痿，按霉疮毒蕴阳明，或上发而鼻坏，或下注而蒸糜，试一比勘，病机益显矣。不可误认为虚也。按无病之人，有所恐惧而气馁，劳心太过而火炎，亦能痿也。

《内经》肺热叶焦之痿，痿虽见于外，而肺叶既焦，岂非肺质先痿于内乎！《金匱》与肺痈并列之肺痿，肺已痿于内，而肢体未露痿象，证虽不同，其实同为《难经》一损损于肺之病也。《金匱》论肺痿甚详，而与肺痈并列者，以其见证相似，故比类而辨之，俾后人易于分别，非谓肺痿为外证也。孰知后人竟不悟其为上损哉！惟《理虚元鉴》知阴虚统于肺，然未知痿证之即为上

①攘（ràng）：排除。②瘁（cuì）：困病；毁坏。

损，而粗工犹诋清金保肺之不能治损，故特辨之。

注痿痹之痿，与肺痿、茎痿三证，皆有液虚湿盛之分，临证极宜辨别。大抵液虚者，口干而知味，舌红而无苔；湿盛者，口腻不知味，舌有黄白苔。若脉色疑似，则以此审察，最为扼要。

善食形瘦曰消，善饮口燥曰渴。《宣明论》列消渴于燥病，盖此证有燥无湿也。《易》云：火就燥，风自火出。《内经》云：其传为风消。正如暑月南风，赤地千里，病由阴虚火炽、热极生风者，乃劳证之末传。或由膏粱石药积热所发者，亦无异乎误药以成劳。析而言之，饮不解渴曰上消，即《内经》之膈消，《难经》之上损，以肺居膈上而金受火刑，故成渴病；食不充饥曰中消，亦曰消中，《伤寒论》谓之除中，以胃位中枢而土为火烁，故成消病，胃阳发越则为除中；小溲如膏曰下消，即强中证，亦谓之肾消，以肾处下极而精被火灼，故成枯病。统名之曰三消者，谓其肌肉消瘦也。万物得水则丰腴，得火则干瘪，善饮善食而干瘦，岂非火燔其液、风耗其津乎？

注上消宜用小剂频服，以清火救肺，白虎加人参汤主之；善饮而小溲少者，热能消烁其水也，加花粉、麦冬以滋液；小溲多者，水液不能渗泄于外也，加葛根以升清；小溲有而不利者，恐变水肿，桂苓甘露饮清上以开下，俾火降湿行。治中消宜直清胃热，体实者三黄丸，或

调胃承气汤；体虚者黄连猪肚丸。治下消宜泻火救阴，知柏人味丸或大补阴丸。除中证，乃阴竭而胃阳外越也，主死。

校《内经》又有饮一溲二之移寒证，《金匱》有饮一溲一之肾气丸证，皆非真消渴也，《医碥》辨之甚详。

刊饮多溲多，其常也，不可谓之病，必其肌渐瘦削，始为消渴。雄自幼至今，非酷暑不饮茶汤，惟侵晨^①必以淖糜^②为早饷，而昼夜小溲五、六行，既清且长，较一日之所饮，奚止倍出哉！体气虚寒则固然，设泥移寒之说，何以至今无恙乎？三夏《医碥》，服其卓见。

健忘，亦虚劳之萌也。先哲云：水清明而火昏浊，此智愚之别。水静而神藏，火躁而消亡，此存亡之殊。故性静则心如止水，情动则心若亡猿。烦扰外弛，存乎中者几希矣。存乎中者几希，则语后便忘，不俟终日，纵复追忆，邈若山河，惟当夜半鸡鸣，梏亡^③之余，灵明复斲^④，日间所作所为，皆历历能记。由是言之，药虽有安心养血之功，固不若自为存养之为得耳！盖七情五志，动即为火，皆足扰我安静之神，而痰闭血郁，又无论矣。若乃精神衰短，心惛^⑤然不能须臾，苟非老而遗忘，何以天夺其魄。梏之反复，夜气不足以存。此子輿氏所致叹

①侵晨：吃早饭时。②淖糜：烂粥，稀饭。淖，泥烂。糜，粥。③梏亡：因受束缚而损失。《孟子·告子上》：则其旦昼之所为，有梏亡之矣。④斲（nié）：同“斲”。树木的嫩芽，亦指树木被砍伐后所生的新芽，这里借指萌发。⑤惛（hūn）：不明了；糊涂。

于牛山之木也^①。然泰西邓玉函《人身说概》谓人之记性，舍藏在脑，凡人追忆往事，骤不可得，其手不觉搔脑后，若索物会之出者，虽儿童亦如是，此其明证也。愚按天台齐次风先生，学问淹博，记性过人，后官礼部侍郎^②时，坠马破脑。蒙古医人刳^③生牛腹，卧公其中，并取得生牛脑乘热纳公颞^④。愈后尽忘所记，不能握笔，则西士之言已有征验。盖脑为髓海，又名元神之府，水足髓充，则元神清湛而强记不忘矣。若火炎髓竭，元神渐昏，未老健忘，将成劳损也奚疑？

注俗谓事过辄忘者，曰没脑油，颇与西士之论合。

刊泰西合信氏近著《全体新论》一书，谓脑为主宰觉悟动作之司，一身之灵在脑。其说较邓氏更详。其自序云：凡天下之物，莫不有理，惟理有未穷，即知有未尽；若能穷理有据，则不论何人言之，皆当信之。盖人同此心，而心同此理，固不得异其人而并异其理也。

劳病每兼失血，治法不可执一，俞樾斋论之最详，且辨仲淳三法之流弊，亦皆中肯。末云：血溢上窍，属阳盛阴虚、有升无降者，十居八九，若谓服苦寒药必死，

^① 栝之反复……牛山之木也，《孟子·告子上》：牛山之木尝美矣……斧斤伐之……是以彼濯濯也；是说牛山的树木原来很茂盛，但经常去砍伐，最后变成光秃秃的了。以之喻人，人身精气，需要谨养，不能反复搅扰，以免耗竭。

^② 礼部侍郎：礼部尚书的副职。礼部，官署名。^③ 刳（kū 枯）：剖开；挖空。

^④ 颞（sǎng 嗓）：颞。

则《金匱》之泻心汤不几为罪之魁哉！尤为阐发至当。盖劳则火升，血因火溢，是其常也；其气不摄血，阳虚阴必走者，是其变也。不知其常，焉能知变？惟守经者能达权。苟不知常，侈谈其变，是为乱道。《内经》云：阴平阳秘，精神乃治。此为治虚之要旨。后人援引《大易》扶阳抑阴之说以欺世，甚以鳌山走马灯为喻，世皆惑之。香岩先生尝辨之，曰：灯之动固由于火，而火之明本于油，若油干则火亦灭矣。可见阳脱者，亦阴先竭，而阳无依也。刊章虚谷云：扶阳抑阴之言，可以论治世，不可论治病也。

注医贵识病。病识得真，则硝、黄、麻、桂皆是对病良药；病识不真，则参、芪、归、地皆是杀人毒药。如丹溪先生善用知、柏，后人多议其非，若识病既真，辨其当用者而用之，知、柏亦有起死回生之力，阴虚火炽之劳，世岂无其证乎？最可笑者，黄履素执其已^①赋之偏，欲概万人之体，著《折肱漫录》，极诋寒凉，专崇温燥。夫子曰：好仁不好学。其此公之谓哉！

刊女子阴类，以血为主，故阴足而经行，血当外露者也；男子阳类，以气为主，故阴足而精通，血不外露者也。苟无所伤，终身可以不露，露即病也，不过大小轻重之间耳！

精滑自遗，每成劳损，男女皆有之。丹溪谓女人之

①已：石印本，铅印本均作“己”。

带下，即男子之精遗也。阴虚火动者为虚，湿热下注者为实；不论虚实，皆宜佐以黄柏，苦能坚阴固肾，寒能清热胜湿也。间有属阳虚而当温补者，百中一二耳！

注治湿热遗带，松石猪肚丸、元珠端本丸；阴虚者，三才封髓丹、六味地黄丸，皆有捷效。

女子虚劳，较多于男子者，致虚致劳之途非一，不仅隐曲抑郁也。月事未行，先有带下，带下过多，精髓渐竭，妇女习以为常，不比男子遗浊，初患即知为病也。迨至行经，或情慢不适，或起居不谨，或饮食不慎，皆能致病。病而失治误治，驯^①至成劳。更有妊娠产育之事，稍或不慎，略一误治，劳亦易致。兴言及此，可不冷乎？人子思之，可不孝乎？最不仁者，强裹其足，必欲弓小，图以悦人之目，而不惜女之躯，竟至因此成劳而死者，尤可惨矣，固轩岐所未料及也。

注女子裹足，不知始自何人，或云起于妲己^②，或云起于西施者，皆村瞽^③之谈也。或云肇^④于汉唐，而元人伊世珍辑《瑯嬛记》^⑤，引《修竹阁女训》谓范雎言，裹足不入秦，用女喻也，是则战国时已有之矣！意

①驯(xún旬)：渐进之意。②妲(dá达)己：商王纣的宠妃。姓己，有苏氏之女。纣进攻有苏氏时，有苏氏把她进献给纣，极受宠爱，武王灭商时被杀死。一说自缢死。③瞽(gǔ古)：瞎眼。这里比喻瞎谈的人。④肇(zhào兆)：初始。⑤瑯(lāng琅)嬛(huán环)记：笔记。旧题元伊世珍作，三卷。因书首载瑯嬛福地的佳说故事，即以命名。记中所引书名，多为前所未见者，大抵真伪相杂，且多神怪之事。瑯嬛，即瑯嬛，神话中天帝藏书的地方。

彼时不过略为裹束，如满洲女子不任其若男子之放大耳。故汉唐诸诗咏美人者，并无弓履之称，迨李后主宫人窅娘，始作新月之形，矫揉造作，卒致亡国。此简斋先生所以罪其作俑也。沈君文浦云：后人沿此，习成锢疾，母毒其女以为慈，姑虐其妇以为爱，遂造亿万世、亿万人无穷之孽。或曰不然，古人为此，非饰美丽也，为拘游走也。呜呼！岂理也哉！未嫁则父母拘之，既嫁则丈夫拘之，谨其闺门，严其出入，养其羞恶，课其女红^①，于以拘游走也，何难之有？而顾为此戕贼形躯之事，忍莫甚矣！拙莫甚矣！戒邪视而凿其目，戒邪言而截其舌，岂理也哉！况古来贞静者，岂尽由步之纤；淫奔者，岂尽由履之巨。奈之何，如就三木^②，如受刖刑^③，遂令髻龄^④弱质，罹鞠凶^⑤于早岁，遭荼毒^⑥以终身。每见负痛饮疼，因是而瘠^⑦病者有之，由是而夭亡者有之，幽闺暗狱，魄滞魂冤。哀乎哉！想我国家，平成以来，风同道一，男子薙^⑧头辮发，则晨夕省梳网之烦，暑月受清凉之福，德莫大焉。何独女子而不普沾其泽乎！儻^⑨亦遵路遵道，顺天地之自

①女红：旧指妇女所作的纺绩、刺绣、缝纫等事。②三木：古时加在罪犯颈项和手足上的刑具。③刖(yuè)刑：断足，古代的一种酷刑。④髻(tì)龄：儿童，小孩。髻，古时小孩的下垂头发，引申以指童年。⑤罹鞠凶：遭遇大祸。罹，遭遇；遭受(灾祸或疾病)。鞠凶，大祸。⑥荼(tú)毒：犹言毒害、残害。荼，苦。⑦瘠(jí)极：瘦，与“肥”相对。⑧薙： “剃”的异体字。⑨儻(tóng)：倘或。

然，极官骸^①之得所，岂不休欤！

校裹足一事，相习成风，虽圣朝之仁政，不能革其陋俗，奈之何哉！无已，则《本草纲目》所采《闺阁^②事宜》一方，载朴硝条下，欲裹先洗，庶免其疼。俗传用凤仙花连根搥烂，煎汤，频洗其足，则骨渐柔软，裹之不疼，亦妙方也。但断不可用猴骨洗脚，恐骨虽软，有终身不能行走之害也。右论虚劳。

刊致劳之途多矣，而裹足成劳，诚轩岐所未料及者。途^③来不论男女，又于劳病中增一坐位，久吸亚片，阴竭火炎，渐成烟劳，不能疗救，既促其命，亦倾其家。天下患之，竟无大药，安得轩岐复起，为生民痛下针砭哉！

论 治 案^④

张戴人云：惊者，阳从外入也；恐者，阴从内出也。惊者，谓自不知故也；恐者，自知也。足少阳胆经属木，胆者敢也，惊怕则胆伤矣。《内经》曰：惊者平之。平乃平常之义，如闻声而惊者，常击物作响，使习闻如平常，则不惊矣。夫惊则神上越，击物宜在下，使其下视，所以收神也。愚谓分惊恐为外入内出，

①骸(hái)：骨。②闺阁：内室，后多指女子的卧室。③途(ěr)：近。④论治案：原本缺，据内容补。

可谓一言破的。古人皆云心主惊，而不知情志字皆从心，惟惊字从马，以马无胆故善惊，惊则伤胆，允为卓识。盖人之勇懦^①，因胆之壮怯而分。观其论治，似属元妙，及至说破，又极平常，然岂常人所能测哉！

注亘古以来，善治病者，莫如子和先生，不仅以汗、吐、下三法独擅千古也。

魏玉横治徐德滋女，年近二十，素患胁痛，月事先期，近因经尽数日，身面发疹，呕血盆许，心下若有一块上攻，必须重按抵住，否则上顶闷绝，脉来若有若无。此经水过期，乘肝火上逆而出，乃地气上攻之危证也，非大剂纯阴，何以挽回！予熟地二两，杞子一两。连进二服，即能仰卧，血止脉回。次日忽然咳嗽无痰，肺金燥而肝火未平也。前方减半，加沙参、麦冬、生地，菱仁。八剂而愈。愚按水、火、风皆地气也，姜附、白通治地中水气上逆，以阳刚之品，迅扫浊阴也，喻氏论之详矣。此证风动火升，故以纯阴之品，潜阳息风也，可与喻氏并传。

注玉横先生治内伤，专究肝肾，擅滋养之长，而地气之说，实发前人所未发者。

蒋仲芳治姚氏妇，年二十五岁，其月事半年或三月方得一行，温通补益，调治二载转剧。该其脉微而

^①懦（nuò懦）：怯弱。

涩，口干唇燥，手足心热，曰古法后期主寒，然此证热也，因热耗血，血少故后期耳！予大剂生地、当归、芩、梔、芎、芍、丹皮、泽兰、知母、鳖甲。六剂经准，一月后而孕矣。

注古法难执，岂经迟一证为然乎？以此推之，凡病皆宜细审其故矣。

世谓孕妇脚肿为男胎，且引宋少主微行，徐文伯从一案为证，实未然也。即以此案考之，少主脉之曰此女胎也，文伯诊之曰男胎也，是以脉断其为男，非以脚肿不能行，断其为男也。设脚肿果主男胎，文伯岂未知之，而必诊而后断乎？史载其事，亦以传徐诊之神，非以论胎气而夸博雅也。后人误解，遂至误传。医书中此类甚多，不可不辨！

注史传徐诊之神，而不明言脉象者，以脉难言语形容也。然其诊而断之之时，实以脉凭，不以脚凭也。此犹误解，况深微奥妙之书乎！

沈明生治姜敏中患衄不已，去血盈斗，一月后衄止，复患囊痈，六脉如丝，精神困惫，始犹健饭，渐至饘①粥不入。诸医皆以为虚而当补，于是参、芪不效，桂、附随之，愈补而形愈虚，愈温而气愈冷。延至冬至，沈视之曰：夫食虽不入，而大便秘结，证类虚寒，而口渴喜

①饘(zhān 黏)：厚粥。

饮，则衄血之来，本由邪火上炽，乃遽用血脱益气之法，衄虽止而热移于下，发为囊痈。既溃，疡科又泥寒药不能收口之戒，亦务温补，家人目击病者尪羸^①，又闻众口言虚，强令进食，以久卧床蓐^②之人，恣啖肥甘，不为运动，是以药食并壅，内热外寒，此病中之病，初非衄与痈所致，宜其愈补而愈不灵也。先哲云：脉浮者，谷不化。又云：大实有羸状，误补益疾。其斯之谓欤！遂力主清润疏解，以硝、黄为前矛，而大便立通；以芩、芍为后劲，而饮食渐进。如丝之脉，一线添长，久冷之躯，一阳来复，不惟衄不再作，且今疮口易收。孰谓从脉可以舍证，不思而得病情哉！向非翻然易辙，转败为功，人惟知补之不效而已，又安知效之不在补也，故曰此事难知。

注人之误于温补者为独多，究之擅用温补之药者，不但初无害人之心，且亦有活人之意，只因食古不化，识证不清，虽误人之死，而不自知其非。自不知非，则自信益坚，甚者著书立说，以自误者误后人；后人不察，亦误信其自信者，而贻误于世，以误传误，误无底止，而疡科则尤甚焉。

孙东宿治潘见所患白浊，精淫淫下，三年不愈，脉来两寸短弱，两关滑，两尺洪滑，曰疾易瘳，第必明年春

①尪(wāng汪)羸(léi雷)：瘦弱；瘳病。②蓐(rù褥)：陈草复生。引申为草垫子，草席。

仲，一剂可痊。问故，曰《素问》云：必先岁气，毋伐天和。今所患为湿痰下流证也，而脉洪大见于尺部，为阳乘于阴，法当从阴引阳。今冬令为闭藏之候，冬之闭藏，实为来春发生根本，天人一理，若强升提之，是逆天时，而泄元气也。后医者接踵，迄无效。至春分，迎孙，以白螺蛳壳火煨四两为君，牡蛎二两为臣，半夏、葛根、柴胡、苦参各一两为佐，黄柏一两为使，面糊为丸，名端本丸。令早晚服之，不终剂而愈。

注此治内伤之经旨也，而薛氏不拘何病，不拘何时，动辄补中益气，虽明知其为阴虚阳浮，亦不轻割爱，连篇累牍，垂训后人。余恐受其害者，不止当时求治之人也。

读轩岐、长沙之书，论疟不止少阳一经，治疟不仅柴胡一方，何以今人患疟，必以柴胡为不祧^①之药耶？夫风寒之疟，可以升散，暑湿之疟，必须清解。《随园诗话》云：丙子九月，余患疟，早饮吕医药，至日昃^②呕逆，头眩不止，家慈^③抱余起坐，觉血气自胸膈^④起，命在呼吸。适同征友南丰赵藜村来访，诊脉看方，曰：误矣！此阳明暑疟也，误以升麻、羌活提之，将血逆流面上，惟白虎汤可治。命速买石膏，加他药投之。甫饮一勺，如以

①以柴胡为不祧（tiāo桃）之药：祧，远祖庙，引申为迁去神祖。以柴胡为不祧之药，即把柴胡当作神药而常用之。②日昃（dié迭）：日落。③家慈：对别人称自己母亲的谦辞。④膈（fèn奋）：喷发；爆发。

千钧之石将肠胃压下，血气全消，未半盂沉沉睡去，额上微汗。矇眈中闻家慈喟^①曰：岂非仙丹乎！迨醒，赵问：思西瓜否？曰：想甚。即命尽量食之，入口如醍醐灌顶^②，晚即进粥，次日愈矣。愚谓随园幸遇赵公而不死，赵公幸遇随园而案传。惜医家不读诗话，诗家罕知医理，故录之。夫升麻、羌活温散更甚于柴胡，误施于暑症，宜乎血气逆流。吾尝见误用小柴胡汤于暑症者，将热邪肝火，一并提升，遂呕逆头眩，汗出热壮，胁痛耳聋，神昏欲厥，医者不察病因，但泥呕逆、耳聋、胁痛为少阳的证，更不必辨其邪之为寒为暑。而小柴胡之错，遂成铁铸，虽病者枉死，亦瞑目而安于命矣。呜呼！医事难明，诚不可与伧父^③言也。

注今人因伤寒少阳篇有耳聋一证，遂以小柴胡汤为外感耳聋之专方。若温热暑湿诸感，见耳聋者，皆热邪上蒸，金受火刑之故也，岂小柴胡之可投哉！往往初不耳聋，而柴胡一进，其耳遂聋者，柴胡提其热邪上升使然耳。随园先生患症于深秋，而藜村识为暑邪，医亦精矣。虽无著述传世，于此可见一斑。

刊江西医学偏尚温补，而南丰赵君，独能治暑，洵矫矫出众^④，不为习俗所移者。夫涸溪之贤，治症犹概

①喟(jiè借)：赞叹声。②醍(tí)醐(hú)灌顶：纯酥油浇到头上，清凉舒适。③伧父：骂人的话，犹言鄙夫，粗野的人。④矫(jiǎo)矫出众：超然出众貌。

用柴胡，则赵君识见之超；当在洄溪之上，殆为功名所累，故无传书，惜哉！

繆仲淳治庄敏之暴泻，初不知其中巴豆毒也，因脉洪大而数，故用黄连、白芍、橘红、车前、扁豆、茯苓、石斛、甘草煎成浸冷，和童便服，一剂泻止得眠，真妙方也。既而早用升麻，自悔不知为中毒，犹可诿也。迨病平出妾，阴谋已发，浊气既已误升，何以熟地、山萸、河车、芪、味，酸膩重浊，一概乱投，以致三年始愈，而更藉苦降收功，治法殊未尽善也。

注案中谓下多亡阴，忌用香燥，亦是名论。而病人不知饥饱者，显为胃阴受伤，设彼时投以甘凉养胃，勿用滋重丸药，则病必易愈。

香岩先生云：锁喉风之为病也，有闭、脱二证，闭证气道秘塞关窍而死，脱证大汗、大吐、大泻，虚脱而死。闭证以开通为急，脱证以补敛为要。景岳所见燕都女子之病，乃闭证也。夫女子善怀，性执抑郁者多，年已及笄，未免有难言之隐，愤懑抑郁，肝气不得疏泄，决非一日，交秋令则肝气愈敛，或食生冷，或受寒凉，郁遏肝气，肝性促急，触而暴发，上于心肺之窍，口不能言，无肿无痛，见面色之青者，知其为肝病也。经云：暴病暴死皆属于火。火郁于内，不能外达，故似寒证；关窍闭塞，经络不通，脉道不行，多见沉滞无火之脉。此时治法，惟紫金丹，姜汤磨灌，则关隘必开，因内有麝香通窍。开口

之后，然后用二陈加菖蒲、枳壳、香附、郁金之类降之。视为脱证用参，此雪上加霜耳！凡治病，难明之证，必有至理焉，故不得不为之细辨。景岳自恃绝世聪明，毁谤前贤，而遇此证，束手无策，毫无见识，而以独参汤议补，何得谓之明理乎？余在新场镇闵家，一仆妇因食梨、藕生冷，一时喉闭锁定，不能出声，不知痛痒，手足冰冷，而色白而青，脉息沉伏，药不能进。余以前法治之而愈，盖因郁怒、食生冷而起也。又治费氏女，年逾二十未嫁，忽然仆倒，手足冰冷，面色青，无痰声，不开口，脉息伏，亦用紫金丹开口，随进药而痊。凡遇不开口，无痛楚，忽然而起者，先以开通关隘为第一著，语言得出，可以得生。若以为虚，妄投人参，无有不死者。刊紫金丹方见后。如其药不易购，紫金片亦可用也。

注中风证分闭、脱，昔人已言之矣。喉证分闭、脱，人所未言也，先生详为辨别，厥功伟哉！

刊魏柳洲谓燕女之证，宜用左归合生脉，因误服辛温解散而致肺绝，与叶氏所论迥殊。据理论证，则叶说为优。然未知曾王父从何采入，故于《柳洲医话》既不删去，亦不敢妄加按语。今年得见叶氏《景岳发挥》，始知曾王父之所采，尚在此书未刻之时。今刻本更有批云：若肺气竭绝，必自汗、气喘，此是闭塞，故关窍不通。反复申辨，学者识之。

药为补偏救弊之物，而治病有通因通用、塞因塞用

之法。夫病既通矣，岂可再通？病既塞矣，岂容再塞？盖通因通用者，病虽似通，而实不通。如热邪内炽，无从宣泄，逼迫津液妄行，而下利清水，或燥矢阻于阳明，腑气不行，而稀水旁流。此似乎通，而实不通，故宜亟通其腑，俾热邪燥矢下行，则邪去正复，而泻利自止。塞因塞用者，病虽似塞，而实非塞。如气虚不能健运，以致胸痞、腹胀、便秘，或阴虚无以涵濡，以致火亢，津枯气结。此似乎塞，而实非塞，故气虚宜参、芪等，温补以宣阳，阴虚宜地、冬辈，滋填而补血，俾气血流畅，则秘结自舒，岂非仍是通治塞、塞治通之常理哉！凡从治之法，可以类推矣。

注从治之法，从外面见证之标而言也，究其里面致病之本而论，则不拘何法，无非正治。

灵胎先生云：文中子曰，医者意也，药者淪也，谓先通其意，而后用药物以疏淪之。善哉言乎！医理在是矣，而意之通实难。泥一成之见，而欲强人之病以就吾说，其患在固执；好作聪明，而不穷究乎古人之成书，是犹兵家之废阵图、法吏之废律令也，其患在不学。由前之说，在不能用意；由后之说，在误于用意。夫然以不学之人与不通之识，而又炽以伎^①同列、竞名利之心，以此用药，其不致抱薪而救火、持水而投石者几何哉！语云：学

①伎（zhì至）：忌恨。

书纸费，学医人费。盖为此也。

注固执不通者，无才以胜其学也；好作聪明者，无学以副其才也。人必有天赋之才，而读破万卷，庶可以为医矣。第人心不同，既如其面，人体不同，亦如其心，病变无穷，证随体异。治虽宜遵古训，亦须活法在人，神而明之，化而裁之。非通才实学，卓识深思者，恶足以语此。

刊学医人费，举世闻之，而不自揣其才学，辄欲为医者日益多，故昌邑黄玉楸之言曰：闻之《吕览》，始生之者天也，养成之者人也，成之者，遂其生也，是天人之合也。然生之者，布帛也，菽粟也；杀之者，若锋刃，若鼎镬^①若水旱，若蝗螟，生之途未能十一，杀之途不止十三，何其生之寡而杀之多也，此人事乎？抑天道耶？玉楸子曰：此未足以为多也，有其至多者焉。屠羊说以屠羊传，而羊不哀其道孤也。无何屠牛坦以屠牛传，而庖丁起，其党渐众，牛始哀矣。无何高渐离以屠狗传，而聂政兴，朱亥出，樊哙生，其徒愈繁，而狗始悲矣。无何白起、章邯之属，以战将名，宁成、郅都之辈，以刑官著，自兹屠人者传矣。风气开，下流众，苟道将、尔朱荣之徒，且比肩来，索元礼、来俊臣之类，更接踵至，尤而效之，抑又甚焉。至于原野厌人之肉，川谷流人之血，人始哭矣，此良可疾首痛心已！而君子未以为痛也。何则？大难既平，且不睹兵革之事，且不闻罗织之经，其人死，其祸绝，往者已

^①鼎镬（hūo获）：古代的一种酷刑，用以烹人。

矣，来者犹幸。夫何庸工群起，而谈岐黄，则杀之至多，而不可胜穷者，无如此甚矣。不以戈铤，而人罹锋刃，不事钳网，而人遭诛夷，其书多，其传久，其流远，其派众，其人已死，其祸不绝，遂使四海之大，百世之远，尽饮其羽，饱其锋，登其梯，入其瓮。水旱不年有，而此无免时，蝗螟不岁见，而此无逃期。痛哉！痛哉！此最可痛哭流涕者也。其天道乎？抑人事耶？雄谓此言沉痛已极，足以警世，故附录于此。惟黄氏虽精究医学，而泥古太甚，偏尚扶阳，恐未深于阅历者，所以非知之艰、行之艰也。杨素园大令云：玉楸所著各种，议论悉本《内经》，惟自负太高，未免有意矜奇。贤智之过，往往如此，斯为定评。大令又谓雄曰：从来趋时者鲜实学，而潜心古训者恒多不合时宜，兼而能之者，惟君乎！雄愧不敢当，亦不敢不勉，然而难也。

怪力乱神，虽圣人所不语，然尝曰敬鬼神而远之矣，则非无鬼神也。庸人惑之，儒者辟之，皆愚也。有病而辄事禳^①祷^②，则惑矣；崇患而辄云无鬼，则迂矣！北史顾欢，取《孝经》置病人枕边愈疯癫，以正胜邪，可补灸鬼哭穴、服八毒赤丸及移精变气诸法之未备。医者不可不知也。

注此言邪祟为病，间亦有之。若痰证、热证及七情为

①禳（ráng 瓤）：祭祷消灾。②祷（dǎo 岛）：向神祝告祈福。

病，皆往往有类祟证，医者须辨明，以释病家之惑，而后对证施治，不可以病人稍涉狂妄，即疑为鬼祟，而为巫覡^①所欺也。

刊顾伊人孝廉室病鬼，医皆束手，木文和尚于病榻前，焚香、诵《中庸》，三复而瘳。缁衣^②也，心崇正学，则圣贤之徒矣；儒冠者，心惑邪说，即异端之流矣。余尝谓俗儒不及高僧，倘有行韩子之事而人其人者，亦当区别以处之。不可因释老之故，而概视缁黄为非类。盖有畸人^③逸士^④、侘僚^⑤无聊，遁迹其间者矣。

怪证奇疾，间或有之，不可谓古书尽诬也。即寻常病证之奇幻，亦有古书所未载者。少所见而多所怪，陋矣！强不知以为知，妄矣！不陋不妄，可为名医。

注病形奇怪，变幻万端，古书所有者，时或见之，古书所无者，时亦闻之，盖造物之化工莫测，病机之酿疾无穷也。

校《宋史》吕夏卿得奇疾，身体渐缩，卒时才如小儿。他书亦有载此证者。揆之以理，其人必平时多饵丹石热药，以致消缩。而窦材云此证宜服丹附，最属不经。

刊梁应来云：姑丈葛秋生病瘵，卒时身首缩小，名

①覡(xí习)：男巫。《国语·楚语下》：“在男曰覡，在女曰巫。”②缁(zī资)衣：僧尼之服，这里指代僧人。③畸人：不合世俗的异人。④逸士：隐逸之人。⑤侘(chā岔)僚(chī翅)，失意貌，这里指失意的人。

缩骨劳。可见近时亦有此证也。窦材乃妄人耳，自诩越人再世，所著《扁鹊心书》，专尚丹石，欺世盗名，害人不浅。嗣有陈远公所著《石室秘篆》，论证列方，颇皆入理，奈蹈窦材故辙，假托轩岐、仲景，诬圣愚人，贻讥后世。毛达可尝叹惜之。顷见番禺潘氏《海山仙馆丛书》，所收女科书三卷，文理粗鄙，剽袭^①甚多，托名傅青主先生手著之秘本。潘氏不知医理，误信梓行，玷辱青主矣！无知妄作，固不足论，以远公之学，而托诸鬼神，诚不可解也。更有王养吾者，将郭氏《痧胀玉衡》，窃为已有，假托深山野人之秘授，编其原方为六十四卦，未免伤及事主，而沈芊绿不察，采入《尊生》，何丹流受愚，重灾梨枣，案虽未破，君子病之。

医家临诊辨证，最要凝神定气。如曾世荣于船中治王千户子头疼额赤，诸治不效，动即大哭。细审知为船篷小箴刺入额^②上皮内，镊去即愈。苟不细心审视，而率意妄治，吾恐医者道少，病者人费矣。

注凝神定气，惟心小胆大者能之；忍辱负重，惟智圆行方者能之。不如是，不足以为名医。如临一大证，学识不足以当之，则宜举贤让能，不可蚊负^③以僭事。学识苟足以当之，而同道之识见不一，各抒议论者有之，簧

①剽袭：抄袭。剽，“剽”的异体字。②额：同囟。③蚊负：比喻才能微薄而负担重任。

鼓惑听者有之，阴谋排挤者有之，加以亲友之好恶，戚鄰^①之疑信，或热心关切，或乐祸幸灾。投剂果然渐效，群议自息，病或稍有波澜，众楚交咻^②。斯时也，若执德不宏，悻悻然委而去之，病付庸手，坐视其危，岂不轻弃人命乎？且事败之后，亦未必竟无归咎之语。故非凝神定气之心思，不足以辨疑难险恶之大证；无含蓄坚忍之才力，不足以负扶危持颠之重任也。其学识全无，不知轻重，乱投药石，唯利是图者，乃无耻之徒，不可与忍辱负重同语矣！

校龙儿^刊不肖戊辰生，此小名也。偶患足指焮肿胀痛，适山妻往侍外姑疾，疡科治之益剧，日夜啼泣不止。山妻闻而遄^③归，涤去敷药，谛视之，乃薙下短发一茎，刺入甲窠^④。时盛暑，小儿频脱袜，此必薙发落于鞋内所致也。镊而出之遂愈，正与曾案相类矣。

^刊刺不镊出，而误药妄治，在头者，其祸稍轻；在趾者，必至溃腐脱落，而成残废。缘先慈耳目之聪明，迥异于人，故至老不衰，而又善体人情，事上抚下，无不欣感，烹饪汤药，靡不周至，戚族中如有大病，必延往主裁，是以病情药性，谙练亦深。雄未冠以前，读《景岳全书》而喜之，遇证亦效其治法，先慈闻而痛戒曰：信道不

①鄰（dǎng党）：乡党。②咻（xiū休）：喧扰。③遄（chuán船）：速。④窠（jiao叫）：地窖。这里指趾甲沟。

笃，见异思迁，汝将为杀人之事乎！吾之阅历病证者多矣，无论外感，不可妄投温补，即内伤证，必求其所伤何病，而先治其伤，则病去而元自复。古人不曰内虚，而曰内伤，顾名思义，则纯虚之证，殊罕见也，汝何懵^①乎？聆训恍然，渐有定见，三十年来，虽不能起死人而生之，尚不致酿活病为死证者，先慈启迪之教也。今刊此案，不禁思亲之感。

滋补丸药，最难消化，脾胃不健者，断勿轻服。香岩先生云：湖州沈赤文，年甫冠，读书明敏，父母爱之如掌珠，将毕姻，合全鹿丸一料，少年四人分服。赤文于冬令服至春初，忽患浑身作痛，有如痛风，渐至腹中作痛，有形之块累累于肠，饮食不进，肌肉消瘦。诸医治之，乃父畏用消导、清火之药，惟以参、术补方是从。至秋初，邀余诊视，问曰：小儿晚间去黑粪如拳大者一块，目下遍身如火，欲饮井水，不知何故？余按脉数大，身体骨立，验其所下之块，黑而坚硬，意为瘀血结成。与酒蒸大黄丸二钱，下黑块不计，用水浸之，胖如黑豆。详询所以，乃全鹿丸未化也。始知为药所误，不数日热极而死。同服三少年，一患喉痹而死，一患肛门毒而死，一患吐血咳嗽而死，此皆无病而喜服温补之害也。录此以劝世人，不必好补而服药。

^①懵（měng）：无知貌。

注世人之爱其子也，始忧其不长，衣帛食肉以擻苗；继虑其虚羸，朝丸暮药为常饌，逢节则参，遇劳则参，酿疾延劳，半由乎此。虽曰爱之，其实害之。愚谓富贵之家，何不将此终年无病所服参药之费，延医合药，施诊贫病，报施不爽，则我之子孙，自然康强逢吉，不必虑其虚羸，而为无病之呻矣，岂不美哉！

香岩先生治痘多活法，尝于肩舆^①中，见采桑妇，先生令舆人^②往撻之，妇人大怒詈，其夫将扭舆人毆打，先生晓之曰：汝妇痘已在皮膜间，因气滞闭不能出，吾特激之使怒，今夜可遽发，否则殆矣。已而果验。又一富家子，病痘闭，诸医束手，先生命取新洁大漆桌十余张，裸儿卧于上，以手展转之，桌热即易，如是殆遍，至夜痘怒发得生。又先生之外孙，甫一龄，痘闭不出，母乃抱归求救，先生视之甚逆，沉思良久，裸儿键^③置空室中，禁女弗启视，迨夜深始出之，痘已遍体粒粒如珠。因空屋多蚊，借其嗜^④肤以发也。又汪益美布铺夥友，壮年患痘闭，群医不能措手，先生令取鸡粪若干，以醇酒热调如糊，遍涂其身而手足，越宿，鸡矢燥袋剥落，而痘已出矣。此皆神而明之之治，录之可发人之慧悟。然激之使发者，气闭也；展转于新漆之桌者，火闭也；假蚊口以

①肩舆(yú)：轿子。②舆人：抬轿的人。③键：门闩；锁簧。④嗜(zǎn)：叮；咬。

撮^①之者，血闭也；涂之以鸡矢醴者，寒闭也，虽外治也，而有分别之妙义焉！苟欲效颦，亦当审谛。

校右论治案。

刊徐洄溪云：痘证因时而变，不但历代不同，隔数十年，亦有小变。余谓痘证每因时邪引动而发，万密斋尝言之，王清任亦论之。故不但数十年有小变，即一二年间，亦有判然迥异者。盖痘有痘疫，瘡^②有瘡疫，儿科拘守古法，但可以治常痘，此建中《琐言》之所以有救偏良法也。后人不知此义，辄訾^③其浪用石膏、大黄为偏，谓止可以救惯用热药之偏，岂为知人论世之言哉！但痘挟疫邪，非用费氏之法不可。惜幼科罕读其书，不识病因，往往罔境沿村，天枉载道，倭诸天数，岂尽然欤！吾先慈幼时患痘，头面虽少，遍身密布，紫黑焦枯，略无润泽，诸医束手。老医包士安曰：此名螺虻痘。用大黄、石膏多剂，毫无起色，奄奄一息，已绝望矣。偶亲串中，遣一越人陈姬来探疾，见而喏云：尚可图也。亟以银针将遍身之痘，逐粒挑出如黑豆者一颗，随以珍珠八宝丹糝^④人，外用朱养心家碧玉膏一名铜绿膏封之，即能进粥，不劳余药而生。又定州杨素园大令云：阜平赵功甫，邃于

①撮(zuō)：叮；咬。②瘡：《中华大字典》：“音未详。疾也，见《广雅·释诂》。按《山海经·西山经》：‘羝羊其脂可以已瘡。’注：治体皴。音昔。然则瘡即腊病，音亦当与腊近。”江浙谓麻疹为瘡子。③訾(zǐ紫)：毁谤非议。④糝(sǎn个)：以米和羹。这里指用丹散在痘上。

医，凡一切丸散，人所不能辨其中为何药者，赵一嗅而知之，历试不爽。殆与离娄之明、易牙之舌，皆为天畀^①之独也。生平长于治痘，痘始萌，一望已知其结局，虽极危之证，治之无不收功。白云：一生疗痘，无药不用，而从未有用附子者。并识之，以质治痘名家。

论方剂^②附雷井法

开物成务之圣人，悯民疾苦，救其天札，而垂以药治病之教，诚辅相裁成之大道也。乃秦政汉武，穷奢极欲，妄求不死，于是方伎进，邪说兴焉。故今世所传《神农本草经》、《黄帝内经》等书，皆有方伎之言附会其中，如轻身不老、久祝延年等语是也。即班氏《艺文志》，亦承其陋，谓方伎之别有四：曰医经，曰经方，曰房中，曰神仙。夫医理、经方，皆圣王康济苍生之术，岂可与房中、神仙之邪说并列为方伎哉！后人惑之，沦于杂学，幸天纵长沙，集医经、医方之大成，置房中、神仙子不论，炎黄大道，赖以复明。於戏！此其所以为医圣也。或老年血气衰弱，精力不充，借药饵以佐谷肉果菜所未逮，亦人子竭力孝养之一端，固未可尽非焉，但弗惑于邪说，妄求

①畀(bì币)：给予，付与。 ②论方剂：原本缺，据内容补。

长生，而服金石等药，以速其死耳！古书惟《元和纪用经》，以不用桂、附石药者为上丹，犹为近理，故首录其方于左。

上丹 平补气血，健力加餐。

北五味八两夏月再加四两 百部酒宿浸，焙 菟丝子酒宿浸，焙 淡肉苁蓉酒宿浸各二两 四季土旺，苁蓉再加六两 杜仲炒 巴戟肉 远志肉各二两冬月远志再加六两 甘枸杞二两秋月再加六两 防风无叉枝者 白茯苓 蛇床子炒 柏子仁另研 干薯蓣各二两

右十三味，用甘泉，桑柴火，砂锅须里面有黝^①者，否则铜锅亦可，煎至味尽，去滓，将药汁慢火熬成膏，瓷器收盛，封置泥地或冷水中，拔去火气。凡熬滋补膏药，皆宜如此法。每晨淡盐汤调服数钱。春月用枣汤化服。

注医书有肥儿丸，无养老方，可见人情之厚于慈、薄于孝，故《韩氏医通》尝三叹焉。先府君年逾大耋^②，神明不衰，虽知医而素不服药，独谆谆以养老为言。夫良医不治老，老岂能治之转少哉？然药以扶老，使之康健而少病，未始非怡情养志之先务。虽以药扶老，实以孝治人耳！上丹本是丸方，恐老人脾气不健，运化殊难，改丸为膏，俾易融洽。酒宿浸者，酒浸一宿也。

集灵膏 人年五十，阴气先衰，老人阴亏者多。此方滋养真阴，柔和筋骨。

^①黝(yǒu)：淡黑色。^②耋(dié迭)：老。毛传：“耋，老也，八十曰耋”。

西洋参取结实壮大者，刮去皮，板上蒸九次，晒九次 **甘杞子**
怀牛膝酒蒸 **天冬** **麦冬** **怀生地** **怀熟地** **仙灵脾**
右八味，等分，熬成膏。白汤或温酒调服。

注此方始见于《广笔记》，无仙灵脾，云出内府。又载于《治法汇》，并无牛膝，方后注：血虚加当归四两，脾弱加白术四两或八两。且云：治一切气血两虚，身弱咳嗽者，罔不获效。凡少年但觉气弱倦怠，津液少，虚火上炎，急宜服之，免成劳损。后惟魏玉横先生，善用此方，《续名医类案》极言其功效。愚谓即人参固本加味也。峻补肝肾之阴，实无出此方之右者。原方用人参，近年参价甚昂，非大力者不能致，易以西洋参，可与贫富共之矣。方名集灵，则以有仙灵脾者为是。《理虚元鉴》治劳嗽，于原方去参、膝，加甘、桔、元参。

刊如治阴虚遗带，宜去牛膝，加黄柏。凡便滑者，亦宜去牛膝，重加生薏苡仁。

草灵丹 老人阳气偏虚，便溺不禁者，用此温补下元，可以耐冷。

茅山苍术泔水浸，刮去皮，饭锅上酒蒸透 **川椒红**各四两
怀熟地 **干薯蓣**各三两 **炙甘草** **茯苓**各二两 **茴香**
二两盐水炒 **川乌制**一两

右八味，将六味研细末，以熟地杵膏，薯蓣煮糊^①

①糊：“糊”的异体字。

共杵，丸梧子大。每三十丸，空心淡盐汤下，以干食物压之。

注脾肾两亏，内挟寒湿者，此方宜之。若阴虚火盛之人，不可服也。

十灰散 治吐血、咯血、嗽血，先用此药止之。

大蓟 小蓟 荷叶 扁柏叶 茅根 茜根 梔干
大黄 丹皮 棕榈皮

右十味，等分，烧灰存性，研极细末，以纸包，置泥地上一夕，出火气。每服五钱，藕汁或芦菔汁，或京墨汁半碗，调服。

注按原注云：吐血者，竟推葛氏。而先生首以此方止血，明明劫剂，毫无顾忌，细玩始知先生意之到、理之精也。人生于阳，根于阴，阴气亏则阳自胜，上气为之喘促，咳吐痰沫，发热面红，无不相因而致。故留得一分自家之血，即减得一分上升之火，易为收拾。何今日之医，动以引火归经为谈，不可概用止血之味，甚至有吐出亦美，壅反为害。遂令迁延时日，阴虚阳旺，煎熬不止，至于不救，果谁之咎？执引经而缓时日，冀复元神，吾恐有形之血，岂能使之速生？而无偶之阳，何法使之速降？此先生所以急于止血之大旨也。

刊诸药烧黑者，皆能止血，故以十灰名其方。然止涩之品，仅棕榈一味，余皆清血之热，行血之滞，破血之瘀者。合以为剂，虽主止血，而无兜涩留瘀之弊。雄每用

之，并无后患，何可视为劫剂乎？

太平丸 治久嗽、肺痿、肺癰。

天冬 麦冬 知母 川贝母 款冬花各二两 杏仁 当归 熟地 生地 黄连各一两五钱 蒲黄 京墨 桔梗 薄荷各一两

右十四味，研细末，和匀，以白蜜四两，于银石器中炼熟，再入黑驴皮胶一两五钱，俟烊后，下诸药末，搅匀，再入麝香少许，熬二三沸，即丸弹子大。食后细嚼一丸，薄荷汤缓缓化下。临卧噙此丸，仰卧，使药流入肺窍，则肺清嗽减。凡咳嗽服此，七日自痊。

注肺居膈上，汤药荡涤直下，已过病所，宜乎难效。此噙化法之所以妙也。后庄一生治气郁痰凝，胸膈痞塞，用人参、贝母、苦参、沉香、薄荷为末，蜜丸，噙口中，听其自化，徐徐沁入，可谓善得师者。

润肺膏 治久嗽、肺燥、肺痿。

羊肺一具 杏仁_{净研} 柿霜 真酥 真粉各一两 白蜜二两

右将羊肺洗净，次将五味入水搅粘，灌入肺中，白水煮熟，如常服食。

按原注云：血去则燥，燥则火旺肺大枯，欲从肾源滋水，而不先滋水之母，有是理乎？然肺为多气少血之脏，故一切血药，概不欲用。以羊肺为主，诸味之润者佐之，人所易能也；若以真粉之甘凉，不独清金，且以培

上，人所未知也。愚谓此治上损之主剂也。肺热叶焦之痿，饮不解渴之上消，并可仿此为法。夫可久先生为治损圣手，故叶氏治吐血诸证皆宗之，奈后人多从《医贯》入手，不分上损下损，惟知六味、八味等方而已，宜乎其无效也。今世所传葛氏方，仅一白凤膏脍炙人口，抑何陋哉！

燮理十全膏 平补阴阳，调和气血。

人参^{潞党参、西洋参酌宜代用} 黄芪各三两^炙 白术六两 熟地八两 归身 白芍 川芎各二两 甘草一两^炙

右八味，熬膏将成，入鹿角胶四两，龟板胶三两，收之，盛瓷器内，窖^①去火气。每开水调服数钱。

^注此一瓢先生方也。其方论云：古人治无形之劳倦，必培以甘温，人参为君，白术为臣，黄芪为佐，甘草为使；有形之劳倦，必助以辛温，归、芎是也，资以酸甘，芍、地是也。故以八味为章旨，而驱策以血肉之物。如鹿之动，能通督脉，挺走险阻而不疲，角戴阳而上升，禀乎刚健之用；龟之静，能通任脉，潜藏固蛰，抱阴负阳而善守，腹为阴而下降，禀乎柔顺之体。此二胶者，各禀一德，草木力微，赖之而神其用也。阴阳两虚者，服之无偏胜、无不及。或加陈皮、半夏以利枢机，允为王道之剂。

①窖(yìn印)：藏在地窖里。

凡培养元气之方，宜简而纯，简则脏腑易承，气血易行，纯则温厚和平，可以补偏救弊，俾自相灌注，循环无端，生生不已，以合其先天所赋流行之道。若稍有穿凿，非本然之理矣。盖人身之精神，不外乎阴阳，阴阳又不外乎刚健柔顺，相倚循环，并非分道扬镳者也。故无形之动，阳之性，即阳之理；有形之静，阴之性，即阴之理也。张之则为阳，弛之则为阴。阳则刚健中正，阴则柔顺利贞。丹书敬胜怠胜，夫人知之，无如气血精力，与时推移，久劳其阳，阳必降而入阴，久敝其阴，阴必无力承阳。必使刚健中正以行之阴，柔顺利贞以奉于阳，则阴阳二气，无形体，无疆界，不劳不敝，则自然清明在躬也。

露珠丹 治殫虑劳神，火升心悸，震惕不寐，遇事善忘。

透明辰砂一两以玉器盛露四十九夜，除阴雨不算，研极细 **西牛黄**一钱研细

右二味，研匀，炼白蜜，丸如豌豆大。每临文应事，或卧时，以一丸噙化。

正诚丹 治同上。

透明辰砂 研极细，每砂一两，用生甘草一两，煎汤，飞净，去头底，晒干，再研再飞，三次为度 **猿^①猪心中血** 丝绵绞去滓，凡砂一两，用心血三个，每次一个，拌砂晒干，再拌再晒，三个用讫，再研极细

①猿(fèn愤)：阉割过的猪。

右以糯米糊和捣万杵，为丸，每重七分，阴干得五分，瓷瓶密收。服法如前。

神效散 治膈消。

白浮石 生蛤粉 蝉蜕

右三味，研细末，每三钱，鲮^①鱼胆七枚，取汁调服。

注晋三先生云：心肺同居膈上，热邪移肺，劫其真津，而成熇熇之势，炽若燎原，故渴而求救于水，饮如长鲸之吸川，虽补水降火，犹恐不及，妙在即以水中咸寒之物，从其所欲以治之，故仲景用文蛤散，洁古化水丹用蛤粉，皆同此义。是方更有进焉者，浮石、蛤粉、鲮鱼胆三者，以咸胜苦，以苦胜辛。辛，肺之气味也。佐以蝉蜕，轻浮上升，引领三者，直达肺经，解热止渴。且浮石、蛤粉之咸，皆平善无过，非但止渴，兼能利水，可无聚水之变幻。盖往往有寒凉过用，火热既消，反不能消水，而成中满肿胀者。吾于此，敬服许学士，具通天手眼，转展回顾，有如此也。

太乙紫金丹

山慈姑 川文蛤各二两 红芽大戟 白檀香 安息香 苏合油各一两五钱 千金霜一两 雄黄^{飞净} 琥珀各五钱 冰片 当门子各三钱

①鲮：同“鯢”。《玉篇》：“鲮，鯢也。与鲮，鯢并同。”

右十一味，各研极细，再合研匀，浓糯米饮杵，丸如绿豆大，外以飞净辰砂为衣。

注此治湿温疫疠之邪，弥漫熏蒸，神明昏乱，及霍乱吐泻，痧胀腹痛，水土不服，岚障中恶等证，兼解诸毒。薛一瓢先生云：比苏合丸而无热，较至宝丹而不凉，兼太乙丹校太乙丹，一名万病解毒丹，即玉枢丹，俗呼紫金锭，非今世所行之太乙丹也。之解毒，备二方之开闭，洵为济生之仙品，立八百工之上药也。

刊今世所行太乙丹，药品庞杂，群集燥热，惟风餐露宿藜藿人，寒湿为病者，服之颇宜。若一概施之，误人非浅。

参香八珍膏

丹参去头尾，酒洗，蒸熟 四制香附各四两 熟地 炙黄芪 白芍酒炒 蒸熟白术 白归身酒炒 茯苓各三两
右八味，熬膏，每三钱，开水调服。

注一瓢先生云：此女科调理方之首选也。气味和平，功能相称，同行脏腑，灌注血脉，虚人可以久服。愚按气属阳，欲其刚健；血属阴，欲其柔顺。女子多郁，则气行不健，故去甘草之甘缓，加香附以承流芪、术之宣化；郁则生热，故血行不顺，爰去川芎之温窜，加丹参以协和三物而涵濡。且黄芪得归、芍，补血之功敏于人参，特舍彼而用此，不仅贫富可以共赏也。

金凤衔珠 治妇女虚寒诸病，致不受孕。

蛇床子四钱 母丁香 肉桂 杏仁 白芨 吴
萸 菟丝子 北细辛 薏苡仁 砂仁 牡蛎 川椒各
三钱 麝香少许

右十三味，各研细，再研匀，生蜜丸樱桃大。每一丸，纳玉门^①中。

此治玉门宽湿，虚寒带下，或行经腹痛，经迟色淡，并男子阳虚茎萎，遗浊精寒诸证。世之男妇患此而隐忍不言，遂至伉离^②，甚或酿事，盖不知可以药治也。录方之意，殆有深心。

吉祥丸 治妇人血寒气郁，不能有子。

天麻^煨 芎藭 桂心 丹皮 桃花瓣 柳紫 白
术 熟地 五味^{去核} 茯苓各一两 菟丝子 复盆子
楮实各一升 桃仁百粒

右十四味，为末，蜜丸豆大。每五丸，空心，苦酒下，日三。

注晋三先生云：吉祥者，《诗》言吉梦熊罴，男子之祥也。妇人血积胞门，或寒凝子宫，致任脉不荣，不能受孕，断绪绝产，古人用荡胞汤、秦桂丸等方。闺中弱质，奚堪猛烈之品？是方君以天麻者，以其有游子十二环于外，结子透虚入茎中，潜生土内，复芎藭下行血海，治血闭无子。东垣言：女子肝虚不足，宜天麻、芎藭

①玉门：即产门。 ②伉（pí皮）离：离别。旧时特指妇女被遗弃而离去。

以补之也。臣以桂心，通子宫破瘀，桃仁、丹皮补肝活血，桃花轻薄，柳絮颠狂，功皆下行走泄，其性可以辟除秽恶，其情足以感发春心；佐以白术、地黄，补脾肾之正气；再使以菟丝、复盆、五味，皆蔓延多子之品，茯苓入阳通气，楮实入阴通神，俾使内之时，精、气、神混合一炁，自然受孕。方之取义甚佳，用亦屡效。

按此二方，虽主虚寒无子，而一为外治之法，一则服药止五丸，何也？丹溪先生尝论之矣，谓阳精之施，阴血能摄，精成其子，血成其胞，胎孕乃成。凡妇人无子，率由血少不足以摄精也。血少固非一端，然必调补阴血，使无亏欠，乃可成胎，何可径用热剂煎熬脏腑？血气沸腾，经来必转紫黑，渐致衰少，始则饮食骤进，久则口苦而干，病且蠹^①起，刊凡服温补药者，无不皆然。焉能受孕？纵然生子，亦多不寿，以热药能耗伤天真之阴也。且妇人血少内热者多，刊离为火卦，故女子为阳物。虽胶艾汤，不可擅用，以艾性至热，入火灸则下行，入药服则上行，多服则致毒，不可不知。然则此二方之外治少服，良有深意，而中病即止，更为用药者，所当知矣。

刊陈氏云：男不能生子者有六病：精寒也，气衰也，痰多也，相火盛也，精少也，气郁也。女不能受孕有十病：胞门冷也，脾胃寒也，带脉急也，肝气郁也，痰气盛

①蠹：“蜂”的异体字。

也，相火旺也，肾水亏也，任、督病也，膀胱气化不行也，气血偏而不能摄精也。可见精寒与胞门冷，特其一端耳！故喻氏谓丈夫无子，不可徒服壮阳之药，然则女人不孕，岂可概投辛热之剂耶？惟确见虚寒之证者，始可用此等方。孙真人以五丸为一服，何其慎哉！后世之神佑丸，每服七粒，得其旨矣。雄谓男女纵无病，而两情未洽，亦不能孕。情之未洽，尤非笔所能罄。是二方者，不仅治病，兼寓洽情，此我曾王父所以有取而录之，盖欲人之家室和而似续延。故先王父叹为有深意存焉，旨哉言乎！

安胎饮子 怀妊两月服起，至六个月止，可免坠胎。

红莲子_{杵碎} 台州青苳_{洗去散} 白糯米各三钱

右三味，水一盅，煎减半，每日侵晨服。

注晋三先生云：半产由于房劳损伤足三阴，肾伤则精气不固，肝伤则血热妄行，脾伤则胎元自坠。红莲子清君相之火，而能固涩真气；青苳利小水而通子户，清淫欲之瘀热；糯米补益脾阴，能实阳明空窍，使肝气不妄动，而胎气自安。以五谷果实为方，诚王道之剂也。

荡胞丸 凡屡屡堕胎者，堕后即以此丸服七日。

丹皮 桂枝 赤芍 茯苓 桃仁_{去皮尖}

右五味，等分，生研末，醋糊^①糊丸梧子大。每朝，

①糊：“曲”的异体字。

用紫花益母草三钱，煎汤送下二十丸。七朝后，接用后方。

玉环丸 前丸服至七朝，接服此丸，至十四朝而至。

生地_{切碎，同姜炒，去姜}，丹参_{去头尾，酒洗，炒}各四两 全当归三两 四制大香附 赤芍_{酒炒}各二两 川芎_{童便炒} 陈艾绒_{鸡子二枚，同煮水干，炒黑}各一两

右七味，研末，以黑驴皮胶三两，酒化烱，和捣，丸梧子大。每服二十丸。

注半产之因不一，补虚清火，夫人知之，惟胞宫留瘀致堕者，世罕论及。录此二方，以补未备。方名荡胞，义自显然。但药非峻烈，虽与荡胞汤同名，而纯驳^①缓急，大不侔矣。

神造汤 治双胎经养不周而偏夭，不去其死，害母失胎，此方主之。

蟹瓜一升 生甘草二尺 阿胶三两_{汤成去滓下}

右三味，于东向炉上，炊以苇薪，煮以东流水一斗，取二升，顿服或分二服。若人昏不能服者，灌之即活。

注晋三先生云：神造者，制方之妙，一若神仙所作者也。蟹瓜尖专下死胎，甘草奠安中气，不使尸气上乘，阿胶滑利前阴。分两用一二三者，取数之顺。衡以升尺称者，取器之动。炉向东者，取生气。炊以苇薪者，取轻

①驳（bó搏）：“驳”的异体字。马的毛色不纯。

脱。若双胎一死一生者，蟹爪又安生胎，阿胶专于育神，甘草培植生气，服之令死者出，生者安，真神品也。

补脬饮 治产后脬损，小便淋漓。

生黄丝绢一尺剪碎 白丹皮根木 白芨各一钱

右三味，水一碗，煮至绢**辣**^①音烂如汤，空心服。咽时不得作声。

注晋三先生云：脬，妇之膀胱也。产时为稳婆所伤，小水淋漓无度。观其补法，有不可思议之妙。生丝造者曰绢，色黄者入血；丹皮连木者入里，色白者走气。二者皆能泻膀胱之火，引清气以达外窍。白芨性粘，功专收涩，能补五内之破损。咽之无声乃有效者，盖声出于五脏，有声则五脏之气动而来迎，无声则五脏之气静而宁谧。所饵之药，不由五脏分布入肺，竟从胃口阑门泌别清浊之处，由脂膜之络渗于膀胱之外膜，使白芨得以护外而为固也。

刊二方用药，可谓精义入神，而前方煎法，此方服法，尤足开人之慧悟也。

青附金丹 治妇女症瘕等病。

青皮切 四两 用消石五钱，化水浸 香附槌碎 四两 童便浸

郁金敲碎 二两 用生矾五钱，化水浸 丹参切 二两 姜汁浸

右四味，研细末，醋粘，丸麻子大，晒干，洒上阿胶

①辣(òn)：败。这里引申为烂糊。

水，摇令光泽，再用：

人参 当归 川芎各一两 白术 茯苓 制半夏
各二两 陈皮 炙草各五钱

右八味，研细末，以米饮泛在光泽小丸上，作外廓，晒干。每三钱，开水下。

注此薛氏法，方制甚奇，缘虚弱人而患症痞痃癖有形之病，不可径施攻下，故用此为缓消之计。其妙在以六君、归、芎为外廓，使药入胃时，不知有攻消之味，而胃气不伤，迨其渐化，则对证之药已至病所，俾病去而正不伤。诚女科之要方也！

刊妇人经产，皆以血为用，故其体多虚，而受制于人，故其气多郁。气郁则痰易凝而血易滞，此症瘕等病所由成也。粗工率用峻剂，但可以治实证；庸流偏于养正，每致延为痼疾。观此方以六君、归、芎，先为保护中气，已寓化痰养血之治，可谓所至秋毫无犯，而暗伏奇兵，拔其负固，安良除暴，允为王者之师。喻氏论治下焦寒疝，义本于此，岂非善得师哉！雄谓以此类推，凡治下焦病者，宜仿此法，庶无谚所云兵马过、篱笆破之弊也。

五香丸 治同上。

五灵脂一斤 香附去净毛一斤水浸一日 黑牵牛 白牵牛各取头尾二两

右四味，于未研之先，一半微火炒熟，一半生用，共研细末，和匀，醋粘，丸芦菔子大。每七八分或一钱。临

卧姜汤下，次早再一服即愈。孕妇忌服，小儿减半，虚人慎用。

注五灵脂破瘀安新，香附调气舒郁，牵牛开结行痰，逐饮通水，合为消症散瘀之方，不为不峻。然每服钱许，用治实证，尚为善药。即痰积食积，气滞成瘕，蛊膈肿胀，实痢初起，审属痞聚在腹，有形攻痛之证，皆可治之。虚人或以六君子加归、芍，作煎剂送服亦可。

导症囊 治血因寒阻，凝结成症。

川椒 皂角各一两 细辛一两五钱

右三味，为末，以三角囊大如指者，长二寸，盛药，纳入阴户内。欲便则出之，便已再纳。症化恶血而下，以温汤洗之。三日勿近男子。

注外治法药虽峻，似不比内服者之虑其耗伤元气也，然皆辛热，必确因寒阻血凝为病者，始为对证。观症化恶血而下句，义自显然矣。

保婴汤 治小儿诸病。

陈米_{清胃} 黄土_{养脾} 嫩竹叶_{清热} 芦菔子_{化积} 薄荷叶_{去风} 灯草心_{降火} 麦蘖_{运食}

右七味，随证所主者多用，其余次之。每服不过三钱，袋盛煮汤，任意渴饮。如便燥者，调入白蜜少许。

注小儿之病，多起于乳食不节。此汤调养脾胃。已扼幼科之要，故可随证损益，以应诸病。若夏月泄泻，尤为妙方。即痘疹后调理，亦宜准此，不可以平淡忽之，

而从事补，致酿别恙也。

刊小儿以脾胃为后天根本，乳食不节，脾胃有伤，渐难运化，吐泻乃作。久则脾土虚弱，肝木乘之，粪色渐青，面部萎白带青，手足微搐无力，神气恹恹不振，而慢脾成矣。江笔花《医镜》云：时俗所谓慢惊风，即木侮土是也。初起宜异功散，甚者加木香、肉桂。若肢冷、唇白、息微，元气欲脱也，急用附子理中汤，尚可挽回。然变之速者，用药稍缓，即不济事，未可概视为慢也。雄按庄氏《福幼编》，专论此证，若果系此证，应用此药，乃谓执一方而可通治泄泻，其祸可胜言哉！

天一丸 治小儿百病。

灯草心十斤以米粉浆染，晒干，研末，入水澄之，浮者为灯心，取出，又晒干，入药用，二两五钱。而沉者，为米粉，不用矣。**赤白茯苓**去皮，兼用伏神去木**五两** **滑石**水飞过**五两** **猪苓**去皮**二两** **泽泻**去芦**三两**

右五味，各为细末，以潞党参熬膏，和丸龙眼大，辰砂为衣，飞金为裹。每一丸，随证用引调服。

注韩天爵云：小儿生理向上，本天一生水之妙，故治病以小水通利为捷径也。愚谓小水通利，则病有去路，故曰捷径。谚云：洩多无病，矢多无命。即此义也。

清惊散 治小儿痉厥癎痰。

陈胆星九分 飞辰砂一分

右二味，研细，以竹沥半小杯、生姜汁一小匙和匀，

再用麦冬一钱，橘红八分，薄荷尖一分，煎汤调服。

俗传急惊风，方中行、喻嘉言两先生，辟之甚详。此方以降痰清热息风为治，得其旨矣！

刊《医镜》云：俗云急惊风，痰火闭也。小儿或感风寒，或积乳食，皆能生痰，痰积则化火，或受暑热亦生火，失于清解，则火升而痰亦升，痰火上壅，闭其肺窍，则诸窍皆闭。其证目直气喘，昏闷不醒，且火甚则肝燥筋急，为搐搦掣颤，反张窜视，而八候生焉。总由痰火闭结，肝风内动而成，非吓惊也。当其拘挛弓仰之时，不可用力紧抱，但以手扶，听其自抽自止，庶不伤经络，而成废人。初起宜通关散开其嚏，得嚏则醒；次以竹沥，或梨汁、芦菔汁，和入石菖蒲汁灌之，火降痰平，则病自己。愈后宜清热养阴，勿投温补。按，痰，古作淡，显系二火搏水以成痰也。万密斋尝云：人之有痰，犹木之有津。时令大热，草木流津，痰自热生，此明验也。痰犹水也，附气自行，过颍在山，岂水之性哉！乃搏激使之也。故谓胃火盛则饮食生痰，痰愈盛则肥浓愈嗜者是也。肝火炽则津液凝痰，痰愈盛则筋络愈燥者是也。痰因火动，理自不诬。

顺流丹 治痘证险逆。

当归 川芎 升麻 甘草各六两

右四味，剉粗末，于腊月八日，取东流清水井水、天泉、逆流、南北流、止水皆不用，七大碗，煎至三大碗，去渣，将药

汁盛新砂锅内，再选：

明净完体辰砂四两

右砂盛细绢袋内，以线扎口，悬系药汁中，约离锅底一指，以桑柴慢火，煮至汁尽，取起，研细末，瓷瓶收藏。另用：

好糯米半升，淘净，控干水气。

再以盐卤和净黄土，干湿得所，包米为团，放炭火内，煨令通红，速即取出，冷定，劈开，拣米粒色黄有性者，亦研细末，别盛瓷瓶收藏。凡小儿一岁足者，用辰砂末、米末各一分，分数依岁递加，不可舛错。白蜜一茶匙，米汤半杯，醇酒三匙，共二末调匀，以茶匙徐徐喂服。未出痘者免出，已见点者必稀，陷没者，片时即起。合药一料施送，可救数百人。惟合时，须焚香，净室吉人，勿令鸡犬、阴宦、孝服、残疾、秽病人见，慎之！珍之！

注古愚《消夏录》载此方，云：真定梁氏，世施此药，厥功甚者，而用药平淡，制法甚奇，名之曰顺流丹。盖以水向东流为顺，用治逆痘，证即转顺。夫傅致胶煎，以伏流之阿水，则名阿胶，亦为其功在水耳！故煎药之水，不可不因证而择其宜也。第东流水既取其顺趋，亦取其流行，煎药者宜取而即用，不可久停，以失流行之性。观其不用井水、止水，意可见矣。

校右论方剂。六月初一日，取好水藏之，久而弥佳，名六一水，又名神仙水，宜于夏秋烹茗。何氏《医碥》煎

药用水歌云：急流性速堪通便，宜吐迴瀾水即逆流水最宜。百沸气腾能取汗，甘瀾劳水流水杓扬万遍，名甘瀾水，亦名劳水。意同之。黄齏^①水吐痰和食，霍乱阴阳水刊宜以天泉煎沸，与新汲水各半合用。可医。新汲无根皆取井，除烦去热补阴施。地浆解毒兼清暑，刊性兼和中扶土。腊雪寒冰疗疫奇。更有轻灵气化水，如蒸露法蒸水，以管接取，蒸汗用之。一名气汗水，一名水露。奇功千古少人知，堪调升降充津液，滋水清金更益脾。肺热而肾涸，清金则津液下济，此气化为水，天气下为雨也。肾涸而肺热，滋阴则津液上腾，此水化为气，地气上为云也。蒸水使水化为气，气复化水，有循环相生之妙，其理甚微，其用甚妙。愚谓升降之机，脾为之主，凡中枢不运，而升降失司之证，皆宜用气化水煎药。

刊雨雪之水，名曰天泉，即半天河水，一名上池水。其质最轻，其味最淡，宜煎清肃上焦药，淪茗^②远胜山泉。惟吾杭饮之，故人文秀美，甲于天下。杭城皆瓦屋，以竹木，或砖，或铜锡为承霤^③，周曰承霤，汉曰铜池，宋曰承落，皆檐沟水笕之称也。杭人呼为阁溷，以竹为良，引其水而注之缸。然必日使人梯而上视，如有鸟恶、猫秽之瓦，即以洁瓦易之，再以净帚频为扫除，毋使木叶、尘砂之积，则水始洁。若近厨突之屋，必有煤炴之物，勿取其水也。狂风骤雨之水，必夹尘砂，亦勿取焉。久晴乍雨之水，亦勿遽取，恐瓦有积垢，濯之未净也。既注之缸，必待其澄，

①齏（jī 跖）同“齑”，切碎的腌菜或酱菜。②淪（yuè 跃）茗：泡茶。淪，以汤煮物。茗，茶的通称。③承霤（liù 溜）：屋檐下的天沟。

而后挹^①其清者，藏诸别缸，藏久弥良。凡藏水之缸，宜身长而口小者，上以缶^②盆箒之，而置于有风无日之所。日晒久则水易耗，而色不白也。置缸之地，须甃^③以石，俾免湿气上蒸也。严寒之际，缸虑冻裂，每缸内入以粗松柴三四尺即不泐^④。先慈嗜茗，而取水甚严，蓄水甚精，谨详识之，虽他处亦可仿行，以免水土恶劣之病，不但备烹茶煮药之用已。

又凡溪涧之水恶劣者，其山必险峻，^⑤或为砒砒毒药之所产，或为虫蛇猛兽之所居，而人之饮食，首重于水，乍入其乡者饮之，疾病生焉，生于其地者习之，狼戾钟^⑥焉，欲筹斡旋补救之策，以期革犷悍之俗，而康济斯民者，惟有深凿井泉，是为亟务。爰附泰西掘井法于左，庶无井之处，悉可广凿焉。

高地作井，未审泉源所在，其求之法有四：

第一，气试。当夜水气恒上腾，日出即止。今欲知此地水脉安在，宜掘一地窖，于天明辨色时，人入窖，以目切地，望地面有气如烟，腾腾上出者，水气也，气所出处，水脉在其下。

第二，盘试。望气之法，旷野则可，城邑之中，室居

①挹(yì邑)：舀；吸取。②缶(fǒu否)：盛酒浆的瓦器，小口大腹，也有铜制的。③甃(zhòu绉)：以砖修井。这里指用砖垫底。④泐(lè勒去)：石依其纹理而裂开。⑤险峻(xǐ希)：艰险崎岖。⑥钟(zhōng忠)：汇集。

之侧，气不可见。宜掘地深三尺，广长任意，用铜锡盘一具，清油微微遍擦之，窖底用木高一二寸擗^①盘，偃置之，盘上干草盖之，草上土盖之。越一日开视，盘底有水欲滴者，其下则泉也。

第三，缶试。近陶家之处，取瓶缶坯子一具，如前铜盘法用之。水气沁入瓶缶者，其下泉也。无陶之处，以土甃^②代之，或用羊绒代之。羊绒者不受湿，得水气必足见也。

第四，火试。掘地如前，篝火其底，烟气上升，蜿蜒曲折者，是水气所滞，其下则泉也。烟气直上者否。

凿井之法有五：

第一，择地。山麓为上，蒙泉所出，阴阳适宜，园林室屋所在。向阳之地次之，旷野又次之，山腰者，居阳则太热，居阴则太寒，为下。此论泉水之高下等第耳！然山腰亦有甘泉，未可泥也。凿井者察泉水之有无，斟酌避就之。

第二，量浅深。井与江河地脉通贯，其水浅深尺度必等。今问凿井应深几何？宜度天时旱涝，河水所至，酌量加深几何，而为之度。去江河远者不论。不论者，不论浅深，而以及泉为度也。泉愈深，则水愈美。虽水土恶劣之乡，而深泉必清冽^③无毒也。

第三，避震气，地中之脉，条理相通，有气伏行焉，强而密理，中人者，九窍具塞，迷闷而死。凡山乡高亢之地多有之，泽国鲜焉。此地震之所由也，故曰震气。凡凿

①擗(zhī支):支;拄。②甃(pì辟):砖。③冽(liè列):清激貌。

井遇此，觉有气飒飒侵人，急起避之，俟泄尽，更下凿之。欲候知气尽者，缒^①灯火下视之，火不灭，是气尽也。

第四，察泉脉。凡掘井及泉，视水所从来，而辨其土色。若赤埴^②，粘土也，中为甃为瓦者是。若散沙土，水味稍淡。若黑坟土，其水良。黑坟者，其土色黑稍粘也。若沙中带细石子者，其水最良。此论水味之高下等第耳！赤土山泉，亦有味甚良者。

第五，澄水。凡作井底，用木为下，瓠次之，石次之，铅为上。既作底，更加细石子，厚一二尺，能令水清而味美。

试水美恶，辨水高下，其法有五。凡江河、井泉、雨雪之水，试法相同。

第一，煮试。取清水，置净器煮熟，倾入白瓷器中，候澄清，下有沙土者，此水质浊也。水之良者无滓。又水之良者，以煮物则易熟。

第二，日试。清水置白瓷器中，向日下，令日光正射水，视日光中，若有尘埃细缛^③如游气者，此水质不净也。水之良者，其澄澈底。

第三，味试。水，元行^④也，元行^④无味，无味者真水。凡味皆从外合之，故试木以淡为主，味佳者次之，味

①缒(zhuì坠)：系在绳子上放下去。 ②埴(zhí直)：粘土。 ③缛(yīn因)缛(yùn)：气或光色混和鼓荡貌。亦作“氤氲”。 ④行：王孟英《随息居饮食谱》作“气”。

恶为下。天泉最淡，杭人呼曰淡水，其体最轻，故煮粥不稠，烹茶独胜。

第四，称试。有各种水，欲辨优劣，以一器更酌而衡之，轻者为上。

第五，纸帛试。用纸或绢帛之类，色莹白者，以水蘸而干之，无痕迹者为上。下文白水为泉，故水以色白为上。

又按人可以一日无谷，不可以一日无水。水之于人，顾不重欤？苟知掘井试水之法，则在可饮甘泉，且藉以备旱灾，救大患。但井栏之口宜小，庶免堕溺之虞，尤为切要。设无水之地，而不能凿井者，更有水库一法，泰西书云：若天府金城，居高乘险，江河溪涧，境绝路殊，凿井百寻，盈车载纆，时逢亢旱，涓滴如珠，或绝徼孤悬，恒须远汲，长围久困，人马乏竭，如此之类，世多有之。临渴为谋，岂有及哉！计惟恒储雨雪之水，可以御穷。而人情狃近，未或先虑，及其已至，坐槁而已。亦有依山掘地，造作塘池，以为早备。而弥月不雨，已成龟坼，徒伤挹注之易穷，不悟渗漏之实多也。西方诸国，因山为城者，其人积水有如积谷，谷防红腐，水防漏洩^①。其为计虑，亦略同之。以故作为水库，率令家有三年之蓄，虽遭大旱，遇强敌，莫我难焉！且上方之水，比于地中陈久之水，方于新汲，其蠲烦去疾，益人利物，往往胜之。彼山城之人，遇江河泉井之水，犹鄙不屑尝矣。天泉宿

^①洩(xiè)：分散；疏通。

水，泉胜山泉，此推杭人知之。名曰水库者，固之其下，使无受溲也。幕之其上，使无受损也。原注幕防耗损，亦防不洁，古人非亦有幕也。四行之性，土为至干，土性干，故胜湿，甚于火矣。水居地中，风过损焉，日过损焉，夏之日大旱，金石流，土山焦，而水独存乎？妄人谓湿热相合为暑，真是梦吃。故固之，故幕之。水库之事有九。一曰具，具者，庀^①其物也。细砂、石灰、黄土、乌樟、桐油等物。二曰剂，剂，所以为之和也。三曰凿，凿，所以为之容也。在家在野，皆可择地而为之，不论方圆，宜下侈上弇^②为妙，中底以三分之一为坎，渟^③其垢时，以吸筒吸去之。四曰筑，筑，所以为之地也。底墙皆须筑实，毋使渗漏。五曰涂，涂，所以为之固也。筑坚，候至八分干，再以乌樟，或细灰涂之。六曰盖，盖，所以为之幕也。七曰注，注，所以为之积也。以承雷引注也。八曰挹，挹，所以受其用也。九曰修，修，所以为之弥缝其缺也。凡造矿、造窖、造盐池，皆须筑实，毋使渗漏，其事同也，而各处造法，微有不同，若造水库之法，亦可各随其便者，故附载其略于此，智者自能因地制宜。

①庀(pǐ痞)：备具。 ②下侈(chǐ齿)上弇(yǎn演)：下部大上部小，侈，张大。弇，口小而腹大。侈弇，原指钟口大小。侈是钟口大，中央小；弇是钟口小，中央大。③渟(tíng廷)：水积聚而不流通。这里指垢油积聚。

卷 下

论 药 性^① 附解诸毒

药字从草，故神农辨药之书，曰《本草经》，则本草宜以草部居先。草类甚多，孔子曰：兰为王者之香。则兰之于草，亦犹麒麟之于走兽，凤凰之于飞鸟，后之修本草者，苟折衷于圣人，自当以兰为冠矣。兰以素心者为贵，舒思虑之郁结，蠲蕴伏之浊邪，稀痘催生，清神养液；禀天地至清之气而生，故昔人有吹气如兰之喻。晓岚先生《笔记》云：苗峒地界值兰开时，有食兰蕊之虫，形似蜈蚣而色青，取置杯中，洒以盐末少许，覆之以盖，须臾化为水，湛然净绿，澈如琉璃，兰气扑鼻，用以代醴^②，香沁齿颊，半日后尚留余味。然兰谢时即死，殊不易得，彼地亦甚珍也，惜不知其何名。愚谓此虫可与脉望^③鞠通^④相鼎立，洵称仙品，宜其不易得也。夫虫而食兰，犹得仙致，施之于人，效自可知。乃有以省头草当之

^①论药性：原本缺，据内容补。^②醴（×T希）：醴。^③脉望：传说中蠹鱼所化之物，遇之可以成仙。^④鞠通：传说中的一种神奇的虫，能应曲而和，治疗耳聋，喜食古桐古墨。见《贾子说林》。

者，抑何陋耶？

刊潮州蔗田接壤，食蔗之虫，形如蚕蛹而小，味极甘美，性凉，解热毒，助痘浆，可与兰虫并传。

古之权量既小，而药剂甚轻，每服数钱者居多。今世反是，故药价渐贵，所以患病愈难矣，不但良医罕出也。如人参一味，竟为富贵人常饌。夫人参亦草根耳，天之生此，原以疗人之病，非以养人之生，因无病之人竞相购服，而视为养生之物，无怪乎其价之日昂也。其价既昂，伪物日多，而病之果当用此者，遂不能用矣！岂非以有用之才，销磨于无用之地，而需才之时，反无才用乎？其实古之人参，微凉微苦，与近时西洋参性味略同，深明医理者，似可通融代用，不必刻舟求剑，而默赞参价之昂，擅破贫人之产也。如证属大虚，西洋参嫌其力薄，不妨以黄芪、甘草、枸杞、龙眼肉之类，随宜匡佐，亦在善用者驱策得其道尔！此外更有习俗相沿，而不知其误者，略论如左。

枸杞子，味纯甘，色大赤，其质润，其性平。《圣济》以一味治短气。余谓其专补心血，非他药所能及也。与元参、甘草同用，名坎离丹，可以交通心肾。

肉苁蓉，温润潜阳。阴虚阳浮者，滋清药中皆可佐用。

石菖蒲，舒心气，畅心神，怡心情，益心志，妙药也。而世俗有散心之说，不知创自何人？审是，则周文王嗜

此，何以多男而寿考耶？故清解药用之，赖以祛痰秽之浊而卫宫城，滋养药用之，借以宣心思之结而通神明。

《本经》淫羊藿，气寒，味辛，无毒，主阴痿绝伤，茎中痛，利小便，益气力，强志。后人因《别录》羊食而淫之说，遂改为性热助阳，误矣！夫羊性善淫，乃其天赋，不必食此藿也。即谓食之益淫，故以命名，然人非羊也，食之何必淫？吾乡畜羊者，秋冬以桑叶饲之，故羊之益人，惟杭嘉湖者为最。然桑叶者，蚕食之而成丝之物也。若谓人食淫羊之藿而亦淫，则羊食成丝之桑而亦丝矣。盖体脏既殊，不能以一例论也。如矾石之为物也，蚕食之肥，鼠食之死，可见药有定性，而体脏不同，则性亦随之而变矣！余谓羊为火畜，藿禀水气，羊果食藿而益淫，亦《内经》阴平阳秘之旨耳！惟叶氏云淫羊藿气寒，禀天冬令之水气，入足少阴肾经，味辛，无毒；得地润泽之金味，入手太阴肺经，气味降多于升，阴也。阴者，宗筋也。水不制火，火热则筋失其刚性也而痿矣。淫羊藿入肾而气寒，寒足以制火，而痿自愈也。绝伤者，阴绝而精伤也，气寒益水，味辛能润，润则阴精充也。茎，玉茎也；痛者，火郁于中也。热者，清之以寒，郁者，散之以辛，所以主茎中痛也。小便气化乃出，辛寒之品，清肃肺气，故利小便。肺主气，肾统气，寒益肾，辛润肺，故益气力也。气力既益，内养刚大，所以强志，盖肾藏志也。此解真得其要者，故录之，以释诸家之惑。且肾主骨，阴虚骨

痿者，亦为要药。经云：肾苦燥，急食辛以润之。正指此也。

刊邹氏《本经续疏》，亦详辨淫羊藿性不助阳，与《解要》合。体脏之殊，不但人物迥别，即人与人，亦有大不同者。《居易录》云：江南萧某，食香蕈则死。又有王生者，饮茶则死，必二三日始苏，医无能识其故者。雌尝见黠人汪振声，食鳖则醉。仁和赵子循茂才，饮蔗浆辄衄。定州杨素园大令，啖海参必发热，须以大黄泻之而安。皆不可以恒理测也。食物且然，而况于药乎？用药者，可不知药有定性，气随人异之说，而先辨别其脏性乎！

沙参清肺，盖肺属金而畏火，清火保金，故曰补肺。肺主一身之气，肺气清则治节有权，诸脏皆资其灌溉，故曰补五脏之阴。肺气肃则下行自顺，气化咸藉以承宣，故清肺药皆通小水。喻氏谓有肺者有溺，无肺者无溺，可云勘破机关。

注六腑气化，必禀司脏真。昔人治肺气不化，膀胱为热邪所滞，而小溲不通，少腹与睾丸胀痛者，一味沙参，大剂煎服，覆杯而愈。是肺气化而小溲通也。后人不曰沙参可通溲闭，乃谓沙参可治疝气，误矣！黄履素见一味芦菔子通小便，诧以为奇。盖不知芦菔子亦下气最速之物，服之即通者，病由气闭也。故勘病必察其所以致病之由，则用药自臻神化，而无执死药以疗活病之弊矣！

桔梗，开肺气之结，宣心气之郁，上焦药也。肺气开则府气通，故亦治腹痛下利，昔人谓其升中有降者是矣。然毕竟升药，病属上焦实证，而下焦无病者，固可用也。若下焦阴虚而浮火易动者，即当慎之，其病虽见于上焦，而来源于下焦者，尤为禁剂。昔人舟楫之说，最易误人。夫气味轻清之药，皆治上焦，载以舟楫，已觉多事；质重味厚之药，皆治下焦，载以上行，更觉无谓。故不但下焦病不可用，即上焦病，亦惟邪痹于肺，气郁于心，结在阳分者，始可用之。如咽喉痰嗽等证，惟风寒外闭者宜之。不但阴虚内伤为禁药，即火毒上升之宜清降者，亦不可用也。

柴胡，为正伤寒要药，不可以概治温热诸感；为少阳症主药，不可以概治他经诸症；为妇科妙药，不可概治阴虚阳越之体；用者审之！

刊赵菊斋先生云：乾隆间，先慈随侍外祖于番禺署时，患证甚剧，得遇夷医治愈。因嘱曰：此肝阴不足之体，一生不可服柴胡也。后先慈年逾五旬，两目失明，肝阴不足信然。继患外感，医投柴胡数分，下咽后，即两胁胀痛，巅顶之热，如一轮烈日当空，亟以润药频溉，得大解而始安。善乎《本经疏证》之言，曰：柴胡为用，必阴气不舒^①，致阳气不达者，乃为恰对。若阴已虚者，阳方无

^①舒(shū舒)：解除。

依而欲越，更用升阳，是速其毙矣！故凡元气下脱，虚火上炎，及阴虚发热，不因血凝气阻为寒热者，近此正如砒鸩也。

白芨最粘，大能补肺，可为上损善后之药。如火热未清者，不可早用，以其性涩，恐留邪也。惟味太苦，宜用甘味为佐，甘则能恋膈，又宜噙化，使其徐徐润入喉下，则功效更敏。其法以白芨生研细末，白蜜丸龙眼大，临卧噙口中，或同生甘草为细末，甘梨汁为丸亦可。若痰多咳嗽久不愈者，加白前同研末，蜜丸噙化，真仙方也。

刊《癸巳类稿》谓吸亚片成疔者，专伤于肺，用白芨末和梨汁为膏，服可愈。近人载入《洗冤录》。实不尽然，以肺主出气，肾主纳气而论，亚片烟之呼吸，似不关于肺者，果系肺受灼烁而津液先损于上，此方却宜。然吸烟久而成病者，皆先损于下，而为下虚上实之证。以火搏其液而烟性升提，痰涎易壅于上也。抑王勋臣所谓呼吸由气管而入气府，并不由于肺乎？按《说文》：疔，癧也。《广韵》：杖痕肿也。今人呼病久破膈^①为疔疮是也。不可附会于烟引。烟之称曰引者，言其既吸之后，欲罢不能，必引之致死而后已，故谓之烟引。俗作瘾者，以其音同也，然已失引之本义矣。岂可妄意穿凿，谓吸亚

①膈(jùn)：肌肉突起处。

片者，必生疮于肺哉！

丹参，降而行血，血热而滞者宜之，故为调经产后要药。设经早，或无血经停，及血少不能养胎而胎不安，与产后血已畅行者，皆不可惑于功兼四物之说，并以其有参之名而滥用之。即使功同四物，则四物汤原治血分受病之药，并非补血之方，石顽先生已辨之矣。至补心之说，亦非如枸杞、龙眼，真能补心之虚者，以心藏神而主血，心火太动则神不安，丹参清血中之火，故能安神定志，神志安则心得其益矣。凡温热之邪，传入营分者则用之，亦此义也。若邪在气分而误用，则反引邪入营，不可不慎！

注行血宜全用，入心宜去稍用。

知母苦寒，清肺胃气分之热，热去则津液不耗，而阴自潜滋暗长矣。然仲圣云：胃气生热，其阳则绝。盖胃热太盛，则阴不足以和阳，津液渐干，而成枯燥不能杀谷之病。其阳则绝者，即津液涸竭也。清其热，俾阳不绝，则救津液之药，虽谓之补阳也可。乃后人以为寒凉之品，非胃家所喜，谆谆戒勿轻用，辄从事于香燥温补之药者何哉？此议药不议病之世界，所以致慨于喻氏也。

白薇凉降，清血热，为女科要药。温热证邪入血分者，亦宜用之，何今世不用于女科，而视为升散药，不问邪之在气在血，往往乱投，误人不浅。不学无术，此其最也。

芍药之味，《本经》苦，《别录》加以酸字。酸苦涌泄为阴，是开泄之品耳。观仲圣云：太阴病，脉弱，其人续自便利，设当行大黄、芍药者，宜减之，以胃气弱易动故也。故滞下为病，乃欲下而自窒滞不通者，以此为主药也。今人误为酸敛，用以治虚泻，殊欠考也。惟土受木乘而泻者，用之颇宜。

刊邹氏《疏证》云：芍药开阴结，大黄开阳结。故肠中燥结，则用承气；腹中满痛，多用芍药。若心下满痛，病在上焦之阳结，则当用陷胸，而芍药在所忌矣。

丹皮虽非热药，而气香味辛，为血中气药，专于行血破瘀，故能堕胎消癥。所谓能止血者，瘀去则新血自安，非丹皮真能止血也。血虚而感风寒者，可用以发汗。若无瘀而血热妄行及血虚而无外感者，皆不可用。惟入于养阴剂中，则阴药借以宣行而不滞，并可收其凉血之功，故阴虚人热入血分，而患赤痢者，最为妙品。然气香而浊，极易作呕，胃弱者服之即吐，诸家本草皆未言及，用者审之。

麦冬，《本经》所主，皆是胃病，《崇原》发明最详。其功在心，不可去之。善用麦冬者，其惟香岩先生乎！

刊缪氏《经疏》知麦冬为胃经正药，《寓意草》始言脾胃异治，叶氏大畅厥旨，谓胃为阳土，宜用甘凉，俾后人得所遵循，故洵溪、润安，皆深折服也。

益母草专走血分，妇人以血为用，故有益母之名，

非谓不治男子之病也。凡湿热之邪入于血分，或血热、血瘀为病，皆可治之。今人但入女科，固^①矣。

夏枯草，微辛而甘，故散结之中，兼有和阴养阴之功。失血后不寐者，服之即寐，其性可见矣。陈久者，其味尤甘，入药为胜。

《本经》草蒿，即今之青蒿，以茎紫者良，专解湿热而气芳香，故为湿温、疫疠妙药。又清肝胆血分之伏热，故为女子淋带，小儿痢疾、疳蠹^②神剂。本草未言，特为发之。惟味甚苦，胃气虚弱者，须回护也。

旋覆花，今人但用以降逆，而《本经》云补中下气，何也？盖升降之权，在于中气，气之不应升而升者谓之逆，反逆为顺谓之下。其能反逆为顺者，则赖中枢之旋转，能使中枢旋转，詎非补中之力乎？观其色可知矣。余谓旋者，转旋中气之能复也。气下为顺之象，命名之义以此。

刊近阅邹氏《疏证》引《群芳谱》言，旋覆花头露，滴入土中，即生新根，可见其生机之旋相升降矣。表之曰补中下气，乃圣人体物入微处。薛一瓢案中亦云，旋覆有斡旋中气之能，与吾曾王父之论合。世人谓其泻气，不敢施于虚体，岂不悖哉！

何首乌，内调气血，外散疮痍，功近当归，亦是

①固：鄙陋；执一不通。②蠹(nì)：小虫。

血中气药。第当归香窜，主血分风寒之病，首乌不香，主血分风热之疾为异耳！故同为妇科、疮科要药，并治虚症，并滑大肠，无甚滋补之力。昔人谓可代熟地，实未然也。切庵先生谓熟地、首乌，皆是君药，方中不可同用，尤属笑谈。夫药之孰为君，孰为臣，当随证制方，而后定其任。见是证，用是药，即为君药。明乎此，则本草所载，孰不可以为君？书曰：任官惟贤才。是治世之贤，不以资格门第论也。草木金石诸品，皆谓之药材，是治病之药，不以贵贱纯驳论也。良医良相同功，亦惟识其材，而任之当耳！所谓医道通于治道也。

栝楼根，一名天花粉，性凉味甘，故能生津止渴而化燥痰。仲圣明言：渴者去半夏，加栝楼根。是半夏化湿痰，花粉化燥痰之的据也。后人顺口读过，不悟其意，而以贝母与半夏为对待，殊不切贴。

栝楼实，一名天瓜，故其根名天瓜粉。后世讹瓜为花，然相传已久，不可改矣！栝楼实润燥开结，荡热涤痰，天人知之，而不知其舒肝郁，润肝燥，平肝逆，缓肝急之功，有独擅也。玉横先生言之最详。今药肆中名此为瓜蒌，以土瓜根子为栝楼，用者不可不审。土瓜，一名王瓜，即《月令》孟夏王瓜生是也，非蔬圃之黄瓜。蔬圃黄瓜，一名胡瓜，《随园食单》作王瓜者，误矣！

金银花，李士材已表其治痢治胀之功，而不知尚有清络中风火湿热、解温疫秽恶浊邪、息肝胆浮越风阳、治痉厥癩痛诸证也。

木通味苦，故泻心火由小肠出。诸本草皆云甘淡，或言微辛，岂诸公不但未经口尝，且乌菟^①亦未询乎？

葛根，风药也，风药皆燥，古人言其生津止渴者，生乃升字之讹也。以风寒药主上行，能升举下陷之清阳；清阳上升，则阴气随之而起，津腾液达，渴自止矣。设非清阳下陷，而火炎津耗之渴，误服此药，则火借风威，燎原莫遏，即非阴虚火炎之证，凡胃津不足而渴者，亦当忌之。

刊林北海重刻张司农《治暑全书》序云：柴胡劫肝阴，葛根竭胃汁，二语可谓开千古之群蒙也。叶氏《幼科要略》曾引及之，而洄溪评为杜撰。雄谓言而中理，虽杜撰何妨？固哉！徐子之评书也。

茜草根，晓岚先生云：能解巴蜡虫毒。以此推之，似可治蛇蝎毒虫诸螫。

泽泻有聪耳明目之功，人皆疑之，《理虚元鉴》谓究其命名之义，盖泽者泽其不足之水，泻者泻其有余之火，不若猪苓、木通之直走无余，不可视为消阴损肾之品也。

^①乌菟：割草打柴的人。

刊《理虚元鉴》论证最精，论药次之，立方则不佳。

黄柏之功，昔人已详之矣，或竟视为毒药，痛戒勿用，毋乃议药不议病之陋习耶！经言：肾欲坚，急食苦以坚之。凡下部不坚之病多矣，如茎痿、遗浊、带漏、痿躄、便血、泻痢诸证，今人不察病情，但从虚寒治之，而不知大半属于虚热也。盖下焦多湿，始因阴虚火盛，而湿渐化热，继则湿热阻夫气化，反耗精液，遂成不坚之病，皆黄柏之专司也。去其蚀阴之病，正是保全生气，谁谓苦寒无益于生气哉？盖黄柏治下焦湿热诸证，正与蛇床子治下焦寒湿诸证为对待。

槐实味苦色黄，清肝胆而凉血。清肝凉血之品，类可安胎，独槐实既不能安胎，而反堕胎者，何也？则《本经》主于脏急痛一言，已括其义矣。子脏即胎宫，属任脉，为受精之所。急痛者，因交合不节所致。槐实专通任脉，直达子宫，能涤射入之精，而泻淫欲之火，故孕妇用之，其胎即堕。推之霉疮便毒，利西秦谓发于外肾横骨上，亦秽毒入于任脉之病。《景岳全书》有一味槐蕊之方，不知传自何人，余服其妙。

竹类甚多，其名不一，但验其节起双线者，皆可入药，以壮嫩者为良。若节间单线者，名毛竹。所谓刮肠篋者，即毛竹之笋也。其箨^①有毛，故名毛竹，

①箨(tuò拓)：俗称笋壳。

勿入药用。凡种竹向西北，其根无不向东南行者，卢氏谓其禀木火之气，信矣！然既傲雪凌霜，亦能忘炎敌暑，四时不改其操，性极平和，号为君子。且植物之本，无不由小而渐大，惟竹出土之后，虽干青云而直上，能不改其本体之恒，故节字从竹，表其无毫发之放溢也。而皮最韧而紧，名之曰筠^①，塞舟不漏。以鲜者入药，曰茹，清五志之火，祛秽浊之邪，调气养营，可塞血窦，胎前产后，无所不宜。叶则内息肝胆之风，外清温暑之热，故有安神止痉之功。沥则其液也，故能补血养经络，达四肢而起废疾。凡病人久不理发，结而难梳者，用竹沥少加麻油，和匀润之，即可梳通。故一切忧思郁结之病，无不治之。世人但用以开痰结，陋矣！

黑枣肉腴味厚，红枣色赤气香，均以大而坚者为良，入药各有所宜，随证分别而用可也。南枣香味皆逊于北枣，徒以形貌取悦于人者，宜供食品，入药力薄。《备要》之言，不可从也。

梨亦以北产者良，南产以义乌之插花梨为最。徽州雪梨，皮色甚佳，而味带酸，不可入药。盖梨不论形色，总以心小肉细，嚼之无渣，而味纯甘者为佳。凡丹石烟火，煤火酒毒，一切热药为患者，啖之立

^①筠(yún匀)：竹子的青皮。

解。温燥病及阴虚火炽，津液燔涸者，捣汁饮之立效。此果中之甘露子，药中之圣醍醐也。濒湖发明，详著而功矣。

按甘露子，蕉实也。生津解渴，润燥除烦，更胜于梨，乃果中之仙品，惜不易结耳！

鲜柿以熟透不生核者良，味甘性寒，养肺胃之阴，宜于火燥津枯之体。脾气虚寒者，啖之即泻。干柿以北产无核者良，本草已载其功，而滋补脾胃，最宜于小儿。凡小儿忌食香燥干硬诸物，以疳者干也，又疳字从甘，弗食甘酸果品杂物，惟柿树不生虫，故小儿初进谷食，宜用干柿，饭上蒸熟，嚼饭喂之，自无疳虫胀泻诸病，此古人所未言也。

本瓜一味为末，治霉疮结毒，惟《解要》载此方。

枇杷叶，毛多质劲，味苦气凉，隆冬不凋，盛夏不萎，禀激浊扬清之性，抱忘炎耐冷之姿。静而能宣，凡风温、温热、暑燥诸邪在肺者，皆可用以保柔金而肃治节；香而不燥，凡湿温、温疫、秽毒之邪在胃者，皆可用以澄浊气而廓中州。本草但云其下气治嗽，则伟绩未彰，故发明之。

刊香岩先生尝云：天气郁勃泛潮，宜以枇杷叶拭去毛，净锅炒香，泡汤常饮，清香不燥，能辟秽浊，可免夏秋时令之病。与此暗合。

龙眼肉，味纯甘而温，大补血液，蒸透者良。然

湿盛者能生痰，脾弱者滑大便，不可不知也。其核研傅金疮磕^①跌诸伤，立即止血止痛，愈后无瘢，名骊珠散，真妙药也。其壳研细，治汤火伤亦佳，若焚之可辟蛇，皆有用之物。凡啖龙眼者，何可轻弃耶？

藕以仁和产者为良，熬浓汁服，既能补血，亦能通气，故无臃滞之偏。莲子交心肾，不可去心，然能滞气，单用心，则大降心火。荷叶烧饭，大升脾气，以荷叶属震，震为木，土得木而达也。烧饭者，以荷叶同火煮为饭也。杭州呼煮饭曰烧饭是矣。谬者解为荷叶包饭，于火中烧之，不通甚矣。

蒲桃以北产者良，吐尔番出者，纯甘无核，尤胜。大补肝脾之血，与枸杞子同功。胎上冲心，单用蒲桃一两，煎服立愈。

甘蔗以青皮者良，名竹蔗。台州所产，长大如竹，甘凉清热充津。俞文起先生云：一名接肠草。昔有肠断者，频饮此汁而愈。

芦菔能制而毒，故一名来服，言来斡^②之所服也。俗作莱菔、萝蔔，失其旨矣！种类甚多，厥功甚大。生用，能解风火温燥湿热之邪，故烟毒、煤毒、酒毒、火毒、失音、痰闭中风、咽喉诸病，无不立奏神效。熟用，补脾肺，和肠胃，耐风寒，肥健人，可以代粮救荒。乡

①磕(kē科)：磕碰；敲击。②斡(móu谋)：大麦。

人广种以充粮食，终身啖之，而康强寿考。且有垂老而发不白者，此人所共睹之事，何以修本草者，独贸贸^①也。

校本草言：茄子最不益人，女人食之伤子宫。而内君独嗜之，虽有娠亦不忌，然生育颇易。可见谷肉果菜，皆是养人之物，不必讲求服食，饕餮^②肥甘也。

冬瓜，以杭州搭棚而种，使其悬生棚内，既遮日晒，又不著地，味纯甘而不带酸者良。凉而润肺，甘能养胃，极清暑湿，止烦渴，利二便，消胀满，治暑湿、霍乱、泻痢有殊功；子润肺，化浊痰；皮解风热，消浮肿。蔬圃中之妙品也。

食茱萸，即古人重九登高所佩者。种类不一，俗名辣椒、辣茄、辣虎，称谓亦不一也。味极辛，性大热，少食能疏风秘，故世人误以为性凉，而阴受其祸者多矣。凡阴虚血热之人，切不可食。

糯米可酿酒，甘酒之人日多，酿酒之家日众，种糯之田日广，则种粳之田日夺，而米价日增矣！民无盖藏，岂非大病？医国之工，可不为之计乎！

米价日贵，固病国病民之大敌也；今则银价日昂，漏卮莫塞，其病益剧矣。医国之工，尤当早为之计也。

①贸贸：蒙昧不明貌。②饕餮(tāo tiè)：贪于饮食。

粳米为养人之至宝，而荒歉时有，不可不豫筹积储之法也。最简易者，但将饭干晒透，永远不坏，饥者嚼一撮，得米气便可不死。每年各家留饭一斗，晒透入瓮，存放干燥处，甚不费力，贫富皆可为之。若得家家如此，远胜积谷备荒多矣！

注以糯米一斗淘净，百蒸百晒，捣细入瓮，存干燥处，亦不坏。日服三勺，渴则饮之，斗米可度一月。家有老人，不能嚼饭干者，不可不知此法，故补录之。

蚕豆，实于蚕时，故名。一名佛豆，佛诞可荐新也。补中益气。小儿禁食，恐难化也。龙喜取之，故开花遇雷电则不结实，海船内有蚕豆一粒，即不能出洋，龙欲取之也。航海者不可不知。

石膏，余师愚以为治疫主药，而吴又可又专用大黄，谓石膏不可用。何也？盖师愚所论者，暑热为病，暑为天气，即仲圣所谓清邪中上之疫也。又可所论者，湿温为病，湿为地气，即仲圣所云浊邪中下之疫也。清邪乃无形之燥火，故宜清而不宜下；浊邪乃有形之湿秽，故宜下而不宜清。二公皆卓识，可为治疫两大法门。故学医不比学诗文之可专尚一家。如诗法三唐，文宗两汉，可横绝一时。医必博览诸书，而知所取舍，不为古人所欺，庶能随证用药，而不误世也。

按林观于先生云：陶节庵之于伤寒，其所窥者止大纲粗迹，而非穷神极变之精微，故王金坛谓其聋瞽后

学，为仲圣之罪人，非过论也。奈今之治伤寒者，率守陶氏一家之书以为轨则，可不叹哉！又，王子中太史《白田集》，论陶氏以伤寒与温暑诸证，解表不同而治里则同，为大不然，且谓承气、白虎，岂可以治温暑？噫！太史虽深究理学，实未知医学，何必发此议论，以误后人耶？深恐世之读其书者，信其学问，而并信其医，故附及之。

刊萧山郁龙士《瑶史》载杨天安云：杭州李车儿后裔仁山先生，真痘科大作手。一火痘闷证，用石膏斤半熬汤，煎黄连五钱为剂，发犹未透，为加金汁一盞始愈，以金汁乃浊阴，可治亢阳也。按此深得费氏之法者，痘证挟疫，岂不信然！

盐味最咸，泰西水法云：辛甘酸苦，皆寄草木，独咸寄于海水。而海水不冰者，海水咸也，故曰咸者生于火也。火燃薪木，既已成灰，用水淋灌，即成灰卤，燥干之极，遇水即咸，此其验也。愚谓惟其属火，故生物遇火即死，盖体润而用燥之物也。古人但云咸能坚，咸能润燥，而不知咸能坚，咸能燥湿。试观一切易腐之物，得盐腌之，即坚干而可经久。凡盐仓工作之人，从无患脚气者，以其日践于盐地，故湿气不能病也。然燥物遇咸则润，故盐能烂铁，是坚也；湿物遇咸则燥，故咸能干液而坚也。味过咸即渴者，干液之征也。既能干液，则盐味属火无疑。燥湿坚，因其宜矣。但味虽属火，而性下行，虚火上炎者，饮淡盐汤即降，故为引火归元之

妙品。吐衄不止者，盐卤浸足立愈。

豕^①脑多食能痿阳，何也？盖坎为豕，在地支则属亥，水畜也，水性最弱，而脑者，其一身之主脑也，故能柔物，可以熟皮，久食之不仅阳痿，且有患软瘫者。惟为水畜，故肉最多而无筋，肾极盛而多子，性喜卑湿，秽食偏肥。能化秽食为肥脂者，非其脾运之独健，乃其脬独大于他兽也。脬主消化食物，大而厚力，故能变朽腐为神奇，观染家用以洗绢帛，则黑者可白，人用以为而脂，则黎^②者可泽。若蒸熟食之，可以助消化，涤浊痰。故妇人子宫脂满不受孕，及交合不节，而子宫不净，此能走任脉，清子宫，且血肉之品，无克伐之虑，最为妙药。若孕妇食之，则漏胎垢，其儿出痘必稀。

牛乳滋润补液，宜于血少无痰之证，惟性温而膩，若有痰火者，反能助痰滞膈而增病也。用者察之。人乳亦然。诸滋膩无不然也。

驴皮煎胶而用阿井水者，取济水之伏流也。其不名驴皮胶而名阿胶，乃功归至静之水，以制浮动之火，故能愈血证。夫水尚欲其伏流，顾可以火燻^③而用乎？以此推之，则驴皮胶不必定以阿火煎也。伏流之泉无不可用，滋阴清热之药，皆不可以火燻也；一经火燻，则凉者温而静者动，清润失而燥烈存，所谓火能革物之性也。或

①豕(shǐ始)：猪。 ②黎： “黎”的通借字。 ③燻(chǎo)：同“炒”。

大苦大寒大毒之品，恐其太过，则或燭或炮，古人制法亦详。最可笑者，如竹筴之类，用者不过取其清气，而后人必燭而用之，不知是何肺肠？不但此也，凡清解之剂，煎须急火，则药气尚在，设缓煎浓煮，即全失清凉之味矣，况燭焦其药哉！

鹿茸，性热升阳，阴虚而阳易浮越者，不可擅用。目击误用而血脱于上以陨者多人矣。

鼠矢，不但治女劳复也，可以散乳痈，通淋浊，已疔胀，消疝瘕。

海蛇，本水结成，煮之可化为水。夫身中之痰，亦由火搏其水而成者，故为化痰之主药，且泄郁火，宣滞气，能消食积，通二便，止腹痛，除胀满。惜无知之者，故表之。

鳖，一名神守，故鳖甲乃安神妙药。

珍珠，补阴明目，镇逆安神，皆取蚌性纯阴，感月而胎之效也。今肆中所售，皆粤产蛇珠，但可以治风痰，通经络，理痲痉，与蚌珠动静悬殊，不可以之治心病也，用者辨之。

童子小便，最是滋阴降火妙品，故为血证要药。必用童子者，取其知识未开，而无妄动之火也。尤须澹泊滋味，不食荤羶^①，去其头尾，但以中间一段清澈如水

^①羶：“膻”的异体字。膻（shān:膻），羊臊气。

者，始有功效。若炼成秋石，昔人尚谓其中寓煖气，在所不取，何后人妄造回轮酒之名，令病人自饮已溺？愚者误信，良可悯也！夫人既病矣，溺即病溺，以病溺犹堪治病，则无病之溺皆可为药，何必取童子，戒荤腥，去头尾，欲清澈，而故难其事哉？盖人虽无病，其饮食之精华，皆已化为气液，其糟粕则下出而为便溺，清升浊降，谁不知之。所谓病人者，非有六淫之感，即为五志之伤，病之去路，即在二便，以二便为浊阴之出路也，可见病人之便，浊阴中更有病气杂焉。再使病人饮之，是以既出之病气，更助以浊阴之秽气，仍令入腹，殆不欲其病之去乎？名曰回轮酒，必至病亦回轮不已，待其人入回轮而后已。不亦慎哉！况病人之溺，臭秽必甚于平人，极能败胃，若溺色清澈者，则其病非寒即虚，治宜温养，更不可令饮已溺矣。何世人竟不悟也？

周亮工先生云：亲串有从余游都门者，其人谨愿，生平绝迹北里，突生霉疮，不解所自。余忽悟其故，解之曰：君因质弱，常服紫河车，京师四方杂集，患霉疮者甚夥，所服之中，安知无霉疮衣胞？此疮能延及子孙，气之所冲，尚能中人，生子多无皮肤，其胞尤为毒气所归。君之患，必由于此。众人皆以为然。夫忍食人之胞以自裨，盖仁者尚不为，况未必有功，而适以滋害如此，可不戒哉！

《洗冤录》云：有人昵^①一婢而脱者，敛时启所盖被，异香四发，或以为登仙，实因服房药，多麝脐通透之品故耳！又云：人于身死之后，其面或青或紫，手足指甲或为青黯，或为紫黑，口鼻或为血出，或为遍身青紫，更或有肉为肤裂、为脱落者，岂尽服乎砒鸩而致之？盖世间无一非生人之具，则无一非杀人之符，偶一相犯，即凝为毒，非特砒鸩为然，而参附为尤甚。人第沉溺于补之一字，尽为迷惑，莫之或悟，反云服以参附，亦不奏功，竟以委之天数，抑何愚之至？而天数之冤，何日而得洗哉？每见人日服参附，而恣行残贼，不可以对屋漏，以致孽业纠缠，口鼻流血，肤为寸裂而死者，殊不少也。愚谓赵养葵、张景岳辈，惜其未读此书耳！

注世之信邪说而饵房药，喜温补而服参附，搢绅先生多犯之。医书垂戒，辄借口扶阳抑阴之说，以诋其非。若《洗冤录》乃部颁验用之书，医家或有未读，官场不能不读。既读其书，尚不知悟，往往蹈此覆辙，殆所谓孽业纠缠，不能自主者乎！

校《洗冤录》又云：夏月汗透衣，切不可于烈日中晒，若将干而暴雨欲来，急为收纳，则烈日之毒，即锢于内。如遇酷暑汗出时，偶一衣之，则暑以引暑，其毒立中，证候全类伤寒。若误作伤寒治，必至发狂谵语。

①昵：“昵”的异体字。昵（nì溺）：亲近；亲昵。

再误投参、芪、附、桂，阳以益阳，未有不至口鼻流血不已者。此亦医家所当知也，故附录之。

纪晓岚先生云：神仙服饵，见于杂书者不一，或亦偶遇其人，然不得其法，则反能为害。戴遂堂言：尝见一人服松脂十余年，肌肤充悦，精神强固，自以为得力，久而觉腹中小不适，又久而病燥结，润以麻仁之类不应，攻以硝、黄之类，所遗者细仅一线。乃悟松脂粘附于肠中，积渐凝结，愈厚则其窍愈窄，故束而至是也。无药可医，竟困顿至死。又见一服硫黄者，肤裂如磔^①，置冰上痛稍减。古诗云：服药求神仙，多为药所误。岂不信哉！

刊隐居岩谷者，深山无日，雾露时侵，溪涧水寒，人烟阒寂^②，其服松脂、苍术之类，不过借以祛寒湿之邪耳！若富贵人尤而效之，是不揣其本，而齐其末矣。

又云：世俗遇食物凝滞之病，即以其物烧灰存性，调水服之，余初斥其妄，然亦往往验，审思其故，此皆油腻凝滞者也。盖油腻先凝，食物稍多，则遇之必滞。凡药物入胃，必凑其同气，故某物之灰，能自到某物凝滞处。凡油腻，得灰即解散，故灰到其处，滞者自行，犹之以灰浣垢耳。若脾弱之凝滞，胃满之凝滞，气郁血瘀痰结之凝滞，均非灰所能除矣。按此理人所未悟，先生见理甚明，故有此妙解。

^①磔(zhé哲)：古代的一种酷刑，即分尸。^②阒(qù去)寂：寂静无声。

徐梅堂尝云：本草言何首乌之最大者，服之须发可转白为黑。余在广西，见镇安府所产何首乌，大者每重百余斤，彼外人食之，与薯芋等，初不闻变皓首为黑头也。又全州西延六洞诸山中，土人皆以种百合为业，大者每枚重五六十斤，最小者亦六七斤，其形与吾乡白花百合等，惟庞然特异耳。土人澄为粉，每斤售银五六分，物多价贱，皆不以奇物视之也。按观此益见神仙服食之说为虚诞不足信。又云：蝮蛇^①出两广，而西省为更多，其形头方口阔，目光如镜，皮色黑白斑然，尾甚细，其末可贯数百钱，土人言蛇大如人臂，行即风生，常竖身三四尺而逐人。性最淫，妇女山行者，皆佩观音藤一条，否则必为其所缠，以尾入阴死。观音藤遍身皆倒刺，似吾乡之虎杖而较柔，人见山有此藤，即知近处有蝮蛇矣。其穴两头皆通，此入则彼出，彼入则此出。捕者探知穴之所在，群集多人，各断藤尺许，携之以往。伺其入穴，以妇女污裯衲衣，^②置前穴之口，而燔柴草于后穴，以叉入之，烟满穴中，蛇不能耐，直窜前穴而出，闻衣裯秽

①蝮（rǒn然）蛇：即蟒蛇，我国蛇类中最大的一种，无毒。长可达9米，肉可食，皮可制物，肉、胆、肾均入药。肉，甘，温，有小毒，功能祛风，杀虫，治风痹，瘫痪，痹风，疥癣。胆，甘苦，寒，有毒，功能燥湿，杀虫，明目，治腕腹虫痛，疔痢，痲疾，痔瘡，目野肿痛。膏，即其脂肪，甘，平，有小毒，治风毒痲疾，漏疮。②污裯（kūn卑）衲（nà倪）衣：不干净的內衣內裤。裯，裤子，衲，內衣。

气，即盘旋缠绕之，至于破碎而不已。人伺其力懈，群以所赍^①藤，遍掷其身，遂垂首贴地，不敢动矣。复用藤作圈，套其颈，弄之若鰻鲋^②然，盛诸竹筐，舁^③之以归。宰虺之法，出置于地，先取其胆。胆有二，在肝者曰坐胆，不适于用，在皮曰行胆，以杖频击其一处，则此处渐高如鸡卵。剖之而胆出焉，盖护疼也。炭火焙^④干，瓷瓶锢之，用作伤科之药，价比兼金。然后直舒其身，以毛竹巨钉钉之于地，剖腹剥皮毕，逐段断之。其颈上藤圈，至断之为段，方可弃去，否则，虽已剖腹剥皮，尚能奋跃而起。物之相制，此为最甚矣。其肉能祛风疾，愈疮疡，功效如神。以烧酒浸之，可以历久。其皮蛇大则纹细，乐器中用以鞞^⑤三弦^⑥之鼓，必硝熟而后可用，生则易蛀易裂也。其骨有名如意钩者，形仅如钱，惟雄者有之，为房术中上药，口衔之，可通宵不倦。其腹中之油，力能缩阳，人不可近，稍近之，则玉茎举丸俱入腹中，无药可治。土人云：蛇生几年，则阳缩几年。屐期自能出也。余在梧州时，见太守永公宰一条，大如屋柱，长二丈余，肉味鲜美，殆胜于鸡。按此可补诸家本草之未详，故录之。

晓岚先生又云：雄鸡卵能明目，理不可解。愚谓此

①赍（jī）：携带。 ②鲋：“鲋”的异体字。 ③舁（yú）：抬。
④焙（bèi）：用火焙干。 ⑤鞞（mán）：用皮蒙鼓。 ⑥三弦：又称“弦子”。拨弦乐器。弦：“弦”的异体字。

等不易得之物，可置弗论，惟赛空青^①尚易造，且亦近理。其法于冬至日，取大芦菔一枚，开盖挖空，入新生紫壳鸡卵一个在内，盖仍嵌好，埋净土中，约四五尺深，到夏至日取出，用女人衣具包裹，藏瓷器中，否则恐遇雷电，被龙摄去也，谨之！卵内黄白俱成清水，用点诸目疾，虽瞽者可以复明，乃神方也。惜余未试，录此以待将来。

刊不易得之药，出重价而购得之，亦恐不真，如狗宝、空青之类，辨别甚难，慎疾者不可试也。俞碭花云：一村人自言病噎濒危，一日其子早起，见草际一蟾蜍方蜕，素闻人言，蟾蜕可治噎膈，急往取之，仅得其半，持以进父，服之良愈。是亦一奇方也。惜蟾蜍不常蜕，即蜕亦随自食之，人不易得耳！如此类之不易得者，可遇而不可求之谓也。一旦遇之，人人共识。苟或需此而竟得之，虽赏以重价可焉。

本草自李氏《纲目》集其大成，世皆宗之，后有刘氏之《本草述》，倪氏之《本草汇言》，卢氏之《半偈》，隐庵之《崇原》，石顽之《逢源》，香岩之《解要》，皆各抒心得，多所发明，学者所当互参也。而赵恕轩先生《纲目拾遗》，搜罗繁富，辨正多条，尤为李氏功臣，惜无刊本，世罕知之。兹录其切于常用者如左。

^①空青：为碳酸盐类矿物蓝铜矿 Azurite 的矿石，成球形或中空者，甘酸，寒，有小毒。功能明目，去翳，利窍。治青盲，雀目，翳膜内障，赤眼肿痛，中风口喎，手臂不仁，头风，耳聋。

《本经》卤鹼，即石鹼也，当以《逢源》为是。李氏遗鹼鹹，而补列石鹼，误矣！

朴硝、硝石，《本经》错简，李氏不察，诸家踵误，亦以《逢源》辨正为是。

硃砂有二种，一种盐硃出西戎，状如盐块，得湿即化为水，或渗失；一种番硃，出西藏，有五色，以大红者为上，质如石，并无卤气。李氏所引，皆盐硃也。真藏硃，能化血肉为水，虽煅炼，亦不可服。

注本草谓能化人心为水者，正指藏硃为言也。中其毒者，生绿豆研汁恣饮之。

山慈姑，处州人以白花者良，形状绝似石蒜。李氏于山慈姑集解下注云：冬月生叶，二月枯即抽茎，开花有红、黄、白三色。于石蒜集解下注：春初生叶，七月苗枯抽茎，开花红色；又一种四、五月抽茎，开花黄白色。余昔馆平湖仙塘寺，沈道人从遂昌带有慈姑花一盆来，亲见之，其花白色，俨如石蒜花。据土人言，无红、黄花者，其花开于三月。而《逢源》慈姑下注云，开花于九月，则误以石蒜为慈姑矣。李氏于慈姑条下附方，引孙天仁《集效方》用红灯笼草，此乃红姑娘草，专治咽喉口齿，即《纲目》所载酸浆草是也。乃不列彼而列此，岂以慈姑又名鬼灯笼^①而误之耶？夫慈姑虽解毒，不入咽喉

① 擎(qīng擎，又读jìng竟)：灯架。

口齿，何得误入？又引《奇效方》吐风痰用金灯花根，不知石蒜亦名金灯花。慈姑根食之不吐，石蒜根食之令人吐，则《奇效方》所用，乃石蒜，非慈姑也。李氏且两误矣。

注今人以慈姑入咽喉方中，皆承李氏引《集效方》之误也。然怒轩先生目击其花，故知其误而辨之，其未见者，恶从而辨之？辨药之难，于此可见。苟非人所共识共知之药，可擅用哉！

草以兰名者有数种，今人呼为孩儿者，泽兰也。方茎紫花，枝根皆香，人家多植之。妇女暑月以插发，入药走血分。省头草，则叶细碎如瓦松，开黄花，气微香，生江塘沙岸旁，土人采之入市货卖，妇人亦市以插发，云可除疔垢，未见有入药用者。汪切庵所谓町畦贱品，不可误以为《本经》之兰也。又有香草，叶如薄荷而小，香气与薄荷迥别，五、六月间，人家采以煎黄鱼，云可杀腥代葱。此即所谓罗勒是也，未闻有人药者。又有孩儿菊，叶如马兰而长，近皆以此作泽兰用，云可入药治血。此四种皆香草。香而恶浊，略无清芬之气，非圣人所谓王者之香也。当以为兰，是认阳货为孔子矣。惟孩儿，香尤峻烈，李氏于兰草释名下，概以省头草、孩儿菊混列一类，至集解所详形状，则又以孩儿菊为泽兰，附方中则又认省头草为兰草，皆误也。

《经》云：因于湿，首如裹。盖显热浊气上熏，则元神之府昏重而失其清灵之恒矣。省头草，气猛，能上行辟浊，故有此名。

又谓罗勒即兰香，而《逢源》云：罗勒与兰香迥别。当以张说为可信。兰香，吴人入药，名曰佩兰。夫气香之药性，皆辟浊理气，张氏以为即《内经》之兰，亦误也。

茵陈乃蒿属，昔人多种以为蔬，《本经》所载，主风湿寒热，热结黄疸，湿伏阳明所生之病，皆指绵茵陈而言，其叶细于青蒿者是也。干之色，作淡青白色，今人呼为羊毛茵陈者是也。其性专利水，故为黄疸湿热要药。一种生子如铃者，名山茵陈，即角蒿，其味辛苦，有小毒，专于杀虫，治口齿疮尤妙。今人呼为铃儿茵陈，药肆中具有之，此不可以不辨，而概误用之也。《纲目》以茵陈、角蒿分别，故是卓识，而未能指出俗以角蒿为茵陈，且将山茵陈治眼热赤肿方，引入茵陈条下，至角蒿下亦无一语言其苗叶形状者，或尚未知此即山茵陈耶！

《逢源》云：南瓜，至贱之品，《纲目》既云多食发脚气、黄疸，不可同羊肉食，令人气壅，其性滞气助湿可知，何又云补中益气耶？前后不相应如此。吴遵程云：南瓜本益气，惟不可与羊肉同食，则令壅滞。此吴氏为两袒之说。不知南瓜本补气，即与羊肉同食，脾健者何碍？惟不宜于脾虚之人，如今人服参、耆，亦有虚不受补者。脾虚则不能运化补滞之物也。大凡味之能补人者独甘，色之能补人者多黄，南瓜色黄味甘，得中央土气最厚，故能温补脾气，不得以贱而忽之。昔在闽中，闻有素火腿者，云食之补土生金，滋阴益血，初以为即处州之笋片

耳，何补之有？盖吾浙处片，亦名素火腿者，言其味之美也。及索阅之，乃大南瓜一枚，蒸食之，切开成片，俨与兰熏无异，而味尤鲜美。疑其壅气，不敢多食，然食后反觉易馁，少顷又尽啖之。其开胃健脾如此，因急叩其法。乃于九十月间，收绝大南瓜，须极老经霜者，摘下，就蒂开一窍，去瓢及子，以极好酱油灌入令满，将原蒂盖上封好，以草绳悬避雨户檐下，次年四五月，取出蒸食。名素火腿者，言其功相埒^①也。

刊南瓜种类不一，性味亦殊，《纲目》之说是也。早实者，其形扁圆，与黄瓜同时，杭人呼为霉瓜，嫩时充饌颇鲜，亦堪果腹，而性助湿热。雄尝与羊肉同食者两次，皆患疟，嗣后不敢下箸。晚实而形长者良。杭人呼为枕头瓜，老而黄者耐久藏，味甚甘，蒸食极类番薯，亦可和粉作饼饵，功能补中益气，饥岁可以代粮。先慈劝人广种以救荒，种愈佳者子愈稀，近蒂处半身皆实，不能开窍取瓢，近脐处始有子。若此种者，宜就脐开取矣。枪子入肉，南瓜瓢傅之即出。陈东竹齏尹云：火药伤人，生南瓜捣傅立愈。

大腹子，乃大腹槟榔，与槟榔形似而性稍异。《纲目》谓其功用无殊，故药肆中多以大腹子代槟榔，率由李氏之言而误也。《逢源》辨之是矣。

①相埒(liè劣)：相等。

凤仙花，一名透骨草，以其性利能奕坚也。《纲目》有名未用，收透骨草，引《集效》、《经验》诸方，载其主治，而遗其形状，盖不知其为凤仙花别名也。又鸭脚青，乃蓝淀中一种，李氏引《普济方》，又失考核，何其未博询耶？

《纲目》蔓草内载含水藤，引《交州记》云：状若葛，叶似枸杞，多在路旁。行人之水处，便嚼此藤，故名。菜部又载东风菜，按《广志》，广州有凉口藤，状若葛，叶如枸杞，去地丈余，绝之更生，中含清水，渴者断取饮之，甚美，沐发令长。此藤又名东风菜，先春而生，东风乃至，农夫以验土膏之动。一名绿耳，可为蔬。据此形状，解渴与含水藤同。其可为蔬，名东风，又与东风菜同，则是一物也。李氏误以为二，一收入蔓，一收入菜，未免考核失当，良由为《广州记》所误耳！

《纲目》以海月为江瑶柱，复附海镜，不知海月即海镜，而江瑶非海月也。此乃承《领表录》之误。按《海物疏》云：海月形圆如月，亦谓之蛎镜，土人磨其壳以为明瓦者是也。岭南谓之海镜，又呼为膏药盘，江瑶壳色如淡菜，上锐下平，大者长尺许，肉白而韧，柱圆而月，与海月绝不相类，何可牵为一物耶？

李氏以海镜附在海月条下，注引郭璞《江赋》瓊珞腹蟹，以为即此物，则又大误。不知瓊珞又非海镜也。《海南志》：瓊珞状似珠蚌，壳青黑色，长寸许，大者二、三

寸，生白沙中，不污泥滓，乃物之最洁者也。有两肉柱，能长短，又有数白蟹子在腹中，状如榆莢，合体共生，常从其口出，为之取食。然瓊瑤清洁不食，但寄其腹于蟹，蟹为瓊瑤而食，食在蟹而饱在瓊瑤，故一名共命羸，又曰月蜆。每冬大雪，则肥莹如玉，日映如云母，味甘柔，盖海错之至珍者。又有海镜，一壳相合，甚圆，肉亦莹洁，有红蟹子居其腹为取食。一名石镜，其腹小蟹曰蚌孳。据此明是二物，在瓊瑤腹者，则白蟹子，在海镜腹者，则红蟹子，又各不同。余在奉化，亲见瓊瑤形状，迥与海月不同，何能强合耶？

《纲目》蟹下集解，引述诸种，谓蟛蜞大于蟛蛄，生陂池田港中，有毒，令人吐下，不可食。故蟛蜞主治，惟取其膏，涂湿癬疽疮外治而已。又云：似蟛蜞而生沙穴中，见人便走者，沙狗也，不可食。不知二种皆可食。按《介谱》：生毛者曰毛蟛蜞，有毒，多食发吐利。而潮州人无日不食，以当园蔬。又《海错疏》：松江、上海出沙狗，即沙中小蟹。土人取之，以酒糟酿食，壳软，内含脂膏。凡食置盎中，以沸酒沃之少顷，则壳内脂浆尽浮子外，惟剩空壳，酒更甘美，食之盖人。吴淞人以为珍品，呼为沙里狗。李氏以为不可食，未免为古书所愚耳！

《本经》桑根白皮，主伤中五劳六极羸瘦，崩中脉绝，补虚益气，此乃指桑葚而言。后人并列根皮之下，世多不察。仲淳遂以为根皮补元气，性寒而能除内热，则

以上诸证自愈。真同痴人说梦。寇氏颇疑《本经》独遗其菴，不知根皮何以能治伤中等证？惟石顽独能勘明其误，而功归于菴。濒湖博识，何于《本经》尚尔承讹耶？愚按桑上寄生，取其得桑之余气，其功尚尔。善乎《理虚元鉴》，言物性有全身上下纯粹无疵者，惟桑之与莲，故桑皮性不驯良之说未可信，而寄生罕真，不必用，与其用他树之寄生，何如用桑树之嫩枝，庶免重价购伪药，而反滋弊竇也。

刊《张氏医通》可谓集诸家之大成，而《本经逢源》一书，尤具卓识，岂但论桑菴之功为发前人未发乎？近阅邹润安先生《本经疏证》，则诸贤议论，皆未尽当，况润安学问淹博，寇氏、张氏之书亦已见过，乃于桑根白皮下疏云：或问《本经》桑根白皮之功，举天下之虚证几尽治之，宜补剂无与匹者矣，何后贤视之，其功一若菴狭耶？余谓不然。考《千金》于五脏之劳，大旨以“四气调神大论”中逆四时之气一节为主，因分析其辗转虚实，致使关格。生劳于六极，则以“阴阳应象大论”天气通于肺，至治五脏者半死半生为总论，分列风论、痹论。五脏四时所受病，于筋脉肉气骨五脏之下，以“藏气法时论”五脏虚实见象缀之。惟精极则以谓通主五脏六腑之病候，独归重于肾，是劳不尽属于虚，极有以异于竭，既有盛有衰，有虚有实，又有四时之邪绳贯其间，其为虚证已无几矣。世之治虚劳，惟知呆补者，由未知此义也。况劳

极之病，有由伤中者，有由伤外者，有羸瘦者，有不羸瘦者。桑根白皮之所主，仅伤中之五劳六极且羸瘦者，不既已不广欤！所以然者，桑根白皮为物，甘辛而寒，寒者其气下归于肾，甘辛者其味上达于肺脾。肺脾者，水津运化之通衢；肾者，水津归宿之庐舍。上焦运化不愆，则中之伤者以渐可瘳；下焦归宿有方，则外之羸者以渐能旺。治虚劳之微妙也，唐王善和足语此！且其物坚致韧密，洁净无瑕，剔其皮为纸，则牢固难败；以其叶饲蚕，则吐丝连续。善堕胎者，余用桑叶固之，极效。故于崩中脉绝之候，又能补虚益气。明其于内崩，则能补虚而去者可复，于脉绝则能续气而断者可联也。曰桑根白皮还瘦为丰，固有诸矣！《别录》以之去肺中水气，肺中有水必面浮，又以疗水肿腹满膨胀，非过不羸瘦乎？夫惟其不羸瘦，转有以知其羸瘦矣。水为有形之物，必其胸腹中有空隙，乃能容之，如其肌肉丰盈，气道充满，则水更居何所？且脾肺之气化连属，水道之通降得常，所以治羸瘦者，正其所以治水，又岂有二致哉？按以补益之功归之于萆，谓为阐发桑萆之功，固无不可，而邹氏之书，疏经旨以证病机，俾古圣心源，昭然若揭，不但有裨后学，足以压倒前人。

粉锡即铅粉，乃用铅打成薄片，入甑，以醋一瓶，同蒸化作粉也。今杭城多有业此，名曰粉坊。工人无三年久业者，以铅醋之气有毒，能烁人肌骨。且其性燥烈，坊

中人每月必食鵝一次以解之，則其不能無毒可知。《綱目》粉錫集解下，引何孟春《余冬錄》云：作粉工人必食肥豬大肉，飲酒及鐵漿以弭之。枵腹中其毒，輒病至死。長幼為毒熏蒸，多萎黃癱瘓而斃。蓋亦未嘗無毒也。或曰製造之時，其氣有毒，若成粉則不毒，如果有毒，則前人方中何以入食劑而又不遺制解之法？殊不知此物性能制硫，除酒酸，雌黃見之則黑，糟蟹得之不沙，入藥能墮胎，傅面多生粉刺，其剝蝕猛悍之性等于砒礪。惟少服之則可，服後糞多黑色，仍還其本体。《律例》載有婦服鉛粉至死，手足皆青黯，可知其毒矣。而李氏于粉錫氣味下云辛寒無毒，諸家本草多襲其訛，誤世匪淺，故詳辨之。

天竹黃，《綱目》止載釋名而無集解，出產採取、一切形狀皆未之及。按《筆談補》云：嶺南深山中有大竹，竹中有水甚清澈，溪澗之水皆有毒，惟此水無毒，土人陸行多飲之，至深冬則凝結如玉，乃天竹黃也。王彥祖知雷州日，盛夏之官，山溪間水皆不可飲，惟剖竹取水，烹飪飲噉，皆用竹水。次年被召趙闕，冬行求竹水不可復得，問土人，乃知至冬則凝結不復成水，遇夜野火，燒林木為煨燼，惟竹黃不灰，如火燒獸骨而輕，土人多于火後采拾，以供藥品，不若生得者為善。此說可補瀕湖之未備。

續隨子，《綱目》集解下所載不甚明晰，盧氏辨別精

详，即土人所谓半枝莲也。

越人饮上池水，即半天河水也，雨也。李氏必以树穴中水当之，误矣。此误始于陶贞白《别录》。

鸱鸺，十月毛落而号寒忍冻，预聚柏实食之，又自食其遗，遗而复食，故其矢为五灵脂，此东壁所未详者。

冬虫夏草，论物之变化，必由阴阳相激而成，阴静阳动，至理也。然阳中有阴，阴中有阳，所谓一阴一阳，互为其根，如无情化有情，乃阴乘阳气，有情化无情，乃阳乘阴气。故皆一变而不复返本形。田鼠化鴽，鴽化田鼠，鸠化鹰，鹰化鸠，悉能复本形者，阳乘阳气也。铍^①石化丹砂，断松化为石，不复还本形者，阴乘阴气也。夏草冬虫，乃感阴阳两气而生，夏至一阴生，故静而为草，冬至一阳生，故动而为虫，辗转循运，非若腐草为萤，陈麦化蝶，感湿热之气者可比。入药故能治诸虚百损，以其得阴阳之气全也。然以冬取者良。张子润云：夏取者，服之可以绝孕。周兼士云：冬取者，可种子治蛊胀也。

刊得阴阳之气既全，具温和平补之性可知，因具活泼灵动，变化随时，故为虚症、虚痞、虚胀、虚痛之圣药，功胜九香虫，且至冬而蛰，德比潜龙，凡阴虚阳亢而为喘逆痰嗽者，投之悉效，不但调经种子有专能也。周稚

^①铍：“矿”的古体字。

圭先生云：须以秋分日采者良。雄谓夏取者，可活阳气下陷之病。

解痕草，叶如建兰而阔厚，入冬不凋，初茁芽，背作紫色，长则色青，夏开紫花成穗，亦如麦冬状。其根有子，分茵种，极易繁茂，以其出自粤中，故俗呼为广东万年青。《纲目》有名未用，吉祥草下，濒湖所引吉祥草，即此也。时俗妊妇临蓐，以此草连盆移至产室，云能解产厄，免血痕。此草色泽青翠，叶叶劲直如箭，入产室则叶皆柔软垂，色亦槁瘁，必经数日，乃复鲜艳，亦一奇也。其根下子入药用，性凉味甘，清肺理血，解火毒，为咽喉妙药。或云：捣汁，加冰片少许，灌数匙，治小儿急惊立效。

注痕，本作员，音运。《刺热篇》：其逆则头痛员员，脉引冲头也。后人加广为痕，俗作晕，非。然通用已久，不能正也。

南天烛，人但知其有补益之功，而三奇汤治小儿天哮甚效。方用经霜天烛子、腊梅花各三钱，水蛭蚰一条，具预收，临用水煎服，一剂可痊。又治三阴疰，用天烛隔年陈子蒸熟，每岁一粒，早晨白汤下。其叶洗眼，去风火热肿，眵泪赤障。

清明插檐柳条，卢不远但言治白浊甚妙，若大人小儿溺闭不通者，煎汤内服外熏皆效，惟向南者入药。

《百草镜》云：桑叶采过二次者，力薄无用，入药

须止采过头叶者，则二叶力全，至大雪后犹青于枝上，或黄枯于枝上，皆可用。若经雪压更妙。雪晴之日即采下，线穿，悬户阴干，其色渐黑，风吹作铁器声，故一名铁扇子，治肠风目疾，咳嗽盗汗。愚按虽治盗汗，而风温暑热服之，肺气清肃，即能汗解。其叶有毛，能治皮肤风热瘾疹。色青入肝，能息内风而除头痛，止风行肠胃之泄泻，已肝热妄行之崩漏。胎前诸病，由于肝热者，尤为要药。

米油，乃煮粥锅内滚起沫团，酩滑如膏油者是也。大锅能煮五升米以上者良。一名粥油。其力能实毛窍，滋养五脏，肥肌体，填补肾精。每晨撇取一碗淡服，或加炼过食盐少许亦可。黑瘦者，服百日即肥白。精清无子者，即精浓有子。愚按精生于谷，粥油乃米谷之精华，补液生精，因胜他药，但必其人素无痰饮者始有效，否则极易成痰。推之鱼鳔、海参及一切酩郁之物，无不皆然。所以治病总要先察其体气脏性之何如，而后辨其药之宜否也。

兰熏，一名火腿，和中养胃，补肾生津，益气血，充精髓，治虚劳怔忡，止虚痢泄泻。愚按又名南腿，盖以南产者为胜。然南产惟金华之东阳造者为良，浦江次之，义乌又次之，他邑即不佳。其造法，于十一月内，取壮嫩花猪后腿，花猪之甲必白，焯①净取下，勿去蹄甲，勿浸水，勿灌

①焯(tuī)：以汤除毛。

气。用力自爪向上紧捋，有瘀血一股向腿面流出，即拭去。此血若不挤出，则至夏必臭坏。晾一二日待干，将腿面油脂细细剔去。不可伤膜，若膜破，拭去蹄甲，则气泄而不香。每腿十斤，用燥盐盐不燥透，则卤探入腿而带苦。五两，竭力擦透其皮，然后落缸。脚上悬牌记明月日，缸半预做木板为屉，屉凿数孔，将擦透之腿，平放板屉之上，余盐洒匀腿面，腿多则重重叠之不妨。盐焗为卤，则从屉孔流之缸底。腌腿总以腿不浸卤为要诀，以著卤则肉霉而味必苦也。既腌旬日，将腿翻起，再用盐如初腌之数，逐腿洒匀。再旬日，再翻起，仍用盐如初腌之数，逐腿洒匀。再旬日，自初腌至此匝一月矣。将腿起缸，浸溪中半日，将腿刷洗极净，随悬日中晒之。故起缸必须晴天，若雨雪，不妨迟待。如水气晒干之后，阴雨则悬当风处，晴霁再晒之，必须水气干尽，皮色皆红，可不晒矣。修圆腿面，入夏起花，以绿色为止，白次之，黄黑为下，并以香油遍抹之。若生毛虫有蛀孔，以竹签挑出，香油灌之。过五月，装入竹箱盛之，再至次年，即为陈腿，味极香美，甲于珍馐^①。苟知此法，但得佳猪，虽他处亦可造也。最补益者，取脚骨上第一刀，刮垢洗净，整块置盘中，饭锅上蒸七次切食，若汤煮则力薄矣。然必上上者，始可蒸食也。

^①珍馐（xiū羞）：贵重珍奇的食物。

注淡风猪肉，名千里脯，功同火腿。如腌腿不得其法者，则风肉甚易，亦为病后、产后、虚人调补之上品也。但于冬令极冷之日，取壮嫩好猪肋肉，亦须焯净即取，不可浸水灌气。晾干之后，割去里面浮油及脊骨肚囊，用白糖霜擦透其皮，并抹四周肥处，悬于风多无日屋檐下。至夏煮食，味甚甘香，亦可任加盐酱。盖猪肉得糖霜则不痒。故腊月炼猪脂，入糖霜少许，则久藏不坏。虽盛夏，若以糖霜收猪脂，亦不坏。凡烹庖猪肉，少加糖霜，味更佳也。

刊昔老友范君庆簪语雄曰：解渴莫如猪肉汤。凡官炉银匠，每当酷暑，正各县倾造奏销银两纳库之际，银炉最高，火光迎面，故非血气充足者，不能习此业。然人受火炼，其渴莫解，必市猪肉，以急火煎清汤，撇去浮油，缸盛待冷，用此代茶。雄闻面悟曰：此渴乃火炼其液，非茶可解。猪为水畜，其肉最腴，功专补水救液，允非瓜果可比。因以推及虚喘、虚秘、下损、难产诸证之无液者，无不投之辄应，乃知猪肉为滋阴妙品也。若终身肉食，则与脏气相习，有见其功过者，有不见其功过者，盖人之体性不同，亦犹谷蔬果蕨^①之类，有须肥壅不须肥壅之异也。且肥壅过当，

^①果蕨（luǒ裸）：瓜、果的总称。蕨，瓜类植物的果实，在木曰果，在地曰蕨。

反不结实，故人亦有滋补过当而反痿弱者，能尽物之性，然后能尽人之性，此之谓哉！明乎此，则家之于财也亦然。故善保富者宜散其材，苟不知此，而徒欲家之肥，必至子孙愚悖，多藏厚亡而后已。良由昧于物性，遂以梏其人性，呜呼！猪之肥者猪之患，此养身保家之不可不知物性也。爰纵笔及之。

丁香油出南番，乃用母丁香榨取，其油色紫，芳香辛烈，番人以琉璃器盛之，盖偶不密，即香达于外，性大热，透关窍，祛寒湿，力更敏于丁香。凡胸腹痛胀，呕呃泄泻，痞聚疝瘕诸证之属于寒者，用涂患处及脐中皆效。若紫中带黄黑色，辛烈触鼻作樟脑气者，乃樟木油也，不可不辨。更有肉桂油、檀香油，主治可以类推。

注近有薄荷油，亦自舶上来，患风热头疼、齟痛者，搽患处亦良。

刊恕轩先生，钱塘人，著利济十二种：《本草纲目拾遗》十卷、《医林集腋》十六卷、《祝由录验》四卷、《本草话》二十二卷、《花药小名录》四卷、《摄生闲览》四卷、《奇药备考》六卷、《养素园传信方》六卷、《囊露集》四卷、《串雅》八卷、《升降秘要》二卷、《药性元解》四卷。载桐乡顾藁厓《书目合编》，惜书多未梓，惟望藏其全稿者，力谋寿世为幸！

解诸药毒：浓煎甘草汤凉饮；饮地浆水；白扁豆

生研末，凉水和服。

解误服人参：生芦菔捣汁饮，或芦菔子煎汤服。

解诸热药毒：绿豆或甘草，浓煎汤冷服。

解蒙汗药毒：身不能动，目睛不言，口吐涎沫者是。饮冷水，忌服姜；白茯苓五钱，生甘草二钱，甜瓜蒂七个，陈皮五分，水煎冷服，大吐而愈。

解巴豆毒：芭蕉叶或石菖蒲捣汁饮；大黄、黄连煎汤冷服；巴豆贴肉溃烂，生黄连末水调傅。

解椒毒：身冷而麻，口吐白沫者是。地浆水或新汲水饮；啖大枣数枚。

解冷片毒：饮新汲水。

解附子、乌头、天雄、草乌、射罔毒：绿豆或黑豆煎汤冷饮；甘草、黑豆同煎冷服。

解钩吻毒：即断肠草，一名胡蔓草，又名火把花、雷公藤、黄藤、水莽藤，俗呼菜虫药。麻油或桐油或韭菜汁灌之；白矾化水服；金银花、甘草各一两，生大黄一钱，煎服。

解藜芦毒：雄黄一钱，研，水饮。藜芦傅肉，毒气入内，煎葱汤服。

解仙茅毒：大黄、朴硝煎服。

解羌花毒：防风煎汤服。

解藤黄毒：韭菜水温服。

解误服相反药毒：蚕退纸烧灰，冷水和服。

解野薑毒：生甘草二两，白芷二两，煎服，以鹅

翎探喉，不吐即泻；金银花捣汁饮；绿豆生研，新汲水搅之，澄清服。

解白果毒：骤然一声即晕去者是，白果壳煎汤服；白蚕头煎汤频灌；滚水磨木香，入麝香少许灌之。

解苦杏毒：杏树皮煎汤服。

解樱桃毒：青蔗浆灌之。

解诸果毒：猪骨烧灰煎服；玉枢丹水调灌。

解桐油毒：食干柿。

解石药毒：芹菜或葵菜捣汁饮。

解钟乳毒：猪肉煮食。

解雄黄毒：防己煎服。

解皂矾毒：麦面打糊频服。

解砒毒：烦躁如狂，心腹疴①痛，头旋，欲吐不吐，面色青黑，四肢极冷者是。硼砂一两，研末，鸡子清七枚调灌；柏树根或冬青叶或夏枯草捣汁饮；明矾、大黄研末，新汲水调灌。中砒毒，浑身紫瘰者，急作地浆频灌，待瘰散尽，一吐即苏，虽冬月亦须此法。砒霜傅身，患处痛溃，以湿泥频涂。设毒气入内，面作吐泻，饮冷米醋解之，或生绿豆研末，麻油调服。

瓷锋入腹：生红芦菔杵烂吞；干饴糖频吞。

玉石入腹：葱白煮浓汁服。

①疴(xǐǔ朽)：同“疴”，疴(jǐǒ绞)，腹中急痛。

金银入腹：红枣煮烂恣食；鸣矢半升，水淋，取汁一升饮之，日三。已死者可活。

铜铁锡入腹：木贼草研末，鸡子清调服；连根葱煮汁，麻油和服。

解铅粉毒：面青，腹中坠痛欲死者是。芦根或勒脐^①捣汁饮；麻油、蜂蜜、饴糖和服。

解银黝毒：生羊血灌之，吐尽即愈。

刊黝字俗写甚多，诸书所说不一。雄幼时不知所从，夜忽梦一人大声曰：当从北宫黝之黝为是。醒而异之，遍考字义，固宜作黝。语云：思之思之，鬼神通之。岂不信然！故附识之。

解水银毒：开口花椒吞二钱。

解轻粉毒：川椒去目，白汤吞服；生扁豆浸透捣汁饮。

解蛊毒：含白矾不涩而反甘，嚼生豆不腥者是。畜刺猬则蛊毒不入。浓煎石榴皮饮。

解蟹螯、虻青毒：六一散凉水和服。

解黄蜡毒：冬葵子或白菜煎汤饮。

解蟹毒：生姜汁或藕汁、芦根汁灌之。误犯荆芥，误同柿食，均浓煎木香汤饮。

解虾毒：橘皮煎汤饮。

①勒脐：即荸荠。

解蛙毒：车前草捣汁饮。

解河豚毒：麻油灌之；茅根、芦根各一两，瓜蒂一个，煎服；紫苏或薄荷捣绞浓汁饮，或以干者煎浓服。

解蟹毒：靛青水灌；盐化水饮。

解鲮鱼毒：食蟹即愈，或地浆灌。犯荆芥亦饮地浆。

解鸩羽毒：白眼朝天，身发寒颤，心中明白，口不能言，一闭目即死。犀角磨汁饮；金银花八两，煎汁二碗，入白矾、寒水石、花粉各三钱，石菖蒲二钱，麦冬五分，煎灌，待目不上视，口中能言，照方减半，再服二剂即愈。

解鹤顶毒：糯米煮粥杵烂，过量啜之。亦解鸩羽毒。

解雄鸡毒：磨犀角饮；醋饮之。

解牛马肉毒：饮人乳；石菖蒲研水服；芦根或菊花连根捣汁，和酒服。

解马肝毒：猪骨烧灰，或淡豆豉，或头垢，并水调服；服猪脂一斤。

解狗狼肉毒：芦根捣汁饮；杏仁去皮尖四两，研，开水和，分三服。

解羊肉毒：甘草煎服；栗子壳煎饮。

解猪肉毒：芭蕉根捣汁饮；白沙糖一两，白汤调服。

解盐卤毒：生甘草三两，煎汁冷饮；生黄豆水研，绞汁饮。

解酒毒：大醉不醒，人乳和热黄酒服，外以生熟汤浸其身，则汤化为酒，而人醒矣。瓜果过度者，亦可用此法。

解烧酒毒：芦菔汁、青蔗浆随灌；绿豆研水灌，或浓煎枳椇子汤灌；大醉不醒，急以热豆腐遍体贴之，冷即易，以醒为度。外用井水浸其发，并以故帛浸湿，帖于胸膈，仍细细灌之，至甦为度。凡烧酒醉后吸烟，则酒焰内燃而死。亦有醉后内火如焚，而反恶寒者，厚加衣被亦能致死。即口渴饮冷，只宜细细饮之，以引毒火外达，若连饮过多，热毒反为骤冷所遏，无由外达，亦多闭伏不救。

刊海阳汪葵田先生《古愚消夏录》云：毒之为毒，暗藏于服食起居中，更有令人不可方物者，如日用饮食，其物性相反，不知误食，以及庖人不善烹饪，未得其法，食之即为中毒，不必服砒鸩始为中毒也。此言良是，其所辑《解毒篇》一卷，最为详备，而近来尤有甚于砒鸩者，则亚片烟也。以砒鸩不易得，而亚片烟遍地皆有，故杀人为独广焉。爰附解救方如左。

解亚片毒：肥皂或金鱼杵烂，或猪矢水和，绞汁灌之，吐出即愈；生南瓜捣烂，绞汁频灌；甘草煎浓汁，候冷频灌。以亚片灌猪肠中，扎其两头，悬而待之，久则肠裂而断，其性之毒烈，能消刮脂膏也。如此忆甘蔗名接

肠草，且甘凉解毒，榨汁频灌，必可得生。

葭管飞灰^①，惟河内县之葭，应候而飞。可见药之所产，各有地土之宜矣。而物性各有专长，如蜜者密也，故能固密护内；酥者苏也，故能融化攻坚。又各有所制，如象牙以醋浸一宿，则软如腐，再用木贼水煮之，则坚如故。白银触倭硫黄则色黑。犀、羚之角畏人气。珍珠畏尸气，并不可近铁与柏木。梨与芦菔同藏，冬采橙橘藏绿豆中皆不坏。铜以鳧茈^②水煮可刻字。木槿叶揉水浸丝络则不乱。桃、杏仁可澄水。血污衣，嚼芦菔擦之即洁；墨污衣，生半夏或白果、杏仁杵烂揉之即去。治胞衣不下，用芡叶囫圇不碎者一张，煎汤服立效；若芡叶裂作两片者，胞衣亦分裂而下，真奇方也。此皆不可以理测者。围炉炭烈，分开易灭，不分易炽。用草纸一张覆于火顶，烧过灰存，则火不焰而四布矣。严冬向火，惟桑柴炭不燥皮肤，养老者宜知之，不但为煎药所珍也。

校右论药性。

论 解 剖^③

毕拱辰云：泰西格致名流，值有殊死重囚，多生购

^①葭（jiā）管飞灰：古代为了预测节气，将苇膜烧成灰，放在律管内，到某一节气，相应律管内的灰就会自行飞出。葭，初生的芦苇。^②鳧茈：即荸荠。^③论解剖：原本无，据内容补。

之，层剥寸割^①，批郤导窾，毫发无不推勘，故其著论，致为详尽。按新莽时，捕得王孙庆，使太医尚方与巧屠共剝剥之，量度五脏，以竹筵导其脉，知所终始，亦可治病。又宋庆历间，侍制杜杞，执湖南贼欧希范与酋领数十人，尽磔于市，皆剖腹剝其肾肠，使医与画人一一探索，绘以为图，事与西土颇类。至于精思研究，不作一影响揣度语，则西土所独也。愚谓人与动物，皆气以成形。《经》云：出入废则神机化灭。如革囊盛水而不漏，其活时之元府，已无可验，故有形之死质可睹，无形之功用不可覩也。纵精思研究，断不能如《西游记》所说，钻入人腹，周行脏腑经络，尽悉其所以然，而后出以著书，不过批郤导窾，推测其所当然而已。故其所著《人身说概》《人身图说》等书，虽有发明，足补华人所未逮，然不免穿凿之弊。信其可信，阙其可疑，是皮里春秋读法也。

校人身经络脏腑，虽《灵枢》、《素问》言之凿凿，然上古圣人，以不忍之心，行不忍之政，著书疗病，意在仁民，不过以天纵之明，推测其理而已。见其生，不忍见其死，庖厨尚远，岂忍剖割同类，而为屠剑作俑哉？新莽杜杞，忍为此事，而太医之书，画人之图，皆不传于世。后之谈内景者，又不屑询于屠剑之流，若非泰^②西之书入于中国，则脏腑真形，虽饮上池水者，亦未曾洞见也。

①剝(kuī亏)：割取。②泰：原本作“耶”，据石印本、铅印本改。

刊《说概》云：人周身骸骨，大者二百余块，细小者一百余块。小者之形，如米颗脂麻，用以联络，接合于大骨交界处，共成全体。按《洗冤录》云：人骨三百六十五节，合周天三百六十五度。而此但云大小三百余块，竟不定其数者，以人身骨数，略有多少不同也。《金鉴》云：男子巅顶骨三叉缝，女人十字缝，是骨形不同也。又《洗冤录》云：男子骨白，妇人骨黑，是骨色不同也。男子头骨八片，蔡州有九片者，女子头骨六片，是骨数不同也。男子肋骨二十四条，庆元人有二十二条者，女人肋骨二十八条。辰溪作唐明云：女人多出之四条，短而脆，死后日久，则腐化无存。转肘骨、辅腿骨，并名髀骨，女子皆无。唐明云：不尽然。按晋文公骀胁，是肋骨不同。文之明脊骨连脑，是脊骨不同。张奘誉口齿四十，是齿骨不同。胡敏庶兄弟三人，手十指，各生六节，是指骨不同。张文昌膝骨大于腿，是膝骨不同。他如平人肋骨有十六、十八条者，齿亦有二十三、四不等者，盖天地生人秉气厚薄、赋质不齐，无足为异。杨素园明府云：此说是也。尝检头骨，有浑成不分片数者，其女子之骨，较男子之骨尤莹白，未见有黑色者，故《洗冤录》一书，最不可泥。《说概》又云：背脊骨共三十四节，悉有管轴相连承受，如门臼枢轴然，每节两边，有小窍以通筋脉，脊骨中有髓，上下相通。按此当从《内经》二十四节为是。《洗冤录》云：颈项骨五节，脊背骨六节，脊膂骨七节，腰眼骨五节，腰眼骨

第一节即命门骨，最属虚怯，以手击之立毙。方骨一节，共二十四节。方骨形长方，有八窍，作两行，如博具中人牌式。《新论》谓之尾骶骨。其下即尾蛆骨，《新论》谓之尾闾骨。又名脊尾。男子者缀脊处凹，两边皆有尖瓣如菱角，周布九窍；女人者缀脊处平直，周布六窍。《新论》亦云：脊骨二十四节，颈骨第一节，乃承头之首节，其形与别节有异，因其功用不同也。其中孔大于下节，如瓠瓠之形，孔前近边有微凹，盖衔接次节之篲^①，使头转动利便也。此两节之所以异于余节者，因人首必须左右转盼，故次节有篲凸出，如门之枢，后有坚韧筋带。紧相缠缚，使首节转顾灵活。尝见人以两手挟把小儿头而悬举，以为戏者，殊险极可畏也。盖下身之重，系于次节，若使筋带裂绝，则枢纽脱陷，而首节开离，一坏髓柱，即能害命。或骤然扭举，害尤甚焉。《说概》论脆骨云：其在内，为护守，为粘连，在眼司开合，在耳司听，在鼻司臭，在喉司呼吸。又曰：心窝之下皆脆骨。按《洗冤录》云：心骨一片，状如钱大，即心坎骨，《金鉴》名蔽心骨，亦名鸠尾骨，损此骨者立毙。又胛骨分左右，形如月牙。其两骨梢头镶拢处名架骨，架骨之上，有盖秘骨一块，如指头大，薄如指甲，极柔脆，色白如玉，私一人即有一点青痕，阅人多则青黑殆遍，死后日久即腐化。此二脆骨，西人未详，不知何故？

①篲（sūn撰）：古代指悬挂钟磬的架子横杆。

又《人身图说》所言脏腑之形，与《灵》、《素》、《难经》之论，迥然不同，或者疑中外人形稍异，脏象亦殊。道光间，玉田王勳臣先生，谓著书不明脏腑，真是痴人说梦，治病不明脏腑，何异盲子夜行。慨古人以无凭之谈，作欺人之事。谓心、肝、肺以分两计之，每件重几许；大小肠以尺丈计之，每件长若干；胃大几许，容谷几斗几升。其言仿佛似真，其实脏腑未见，因不避秽污，亲历审视，虚心访察，积四十年之考证，而著《医林改错》一书。毛西河先生有《四书改错》，本《离骚》，偈①规矩而改错也。所载脏腑诸形，与《图说》略同。近阅惠爱医馆《全体新论》云：潘氏翻刻分为十卷者，图形不全。世有古今，地分中外，人之形貌，各有不同，至脏腑功用，血气运行，无少异焉。俞理初熟于《内经》，因未见《改错》，过信古书，遂谓中外禀质不同，生源亦异。噫！此何异俗吏做案，以合例哉！且云：因脏腑不同，故立教不同。夫泰西之教，虽不同于中国，而彰善瘅恶，未尝不同。盖立教不同者，何必脏腑不同耶？孔孟扬墨，并生中国，而立教不同者，非有形之脏腑不同，乃无形之性道不同也。推之舜象惠跖，生于一本，而圣狂迥别者，岂脏腑不同乎？世斥谬妄者曰：此人别有肺肠，非言其肺肠之形不同也，亦言其无形之心术不端，以至气质偏戾，而志向乖僻也。想俞氏误解此言，故有

①偈（miǎn免）：向。

此论，惟引《素问》证明横骨一段颇精，因录于左，并以同志所论数条附之，俾读其书者，得以参考焉。

《人身图说》外阴横骨处，为发便毒之所。凡与女人污秽者交合，其骨受热，毒动即发其病，及霉疮等患。俞氏云：检《素问·骨空论》曰：督脉起少腹，下骨中央。又曰：督脉生病治督脉，治在骨上。解者以为脊骨，实则《本经》少腹下骨，即外阴上横骨也。《素问·气府论》云：冲脉气，挟鸠尾外至脐寸一，挟脐下旁至横骨寸一，是腹脉法也。盖督、任、冲为表里，督脉起横骨，其下行者为冲；其绕络阴器，及上挟脊，交颠，至目内眦者为督。恶中督脉，故病至胸。督脉附巨阳膀胱，合少阴肾，后世医书俱不晓，乃别不为奇经。又言宜与十二经并论，实则十二经在手足指，督、任在横骨，冲在气也。杨梅疮者，宋窦汉卿《疮疡全书》及《名医类案》谓之霉疮。既外洋有之，应曰洋霉疮。《证治准绳》言肝、肾二经，《景岳全书》言冲脉受病，皆似是而非也。得此书横骨一言，允为中肯。按《内经》骨中央下接云：女子入系廷孔。其孔，溺孔之端也。则所谓少腹下骨，确指外阴横骨无疑。治在骨上者，治其脉所起处也。

书《人身图说》后

黟俞理初先生《癸巳类稿》，有书泰西《人身图说》一首，谓彼国之脏腑，与中国异，罗举数事，若辨黑白。余初阅之，以为泰西医术内景尽此矣，嗣阅《人身图

说》，乃知俞氏涉猎浮文，揽其标而未究其蕴也，后又从潜斋^①借得泰西《人身说概》，及玉田王清任《医林改错》，读之益知俞氏之谬。俞氏曰：其地人心居左，脉又发自心左，以为西人禀赋异于中国。今按《图说》，并无人心居左之说，惟有一条，或曰心之所，此所字作处解。当在左边，盖于此所_处字。见动与喘息，曰左边心动，是于左之穴为生活德所积及脉络所发之根，故愈显其动胜于右边。玩其文义，似设为问答，问者疑心在左边，答者谓左边之动，乃心左穴所致，非心在左也。俞氏错会文义。至于脉发心左，则中西一例，王氏目验华人三十余尸，皆大络从心左穴出，与《灵枢》不合，与《图说》合。不知是古今之异，抑古书之伪？不得援古书，而强谓彼国自有肺肠也。俞氏又曰：《图说》谓血络见，脉络不见者，血络是《灵枢》络脉，其络脉则经脉。此二说，望文生义，全未理会。泰西人谓人身有二络，一血络在内，一脉络在外，相粘不离，皆有干有枝，有经有纬，《说概》及《改错》二书，所验皆同。谓脉络为卫，血络为营则可，今强派脉络为干，血络为枝，岂非扞槃说烛^②乎？俞氏又曰：公细线是时辰表中发条；今按其书中之例，一物独用者称本，诸物合用者称公，故有公膜、公管路、公细体诸名。公细

^①潜斋：王孟英的书室名。^②扞槃（pán盘）说烛：接的是承水器皿，说的是火烛。比喻说的与实际不相符。槃：承盘，亦特指承水器。

线亦其一耳，不得以表中发条为解。如其说亦不通。俞又曰：中土人肺六叶，彼土四叶。按王氏目验，华人肺四叶，则中国非尽六叶矣。《图说》谓肺四叶，或有五叶者，二叶之中发一小叶，则彼土亦非尽四叶矣。俞又曰：中土人肝七叶，彼土三叶，王氏目验，华人肝四叶，则中土非尽七叶。《图说》谓人之肝叶，或止一，或止二，极多不过三，则彼土亦非尽三叶矣。俞氏又曰：中土人心七窍，彼土四窍。王氏目验，华人心无窍，止有左边一窍，为大络之本，安见其为七窍也？俞氏又曰：中土人肠二，彼土人肠六。所谓六者，《图说》所述十二肠，即上直肠容十二指，故名。洁肠、秽肠、瞎肠、颈肠、下直肠，共为六肠。其上直肠即幽门也，下直肠即肛门也，皆以脱肛为直肠脱出。瞎肠一头通一头塞，与颈肠在腹左右，见图注中。不知是彼土所独，抑华人所同？非目睹不敢决。总之，盘旋之肠，只洁、秽二肠。洁即小肠，秽即大肠，只此二肠，图中注大概盘旋。未见其为大异也。俞又曰：中土睾丸二，彼土睾丸四。又曰：儒自扪辜二，隐约其四辜之文耳！夫《图说》既隐约其文，先生安得悬揣，而知其为四乎？今按《图说》论辜丸篇，明言其数二，不言四也，且书中论辜丸经络最多，无一语可附会及四辜者，惟言辜丸有小体，岂因此而误耶？然前注中已明言，是转折之络，似辜丸底分之小体，则小体乃激发络，非丸也。又图中绘辜丸，作两囊状，分于左右，两囊宜有四丸，岂因此而误耶？然所绘是丸非囊。欲

其经络分明，故离绘之，分于左右，非二囊而四丸也。先生指鹿为马，反谓书之隐约其文，岂非僨邪？其他不足一一致辨。先生谓此书在中国二百年矣，未有能读之者，今始得其指归。及余以原书质之，其疏略如此，是仍未之能读也。古人谓治经者必研群经，乃始可通一经。先生止见《图说》一编，故有此臆说，若见《人身说概》诸书，彼此参校，亦当贯通矣。。按俞氏持素篇入理颇深，以疝风与痔瘕同论，最是卓识。今欲为西医内景书，迟迟不敢落笔，正恐所见西人书少，又蹈俞氏之辙耳。仁和胡琨次瑤。

书《医林改错》后

余素疑各医书。自《灵》、《素》以及汉晋唐宋元明诸名家以来，言脏腑经络者，皆欠明晰。因不得目睹，无可考察。是以今之业医者，不悉脏腑之真形，气血之道路，见一证则茫然不知其处，揣摩意度，约略施治，以病试药，以药探病，偶然中的，遂为定法，久之或效或不效，亦不自知其所以然。此非业医者之过，乃自古无真传之故也。即如《灵枢》、《素问》，本圣人经典，一经秦火，即非全书，后人串插附会居多，间有原文，又为后世注释错误。教千年来，以讹传讹，无人知之。譬如钟表损伤，必须钟表匠修之，以其能知其中之运用也。医亦如之。余随任云南之临安郡，时嘉庆丙子年，有夷匪高罗依造反，军营不时决贼，初不敢看，久渐胆壮，因是叛夷无主收尸，遂令行刑人检洗其脏，细细查看，阅过数十人，始

知历代医书中脏腑图说皆谬。至道光辛卯年，在京都遇直隶玉田县勋臣王清任先生，谈及脏腑，伊已先得我心。据云伊于嘉庆丁巳年，游滦州之稻地镇，其时彼处小儿正患瘟疫痢，十伤八九，该地乡风不肯掩埋，用席包裹，弃之荒郊，犬食鸟残者，破腹露脏，遍野皆是，因得检视甚详，与余所见吻合，不差毫发。惜先生只见已死之脏，所绘《图说》，指示已往之错谬，备陈现在之形质，未能申明饮食气血之运用。余就《灵》、《素》二经，晨夕揣摩，日夜悟会，始识《灵》、《素》中原有明文耳！如经云：食气入胃，散精于肝，淫气于筋。食气入胃，浊气归心，淫精于脉。饮入于胃，游溢精气，上输于脾，脾气散精，上归于肺，通调水道，下输膀胱，水精四布，五经并行。据此一段经文而论，前人之言胃者，皆谓上有一口曰贲门，下有一口曰幽门，是胃止二门，今见实有三门，贲、幽之外，更有津门。津门上有一管分三叉，上叉通心，中叉通肝，下叉通脾，脾通肺，心通肾，肝通胆，则知食入于胃，借胃下丹田真阳蒸腾精汁，上出津门，由津管之上叉入心，由心分布其清轻之气，入督脉化气，其精华之汁入任脉化精，其重浊之汁入冲脉化血。督脉贴脊，是一身之总气管；冲脉在中，又贴督脉，是一身之总血管；任脉近腹，是一身之总精管。故经云：督属总汇，冲为血海，任主胞胎。食入于胃，其汁液由津门蒸腾，入津管之中叉入肝，由肝分布于周身之筋，由肝运

胆，积胆汁上供二目，故年老胆汁枯，则二目昏花不明。饮入于胃，被真阳蒸腾，上出津门之下又入脾，由脾分布，其水之清轻者上归于肺，布散于五经皮肤为津液，润泽周身内外，其水之渣滓而浊者，入水道中渗入膀胱为溺。夫心者，乃受谷气之津液精华，而分注于督、冲、任三脉，化气、化血、化精者也。肝者，受谷气之津液，灌溉周身之筋者也。脾者，受胃之水气，分布于上下者也。肺者，受脾之水精，布津液于五经皮肤灌溉内外者也。肾者，收藏督脉中雾露之精气，润泽周身之骨者也。督脉贯心而过，两肾有两管通督脉，故曰心肾相交。此五脏饮食气血津液之运用也。至若脏腑之形象，王勋臣先生所绘图记已详，余无庸赘叙焉。聊城李志锐晋恒。

书《医林改错》后

《医林改错》一书，勋臣先生穷数十年之心力而成者，余非不深佩也。然而疑信参半，盖先生所亲见，皆属有形无气，义塚^①之尸，气已散者也，加形之囚，气初散者也。《易》曰：天地定位，山泽通气。人身躯壳以内物，位之定也，饮食之化精化液化血化大小便，气之通也。余信先生明位之定而执之，余僭疑先生未能扩气之通而充之也。故先生之画气血为此疆彼界者，余以为论病则有在气在血之分，论平人则气与血相依附，血恃气以

^①义塚(zhǒng)：旧时收埋无主尸骸的墓地。

流通也。先生又谓心无血，不能生灵机，灵机在脑者，余以为人心有记有悟。记者心入之而脑为收之也，悟者心发之而脑为付之也，所谓君主也。谓脑贮灵机则可，谓心不生灵机则不可也。病气厥则无知识者，先贤以厥为逆，脑以灵机付心而心发之者，必由上顺下，故逆则无知识也。泰西人谓忆往事必目上瞪思索者，正以心上取灵机于脑也，迨思而得之，是脑已将灵机下付于心而目不上瞪矣。惟按人之悟性与记性迥然有殊，聪明极顶者，始能兼美，否则有善悟而不能强记者，有强记而不能善悟者，考《说文》思本作息，从心囟，声囟，顶门骨空至心，如丝相贯不绝，此即西士所谓脑气筋也。惟脑与心相贯，记性虽在脑，而悟性必在心，故心为君主，脑称主脑，何真心痛、真脑痛，皆为绝证也。人之心灵脑满者，必善悟而强记，若灵而不满，则易悟易忘，满而不灵，虽熟读《十三经》，竟一字不悟，俗称两脚书橱是矣。管见如是，然乎否耶？生人之心，即肉即血，死后之心，血凝而混融于肉中，见肉不能见血。故必刃先伤心而死者，始见为有血也。先生又谓手腕跳动处为气管，而驳论脉之“脉为血脉”一言为误，未揣下文百骸贯通四字。惟其贯也通也，故血脉也，不贯不通，是诚气管矣。先生有风入气管，按之出肤云云，又有初病伤人，所伤无非气血云云，据所云则伤在气者，可按气管求之，倘伤在血者，不知按何处血管求之？生人有气故通，死则无气故不通。先生所见皆无气者，余故信先生明位之定而执之，余故僭疑先生未能扩气之通而充之也。窃谓人身气与血相依附，血恃气以流通也。如人皮肤小有破伤，血即

随出，盖伤则气泄，气泄则血亦随泄，气无形，故所见惟血。所伤小，则周身大气自能包举而伤处合，合则气无从泄，而血亦止矣。若极刑之囚，刃从胸刳^①，所伤大，则气大泄，血亦随气大泄。气无形，其泄速，血有形，其泄迟。先生所谓先泄之血速、后泄之血迟者，乃始则气大奔而速，继则气微弱而迟，终则气先尽而所余之血存于膈膜上低处矣。周身血之失气而不能奔者，亦随其经历处而凝矣。先生于病死者之膈膜，自云未见的确，想其中定无一注存血也。由是思大吐大衄而即气脱死者，咽喉中鼻中亦定有存血也。夫咽喉中鼻中，非平人存血之所也。仁和徐然石亚枝。

读《全体新论》

胡 珉

人身如树分冬春，脉络为干心为根；心涵灵液注经隧，大而祖络微而孙。枝枝叶叶尽渗漉，如纆如网如丝纶。俨然春华得生意，土膏暗润潜无痕。络穷四末复回溯，更以灵液还天君；又如冬林气萧瑟，直驱膏向根荄屯。屯久气转渐牙茁，升降往返侔旋轮。脑为觉元^{见《西阳杂俎》}，神所尊，有如群岳宗昆仑。鼓停元牝出奥窍，容纳万象栖神魂。上仙葆此大丹就，泥丸宫破通天门。下愚生为二竖据，懵懂劣似刘家豚。小儿惊风获痊，往往如此。人生思索必抚脑，心囟上下交氤氲。思字从囟从心。黄庭宗旨

①刳(tuō困)：割；截断。

仓颉字，古人卓识超群伦。惜哉黄帝与岐伯，方书久已遗三坟。詹詹《灵枢》数番纸，多半贗鼎^①非原文。所以扁鹊至今千百载，上池之水流常混。欧罗此一编，创论何纷纭？一一目亲睹。疏淪入骨筋。华佗之稿尚未焚，流落海外随烟云。畅观快极复生妒，疑阵又欲张吾军。心何为兮倚杵，脾何为兮横陈。将军仓廩位置倒，雄按《经》云：脾与胃同膜，而附其上之左，肝之治在左，其脏在右肋右肾之前，后人以左三右七推之，遂谓肝东肺西为定位。而宋崇宁间，泗州刑贼于市，郡守李夷行，遣医并画工往，抉摘膏肓曲折图之，名《存真图》，杨继州先生辑《针灸大成》，尝引其说，所图虽不及《新论》之详，然脾居左肝居右，固无异也。婴儿姹女^②谁为婚？君非丹元子心神，又非龙烟神肝神，安能入肺腑？持炬照覆盆。八尺之士纵可剖而视，旋机一驻气早亡陶薰，胡为行度考校乃尔确，无乃如柱胶瑟如治丝而焚^③。我欲广集中外义，汰其糟粕留其醇，使人垣洞见症结，昭揭日月殊槃扞，譬如管辂论天象，但以区落言星辰。至于阴阳呼召可会不可说，默而成者存其人。学问要当贵适用，岂以畛域^④生区分，君不见三角八线传自利玛窦。仁庙研究穷朝昏，圣人门户之见何尝存。

①贗（yàn雁）鼎：指代伪造的东西。贗，假的，伪造的。②姹（chà谿）女：少女。③焚（fén坟）：纷乱。④畛（zhěn诊）域：范围、界限。

论 看 法^①

望、闻、问、切，名曰四诊，人皆知之。夫诊者，审也。审察病情，必四者相合，而可断其虚实寒热之何因也。然望者，不仅望其面色也，五官须发并宜审也，而舌本、苔色，尤为至要，此古人未发之奥。王氏《准绳》、张氏《医通》、叶氏《温热论》诸书，皆须熟玩。更有诸书所未言者，淡舌白苔亦有热证，黄厚满苔亦有寒证，舌绛无津亦有痰证，当以脉证、便溺参勘自得。若灯下看黄苔，每成白色，谚云灯下黄金似白银是也。白苔啖酸物能染为黑，均不可不知。至于危难大证，虽吐出之痰血，接出之便溺，亦当令病家取至庭中，望其色而审之，不可嫌秽，庶无讹传误听之弊也。治小儿则审三关为要。

注白苔食橄榄即黑，食枇杷即黄，此名染苔，抹之即去。

字义有不可执一者。如知字从口，以口能知味也。然望而知之者目也，岂可谓目无所知哉？故闻字虽从耳，而四诊之闻，不专主于听声也。戴麟郊先生《广瘟疫论》辨证最细，谓疫证必有秽浊之气，鼻观精者，可以闻而知之也。愚谓闻字实有二义，虽非疫证，凡入病室，五

^①论看法：原本缺，据内容补。

官皆宜并用，问答可辨其口气，有痰须询其臭味，榻前虎子^①触鼻可分其寒热，痈疡脓血审气即知其重轻。余如鼾息肠鸣矢气之类，皆当以耳闻者，古人但主乎呼、歌、呻、哭数字，固矣！

问诊之法，最要详细，虽证因错杂，但贵心有权衡，则可审其轻重真伪而折衷于当矣。景岳“十问篇”，人皆服其周匝，而犹未尽善也。如问寒热首二条皆是伤寒，若发热不恶寒者，温病也，纵挟新感风寒而起，先有恶寒，迨一发热，则必不恶寒矣，此伏气温病也。外感风温，热邪首先犯肺，肺主皮毛，热则气张而失清肃之权，腠理反疏，则凛冽恶寒，然多口渴易汗，脉证与伤寒迥异。经云：气盛身寒，得之伤寒；气虚身热，得之伤暑。所谓身寒者，寒邪在表，虽身热而仍恶寒也。暑为阳邪，发热即恶热，亦有背微恶寒者，曰微，仍不甚恶寒也，况但在背，与周身恶寒迥别，可不细问哉？第三条内证发热，亦不可专属阴虚。香岩先生云：或食积，或瘀血，或痰凝气滞，皆能发热，必辨证明白，庶不误治。

问头身第三条阴虚头痛，叶氏云多属阳亢，未可竟补，须兼滋阴降火为治。第四条阳虚头痛，百无一二之证。至于眩晕，不可与头重混同立论。如体肥过食厚味醇酒，胃中必有痰饮，随肝火升腾而作晕者。余每用二

^①虎子：古代器名，此指盛溺的器具。

陈加梔、连、柴、芍、天麻、钩藤而愈者多，虚则加参、朮，瘦人胸无阻滞，胃中无痰，可用地黄汤加柏、芍之类。盖此证因痰火者多，长沙治眩，亦以痰饮为先也。头重则属湿者多，火盛者用清凉以降之。经云：邪之所在，皆为不足。上气不足，脑为之不满，耳为之苦鸣。是言邪乘虚客之，非竟言虚也。景岳于二证皆主上虚清阳不升，亦百中一二耳。

刊头项脊背腰膂腿诸疼，有内伤外感之别。内伤多虚，亦属气不宣行；外感多实，由客邪阻气。李晋恒别鸾谓督是一身总气管，知此可悟其治法矣。

问便云：中气不足，溲便为之变。不可因溺黄而谓之火，强逼枯汁以毙人。叶氏谓妄用通利，则逼枯汁，如养阴清热，何至逼枯？若经言变者，非云小溲黄赤也，统指二便异于常时也。小溲或不禁，或淋漓短少频数，或清而多，大便或滑泄，或燥结，皆异于平日之调和，故谓之变。况劳倦、焦思、泻痢、酒色为虚火，若暑热下痢、小溲淋痛乃邪火，当分别而治，不可云无火，而用温补以误人。经言：邪之所在，皆为不足。因不足而邪客之为病，后人脱却上文“邪之所在”句，竟言虚而用补，谬矣！大便亦要调和，若愈固者，乃燥结也，当濡养为主。或固结在老年，防有噎膈之患，不可去弥固弥良。愚谓大便固结，必胸腹舒泰，饮食能安，固不努挣者，始为可喜。溇而频解，解而腹中始快者，此《内经》所云得后与气，

则快然而衰也，非痰饮内阻，则气郁不宣。即泄泻在温热暑疫诸病，正是邪之去路，故不可一闻溏泻，辄以为虚寒，而妄投温补止涩也。须问其解之热与不热，色之正与不正？必不觉其热，而稀溏色正者，始可断为中气不足也。更有痲痘疹将发，而吐泻先作者，前辈皆不说明，故详赘之。

问饮食，谓得食稍安者，必是虚证，未尽然也。痰火证、虫证，皆得食稍安，而痰火证更有初服温补极相安者。其中消善食属于火者，是实证矣。亦有火盛反不能食者，胃热不杀谷也。更有阴液久耗，胃阳陡越之除中证，能食善饥，俨如消证，但脉必虚大，按之细软无神，纵与大剂填阴，亦不救也。虽不多见，不可不知，至于热证喜饮，寒证恶饮，人皆知之，而热证夹湿夹痰者，亦不喜饮，或喜沸饮，皆不可误指为寒也。喜饮而不多者，古人但以为阴虚，而不知亦有挟痰饮者。

问胸，叶氏云胸腹胀满，固不可补，不知饥饱，似胀非胀，是浊气不清，但当理滞气，不宜骤用参、术，补住浊气，而为胀满。经云：浊气不降^①，则生膜胀。即宜补者，须分气血。虚而兼滞者，疏补宜兼。俗云虚不受补者，未知疏补兼行之法耳！愚谓胸次如天，天空则生气流行不息。然虚痞可补之证，间亦有之，气虚者宜温

^①不降：《素问·阴阳应象大论》作“在上”。

补，阴虚者宜滋填。若痰饮凝聚、饮食停滞及温热疫证邪踞募原者，皆宜开泄为先，不但补药忌投，即凉润之品亦在所禁。恐病人言之未确，医者必手按其胸腹，有无坚硬拒按，始可断其邪之聚散，最为诊要。更有内痈一证，尤当留意。

问聋，此证在伤寒为邪传少阳，在久病为精脱。景岳颡顛^①而论，大是误人。且考古更有耳聋治肺之法。一瓢先生云：金之结穴在耳中，名曰笼葱，专主乎听。故热证耳聋，皆为金受火炼，治当清肺，不可泥定少阳一经，而再以小柴胡汤益其病也。

刊友人沈君辛甫，患温耳聋，四明医人胡士扬用柴胡药多剂，耳聋日甚。胡潜进则病进，径投补剂，后服清解病愈，而聋成痼疾。是肺络之热，为补药壅塞，竟无出路也。然景岳书之贻误于后世，此犹其小者已。

问渴，谓喜热饮为中寒水亏。叶氏云：水亏则内热，岂有中寒之理？凡喜热饮，皆郁滞不通畅，故得热则快，得冷则遏，并非水亏也。若水涸精亏者宜滋阴，反用热药，是杀之也。

刊渴喜热饮，渴不多饮，温热证多有之，皆属痰饮阻遏气机。景岳书偏尚温补，世多尚之。叶天士先生《景岳发挥》、尤在泾《医学读书记》、章虚谷《医门棒喝》皆

^①颡(mǎn满阴)顛(hān酣)：糊涂，不明事理。

力辨其非，学者不可不读也。

女子病首须问带。盖带者，女子生而即有，故越人作女科，称带下医也。下多即为病矣。十二岁以外者，问其月事行否？未行而肤色淖泽者，虽逾笄不为病。设肤色颧颞^①，人不长成，是劳损也。已行之女与妇人，则询其汛之迟速，血之紫淡，虽患外感，亦当问明婁^②期远近，然后审证用药，庶无碍血伤胎之患。盖婁期有禁用之药，胎孕有难凭之脉也。产后则恶露之多少，腹块之有无，首宜究诘。然胎产诸证，笔难尽罄，总宜审问详明，处方灵活，不可稍有执滞，庶不误人。

校天地生机，皆在灵空，女子之象，离中虚也，故能孕育，若脂满胞中者，不能有妊，此理之常也。况胎元初结，月事即停，气有余为火，血有余为水，火盛搏水则成痰，呕吐肿满诸病，由此而生，补药最宜慎用。古云胎前无滞，则产后无虚是已。然有极虚之妇，受胎后即须培补，始能长养者，分娩时，必须峻补，始能诞育者。既产之后，血气必虚矣。丹溪先生垂大补气血之训，而竟不尽然者，以张景岳之偏尚温补，犹知其非，可见治胎产病之难也。且一人有一人之胎气，荆人^③举六子，皆二百七十六日而生，庆儿、双儿、琳儿并殇^④，龙

①颧颞：“憔悴”的异体字。②汛(bān半)：谓女子月事。③荆人：旧时妇人称自己妻子的谦词。④殇(shāng伤)：未成年而死。

儿、华儿、如儿金无天相，是儿体之坚脆，不必在胎日数之多寡分也。故七、八个月生者亦育，十余月生者亦有不育。尝见同胞数人，发肤悉白皙如羊者，断非均于社日^①受孕，殆亦胎气使然耳！又周缝人妻患经阻，而腹胀渐甚，诸药无效，年余如抱瓮、如铁石矣。日夜呻吟，欲其夫以槌击腹，若撞鼓然，始觉稍舒，最后求老医浦沛霖先生治之。浦诊视良久，细诘病情，曰实不相欺，愧未识其病也，容我归去讨究书籍，再为汝治。数日后果来复诊，服药仍不应。缝人终日捶妻之腹，不能戒衣。医药力竭，遂听之待死而已。至两年余，忽举一子，而胀病如失，其子甚短小，取名关保，余常见之，至十余岁而夭。胎孕之奇有如是者，诚非笔所能罄也。

刊婢期有禁用之药，世俗惟知禁用寒剂，而不知血分有火，或营分伏暑者，不但禁用热药，即温动之品亦禁，宜寒宜凉，对证者并不禁也。第必取其有流利之性，而无凝滞之偏者为良药耳！粗工泥守经产之禁，而不详审证因，且古书每于方后注云，妇人加当归，不知变通者，遂胶柱以鼓瑟。徐月岩令正，年逾四旬，暮春患痰嗽发热，医者询知病当汛后，于荆防发散中加当归、姜、枣为方。服三剂，血随痰溢，口舌起疱如紫蒲桃者八颗，下唇右角肿凸如拇指大，色如

^①社日：古时春、秋两次祭祀土神的日子，一般在立春、立秋后第五个戊日。

黑枣，咽疼碍饮，或云瓜瓢瘟，或云蒲桃瘟，或云瑇瑁瘟，或云捻颈瘟，或云翻唇疔，医皆望而却走。月岩追忆乙巳之病，案载续编。浼^①余往视。口秽喷人，颊腭如漆，舌紫而苔色如靛，臂斑或黑或蓝，洩若沸油，渴呃多汗，脉形细涩，数夜无眠，此乃阴分素亏，热伏营分，气机郁结，痰阻上焦。询其胸背，斑已遍身，幸而血溢汗多，毒邪犹有出路，故不昏陷，尚可望生。令取锡类散吹喉，并以童溺藕汁、梨汁频灌，随用元参、丹参、紫草、花粉、银花、梔子、鲜斛、大青、竹筴、枇杷叶、夏枯草、蔷薇根、海蛇，煎调神犀丹。两剂后舌本转赤，苔色见黄；四剂后血止咽松，脉转弦数；六剂便行而口秽始减，疱平而唇肿亦消；八剂嗽平而苔退脉柔，斑回而痕如黑漆，始改轻清善后径愈。又内子^②月事素调，春仲患上齲右痛不肿，痛连额角，鼻亦右塞；目中出火，齿缝流血，苔黄滑而不渴，痛甚则肢冷面赤，口涎大流，胸次不舒，便坚洩热，脉至缓滑，汛事逾期不至，亦是热伏营分、痰阻气机也。以小陷胸加元参、紫苑、菖蒲、竹筴、枳实、旋覆花，煎调神犀丹，四服便行经至而瘳。聊附二案，以见大意。又张氏妇年五十岁，自季夏患呕吐，渐难饮食，

^①浼(měi每)：请托；央求。 ^②内子：即妻子。古时人之妻、己之妻都可称为内子。

食必膈痛，倾囊而出，夹以痰水，多药罔效，至孟冬，汛愆一度，以后仍行而痛吐不已，人渐委顿不能起榻，大便甚艰，咸谓噎膈已成，迨初春，胎堕而病若失。盖其年逾七七，天癸未绝，既未停经而患痛吐，初不料为恶阻也。古云：宁治十男子，莫治一妇人。其以此夫！胎前最忌渗利，无湿者虽茯苓亦须避之。室女服药，禁用虎骨，恐初娩时交骨难开也。相传人之胚胎，鼻先受形，而泰西书云：胚胎三十日，具有眼模，六十日始有耳鼻。余按《佩觿^①集》吉凶形兆谓之朕^②，朕字从目，所云眼模！正朕兆之初萌也。其言颇有理，惟婴儿倒植在腹之说，恐未必尽然耳。

又沛翁令郎上林先生，世其业。忆嘉庆己卯春，先府君病温，而大便自利，诸医皆宗陶氏伤寒书者，悉用柴、葛升提下陷之邪，屡服不应，或云漏底证，渐进温补，病日以剧，将治木矣。父执翁七丈，荐上林先生来视，其年甚少，诊毕曰：温证也，殆误认伤寒而多服温燥之药耶！幸而自利不止，热势尚有出路，否则早成灰烬矣，安有今日乎？即用大剂犀角、石膏、银花、花粉、鲜生地、麦冬等药，嘱煎三大碗，置于榻前，频频灌之，药未煎成之际，令先竿^③青蔗浆恣饮之。诸亲长见方，相顾莫敢决，幸内有先慈主持，外仗金履思丈力排众议，

①觿(xī希)：古代解结的用具。②朕(zhèn朕)：眼缝。③竿(zō贲)：压榨。

遂煎其药，如法灌之，一周时始竣，病即起色，因以渐愈。时雄年甫十二，聆浦言而心识之。逾二载，府君捐馆，雄糊口远游，闻上林先生以善用清凉，为众口所烁，乃从事于景岳而以温补称，枉道徇人，惜哉！

切脉列于四诊之末者，以脉之名目有限，而病之证候无穷也，证既不可以脉该^①，故先以可见可闻者而审之，然后切脉之惜，合证之形，四诊相合，病无遁情。设有不符，必有其故，或从或舍，自有机宜，神而明之，存乎其人。

校右论看法。此先大父遗稿，随其意之所到而笔之，不分门类，故曰随笔。先府君辑注未竟，亦遽弃养，升于医学未尝深究，是以不敢补注，敬为詮次，缮成清本，以待镌云。嘉庆二十一年端阳后二日，孙升谨校。

刊《全体新论》云：凡人一呼一吸，合为一息，以人身本热，呼者，吐炭气也，吸者，接天地之生气也。故屏息少顷，即怫郁不安，必长嘘乃定。人身百脉，应血而动，以时表较之，每一瞥呢^②，平人呼吸十八息，脉七十至或七十五至，孩提之年有百三十至者，老人有六十至或五十至者，妇女比男子约多十至。女人之脉数于男子，余亦云然。若以一人而论，企坐行卧，月即不同，企比坐时快

①该：通“赅”。 ②瞥呢：即一分钟。为外文minute的音译。

七八至，坐比卧时快三四至。他如饱快于饥，日快于夜。此言平人也，阴虚者夜数于日。顾亦随时变更耳。如行动惊恐酒醉之后，更无定至，此遍体皆然，不独手足颈前始名为脉，但他处脉管有肉护藏，不易按摩，故但切于手足颈前也。今则独切手脉，以手脉之下有骨乘垫，可以重抑轻按，可以对面望问，且伸缩便捷，左宜右有，取乎诊察之便耳。江笔花云：切脉一道，不过辨其浮沉以定表里，迟数以分寒热，强弱以判虚实，其他则胸中了了，指下难明。且时大时小，忽浮忽沉，六脉亦难定准，故医家谓据脉定证，是欺人之论也。雄按《内经》云：形肉已脱，九候虽调犹死。夫至形肉已脱，九候尚调，则其形肉未脱之先，脉之平和更可知矣，即《难经》所云：气口脉平而死者，生气绝于内也。此人病脉不病，不可据脉以断证也。然脉病人不病，握臂可知其死期者，余于陈铁桥学士、汪少海司马皆验之矣。惟沈悦亭茂才次女，无病而见疾如风雨之脉，断其半年必死。后年余，诊脉乃八至，今归于范氏半年矣。今年初冬，始病剧而卒，脉之可凭不可凭者如此。然毕竟可凭处多，不过微妙难言，变化不易测耳！曾王父一言以蔽之曰，神而明之，学者其可不尽心乎！雄幼而失怙，未尝学问，为继先人志，专攻轩岐之术，虽泛览群书，而实折衷于此。其所以迟之又久而不即梓行者，非敢怠也，意欲补列诸证，详加阐发。奈限于学识，困于奔走，因循至今，不遑纘述。然驹光过

隙^①，惧或失传，读先舅氏弁言，辄为汗下，敬节其衣食之费^②，间附以穴坯^③之见，授诸梨枣。用质通方，举一反三，莫云未备。咸丰二年壬子元旦曾孙士雄谨刊。

往岁俞博泉令弟东池之女，汛事如常，忽于三月中旬，陡然血溢，镇海汪某与大剂温补药数剂，血虽止而气逆身热，褚某改用滋填药不效。沈某谓为温感，连服清解亦不应。邀余视之，形色已夺，喘汗便溏，脉数无伦，痰多食少，身热时作，彻夜无眠，曰：急劳也，不可以夏。病家暨诸医金云：平素无病，纵使成劳，定可望延，万或不救，亦须百日为期，何遽不可夏乎？余曰：《千金翼》炙甘草汤下，明言危急者十一日死。夫上损至胃，下损及脾，损及三脏，至速亦须百日，惟病情未露之先，人自不觉其内损，故一旦卒发，遂危急而不可救药也。然其病发之前，脉必有征，所谓脉病人不病之行尸，即病情未露之称耳。病家不信，复招汪某治之，亦以为血止受感，进药三剂而殒，果立夏前一日也。前年冬，沈焕章令郎患恙，医作冬温治，数日后忽形脱神散，其居停吴君曲城拉余往视，脉色皆夺，略无感象，曰急劳也，危期在十一朝乎！已而果然。此虽一时偶中，然急劳证余案中屡载，而《千金翼》所言，人犹疑之，谓虚劳无旬余之

①驹光过隙：比喻光阴流逝的迅速。驹光，光阴。②费：“资”的异体字。

③穴坯（pēi坯）：坯，墙也。穴坯，犹如一管之见。

证，殆未以行尸之说互参耳！门人问及此条，适兹刊将竟，乃附识之。亦有但凭一脉，不察病情，因而绝人长命者，尤难缕述。噫！循名而不责实，误尽天下苍生，医其一事也。良可痛哭已！旃蒙^①单阙^②上元^③日士雄补笔。

①旃(zhān毡)蒙：十干中乙的别称，用以纪年。②单(chún蝉)阙(yān烟)，十二支中卯的别称，用以纪年。③上元：节日名，旧以阴历正月十五日为上元节。